唐宋三女俠

王 允 著

國華出版社印行

唐宋三女俠

王九著

國華出版社印行

前頁

這是介紹唐宋兩朝三個奇女性的故事。

本來；書中第三個，北宋時，大鬧東京的遼國奇女子，耶律柳兒，她算是一個歷史上突出的女間諜，似乎不應該和唐代的名女俠，紅拂、紅線，相提幷論。然而看歷史有史眼，看小說也有「小說眼」，邪正兩面，只看是站在甚麼角度去欣賞。譬如說，西施沼吳，從越國人看來，自然是一位忠勇義俠，可歌可泣的女鬥士。然而吳國人的眼中，却變成了一個毒如蛇蝎的間諜美人了。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假如耶律柳兒生在中華，她的精采表演，同樣是膾炙人口，千古歌頌。因此，很冒昧的將她躋於歷史女俠之列，或者不致於不倫不類罷。

紅拂紅線這兩位名女俠，是見諸史傳，幾乎婦孺皆知的，她們的表現，不像聶隱娘和磨鏡少年的故事——傳奇性太重，離事實太玄。她們是歷史上的參加人物，和時代的重要節目，有實際關係，可以作輔助史料。只是她們的行動不同凡響。俠之所以爲俠，也就在此。慚愧得很！作者這一枝禿筆，對於這兩位超羣絕俗的奇女性，深感不能描摹盡致，只能說聊表景慕的一點私忱而已。

王　九　己亥歲暮，於台島。

唐宋三女俠目錄

紅拂傳……一——三九

紅線傳……四一——九四

耶律柳兒……九五——一四八

國華森記書報社圖書簡目

梁任公文存	梁啓超	20.00	滄浪夜譚(1-10冊)	王九	各10.00
給女孩子的信	孟瑤	4.00	塵沙小語	王九	8.00
追蹤	孟瑤	6.00	紅蓮刼	王九	10.00
夢之戀	孟瑤	5.00	北國春夢	許默然	10.00
生活小品	艾雯	6.00	心祭	王琰如	6.00
養女湖	繁露	5.00	世紀末的女人	譚汝	7.00
晶山之戀	李汝	4.00	勾踐與西施(劇本)	陳文泉	10.00
初中國文自修升學指南	楊峯森	8.00	齊瓦哥醫生	季予譯	6.00
			魔障	墨人	10.00
營養寶鑑	楊峯森	15.00	絨花集	周君亮	14.00
青年男女幸福之門	歐陽夫人	10.00	謳歌永恆的人(上)	克彰	6.00
諜海情波	慕若	14.00	綺里故家(上下)	晚風	各7.00
春風野草	張袞麗	10.00	華洋世家(上下)	方丁平	各10.00
海濱隨筆	鍾梅音	8.00	松窗憶語	蕭綠石	7.00
美虹	孟瑤	12.00	夢幻曲	李宗芝	12.00
柳暗花明	孟瑤	5.00	良友畫報	香港良友出社版	13.00
(一)		12.00	共產黨的陰謀	錢學信譯	24.00
婦女創作集(二)	孟瑤等	18.00	日本之動亂	重光葵	28.00
(三)		30.00	共產主義與共產中國	王誼	10.00
窮巷	孟瑤	8.00	史太林評傳	周烈夫	8.00
心園	孟瑤	6.00	司徒雷登回憶錄	潘煥昆譯	10.00
綠堡之祕	張漱菡	5.00	馬歇爾使華記實	張力行	6.00
翠島熱夢	張漱菡	5.00	土高里之橋	大華晚報	4.00
意難忘	張漱菡	10.00	非州內幕(上下集)	江德成譯	各12.00
孤帆遠影	燕玲	7.00	蝶夢花酣(一)	定公	10.00
暢流短篇小說選集	小蕪等	6.00	金樓韻事(1—5集)	方丁平	各5.00
百貨店	鷄籠生	5.00	金樓韻事(第六集)	方丁平	7.00
愛晚亭	謝冰瑩	7.00	她是東方一皇后	陳澄之	10.00
林肯外傳	張心漪	7.00	賭國仇城(上下)	費蒙	各10.00
駱馬湖	陳定山	6.00	情報販子(1—5)	費蒙	各10.00
誰的過錯	瓊音	5.00	(6)		12.00
雪綸	胡平	6.00	老油條(1-13)	牛哥	各3.00
殘百合	張心漪	6.00	老油條合訂本	牛哥	30.00
溫莎公爵夫人回憶錄	劉成思	10.00	牛小妹(1—5)	牛哥	各3.00
雨中花	公孫嬿	12.00	亡魂記(1—5)	費蒙	各10.00
天倫樂	張心漪	7.00	華南特派員	陳宜德	6.00
碧海忠魂(上下)	絜村	各10.00	性心理與性知識	明章	10.00
銀色蛇	李芳蘭	10.00	近代名著聚珍	時報雜誌	5.00
海天深處	麗婉	20.00	春回江南	朱良椿	10.00
離愁	朱良椿	15.00	楊貴妃新傳	南宮搏	特價10.00
驚夢記	上官牧	18.00	幽默小品	盧華棟	8.00
榴火紅	鍾雷	12.00	金風銀雨(劇本)	尹雲	8.00
山城之戀	李牧華	5.00	拉薩春夢	依風露	10.00
夢幻曲	李牧華	12.00	神與魔	楚軍	7.00
喇叭手	劉非烈	9.00	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	臧伯京譯	08.0

本社出版新書介紹

王九先生精心傑作——大華晚報每日連載

（一）滄浪夜譚　第一集至第十集，定價各十元。

本書內容包羅古今奇聞，巧遇，豔事，良緣，故事精闢，文筆簡潔，與今古奇觀，聊齋異誌可媲美，有過之無不及，印書不多，欲購從速。

（二）塵沙小語　全一冊，定價八元。

本書和滄浪夜譚可稱姊妹作，因係一母所生，先天也多少帶了點風流細胞，假如說「滄」是騷大姊，「塵沙小語」，即是一位天眞無邪的少女，內容充實，篇篇新奇，情趣橫生，文筆精簡，叙塵世間之妙事，集古今之豔聞，讀此百頁薄尺，勝看百場電影。

（三）紅蓮劫　全一冊，定價十元。

本書又名情火劫，係廿餘年前，江西剿匪時之男女傳奇故事，曲折奧妙無窮，全書近十萬字，存書不多，欲購從速。

（四）處女泉——叙述民國卅七年前後，大陸上憲警與匪諜勾心鬥角之男女故事，內容曲折，文筆生動，係一部近代長篇白話敵探小說，全書二十餘萬言。

本社出版長篇俠情小說介紹

郎紅浣先生巨著——大華晚報連載長篇俠情小說

（一）古瑟哀絃（上下冊）各六元。
（二）碧海青天（上下冊）各六元。
（四）玉翎雁（上下冊）各十元。
（三）瀛海恩仇錄（上下冊）各十元。
（五）莫愁兒女（上中冊）各十元。
　　莫愁兒女（下冊）十二元。
（六）珠簾銀燭（上中下冊）各十元。
（七）劍胆詩魂（上中下冊）各十元。

上列七部巨著在郎先生妙筆下一口氣寫書多少英雄俠骨兒女柔情結構精細，情節離奇，人物描寫活躍紙上，允稱傑作，本社應讀者要求，已連續印成單行本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本社新書預告

王九先生新著

秦良玉（明末兒女英雄傳）——歷史說部。

這是一部有根據的歷史武俠小說，其中人物多見於明史的，加以作者搜羅許多外史筆記，所以可作史科看，書中登場的男女英雄百人以上，自始至終，都有聲有色，全書約六十萬字。

紅拂傳

暮色沈沈的大庭院裏，只剩得一縷殘餘的斜陽，照在那巍峨的一角紅牆上，這幾日沙漠風吹得很緊，這偌大的園子裏，越顯出一種蕭颯的氣象。靠牆根兒那八角亭子裏，有一位絕色美人獨個兒站着，她披一件天青色的絨氅，手上執着一柄紅色的塵拂，在仰望着那黯淡的天空，不知在痴想些什麼。

一個小鬟，像凍雀似的蹓進那亭裏，拉一拉美人的衣角，慫笑地說：「大姐！西花廳的客人去了以後，老相爺又躺着啦，這會兒正閉着，妳教我劍好不好？前幾天妳教給我那一套什麼白虹貫日，我還不會啦！」

「看妳這傻妮子，一天到晚就惦着這個。妳想將來嫁給吐谷渾的小王子嗎？」

「喲！怎麼啦！」小妮子向那美人翻着白眼說：「妳不是常說什麼；『天下又要大亂，女子也要有一種防身之術』嗎？怎麼妳的話又變了？」

「沒有變，小紅！我今日不大舒服，改日再教妳，妳歇息歇息吧！」那美人笑着摸摸小紅的亂髮，小紅抿一抿嘴唇，無精打采的蹓走了。

那美人慢步踱回了內室，從炕頭上取出那一柄青鋼劍，一片寒光逼上她的眉宇，她輕輕拂拭一下，仍插入劍鞘。再走向那鏡架前面立着，鏡子裏出現一位長眉豐頰，美艷而英俊的絕代佳人，她微笑地點點頭，自言自語的說：

「張出塵！妳今年十八九歲了，到這楊素的相府裏藏身，已經整兩個年頭啦，還能够老待下去嗎？新鶯出谷，這一回是時候了吧？」

她想起了今天在西花廳隨侍見客時的一番情景：

那是一位獻策自薦的少年處士，身穿皂袍，戴豹頭巾，恍惚是關中一帶的口音，眞有那麼一種慨慷激昂的神態。她深深地記得；那少年看見楊素踞床慢坐，兩旁侍立着一大羣的姬婢，毫無一點禮賢下士的風度，他竟毫無顧忌的昂起頭來對楊素說：

「方今天下紛亂，各地豪傑競起，皇上駕幸江都，不知何時返蹕。我公以宗室重臣，奉詔留守西京，理應收羅四方英雄，以遏亂機，似乎不宜箕踞以見賓客。」她想到這裏，默憶着兩年來在相府所見到的賓客，還有這樣氣慨的人嗎？她搖搖頭。跟着，她記起了送客前後的那一瞥：

記得當那少年雄辯滔滔的時候，她曾經用那紅拂子搖了兩搖，而且用目光示意他不多費唇舌，但他仍是口如懸河的道完了他的議論，等到他獻了策，長揖退出，楊素轉身入內的一剎那，她自己實在放心不下，趕緊跑到庭欄邊，叫院內的武士，快問訊這位處士的住址，隨着，一聲爽亮的答語，傳入了她的耳內，像餘音繞樑一般，這句話還在她耳傍回旋。她點點頭，默默地背誦着：

「三原李靖，住××坊××客店。」

這時候那小紅兒又悄悄地蹓進來了。她眼睛骨溜骨溜的睇視着那美人說：「大姐！妳怎麼不去吃飯吓？妳想什麼心事嗎？」美人只笑笑，沒說什麼。小紅却又像嘻皮地跟着說：

「大姐！妳別整天都拿着這撈什子拂帚兒好嗎？人家都叫妳做『紅拂』啦，妳愛聽這麼個名字嗎？」

「聽便吧，小紅！」那美人兒仍是笑盈盈的回答：「咱們這些籠中鳥，本來就是供人家玩弄的，叫紅叫綠有什麼相干呢？妳高興也叫我紅拂姊吧。」

「眞的吓！」小紅驀跳起來，但又似乎想起了什麼，她妮情地挨攏去問道：「好姊姊！妳告訴我好不好？妳早晚都拿着這拂帚兒有什麼奇異的用處嗎？」紅拂點點頭，拉着小紅坐下來說：

「妳想知道這個嗎？好！我告訴妳一個小故事。不過這故事我從沒對誰說過，妳聽到了也不可向誰提起，妳知道嗎？」

「好，好！我決不向誰談起！妳快講吧！」

據紅拂道出；那故事是這樣的：

後漢時有一位張衡，字平子，學藝都很精湛，作一篇二京賦，澄思了十年。他晚年通天文曆數，作成了那有名的渾天儀。他有一柄紅色的「麈尾」，終身未嘗釋手。麈，是一種鹿類，不全是鹿，所以俗呼：「四不像」。牠的尾毛可以辟塵，因此拂帚都用那麈的尾毛，通常就稱帚子爲麈尾。但是張平子先生那一柄紅麈尾是很特異，第一是具有紅色尾毛的麈是很少見的，據說只產于契丹的深山裏。其次，這紅麈尾的柄子就是用麈角做的，通常麈的角只是扁闊瑩潔，上有黑理紋。但張先生那麈尾柄子却隱隱地現出了二十八宿，而且按着蒼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周天方位，絲毫不亂。因此這一柄紅麈尾，不特辟塵，兼可辟邪，而且風雨晦明時，可以察出一些天地玄機，成爲張家的至寶了。

張平子死後，這件寶物由他的子孫很鄭重的遺傳下來，到了近代，這柄麈尾傳到了一個女子手上

這女子在十三歲時喪了父母，家貧如洗，由一個老尼收養起來。但那老尼並沒有給她削髮，並且告訴她，將來還有兩年溝壑之難，以後貴不可言。故事講到這裏，小紅驚跳起來說：

「呵！難怪妳的名字叫『出塵』，就是那老尼給妳取的嗎？」紅拂點點頭。但小紅又像嗒喪地說：「大姊！妳到相府來不是已經整兩年了嗎？看起來妳就要去作貴婦人，我不能再跟妳學劍了。」

「傻妮子！話是那末說吧，妳瞧我上那兒去作貴婦人？」紅拂笑着安慰她，但又轉過話頭來問道：

「小紅！如果眞有那末一天的話，妳捨得離開相府隨我一同去嗎？」小紅聽了歡呼地說：

「同去，我一定去！給大姊做奴婢也願意的，誰希罕這死氣沈沈的相府！咱們什麼時候走？我去拾掇拾掇好吧？」紅拂見她喜得可愛，忙正肅地告訴她：

「小紅！妳也十二三歲了，別老是那末傻頭傻腦的，此何等事，能够說走就走嗎？不過我已經知道妳心，遲早必定想法子叫妳隨着我，此時妳還要耐心等着，大姊決不騙妳。天快黑了，外面人多，妳好出去啦。」

小紅扭着嘴，瞧瞧紅拂，懶伴伴的蹓出去了。

話說那一位向楊素獻策的三原李靖，字藥師，才二十多歲的一個少年志士。他眼見着從隋文帝統一以來，天下並沒有安定，所以束髮讀書，馳馬試劍，文韜武略，都很有些工夫，到頗有輔佐明主，攬轡澄清的大志。他有一個很契合的朋友劉文靜，和那太原留守李淵的兒子，李世民，交游很密，文靜常有信給李靖，盛稱那李世民如何英明有爲，所以他決心往太原走一遭。這回路過西京，因爲楊素是大司空坐鎭西陲，李靖想先去痛陳天下事，博取一番功業，再去作太原之遊。

但是見過楊素之後，他獨個兒在客店院子裏徘徊着，想起這位宗室重臣，原來却沈湎酒色，昏庸老悖，根本負不起扶危濟世的重責，而煬帝又迷醉在江都，不復知安撫四方，看來這楊家天下，正與嬴秦氏相同，又將掀起一番大的動亂。這已經是掌燈的時候，李靖回轉屋子裏，挑燈看書，想排遣這紛紜的情緒，但是心房裏起伏奔騰，眼睛睇視着書本，却老是看不下去，想去睡，又覺心合不上眼簾。

大約到了三鼓時分，他正想拋書就寢，忽然店小二進來說是有客求見。李靖一昂頭，心想西京城裏，並無同心之友，那來夜深探訪之客，但店小二分明指的是三原李靖，只好點首起迎。跟着室門開處，一位頭扎絳巾，披紫花風氅的貴公子，昂然而入，李靖愕然，正待動問，這位貴公子却將室門隨手關上，然後摘了頭巾，脫去風氅，並取出腰間挾着的劍囊，盈盈地向李靖斂衽爲禮，李靖一見更加駭然，原來這位華服公子，却竟是個妙年佳麗，一時間眞驚惶得不知所措。但這麗人先微笑地說：

「相公不記得今天在楊司空身邊那個執紅拂的人兒嗎？」

「嗄！」李靖聽了一怔，隨卽驚問道：「那末，大姐這麼夜裏裝而來，對鄙人有何見教呢？」

紅拂趨前兩步，很從容的低聲說：

「妾張氏出塵，少習書劍，以父母早喪，又家貧，以致媵入楊府。在府中整兩年了，所見來往英豪甚多，沒有能及相公的。絲蘿願托喬木，故不避私奔之嫌，請相公不必疑懼。」

這事來得太突兀，眞使李靖頓時驚喜交集，喜的是，意外地獲得這麼一位殊色的麗人，而且看她

眉宇間有英邁之氣，聽她的言詞吐屬，又風雅明智，自然不是一個尋常女流。但自己是個布衣遊子，又在客旅中，忽然收納這麼一位侯門逃姬，這實在不能不煞費躊躇。因此他很坦率的對紅拂說：

「李靖乃東西南北之人，忽蒙佳人相愛，眞三生有幸。但楊司空權傾西京，雖然相府中姬妾如雲，能够不偵騎四出嗎？這一層，還望明白指示！」但紅拂很泰然地答道：

「這位老司空只剩一點屍居餘氣，相府中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逃亡的已經屢見不鮮，追捕也只是循例敷衍，不足爲慮，請放心吧！」於是二人密商，紅拂仍穿戴男子巾服，向客店中僞稱失散多年的表弟，待外間風聲不惡，然後偕往太原。

然而紅拂實在太美了，改裝以後，更成爲人間罕見的美男子，因此這小院落裏，連日來人影幢幢，私語喁喁的，許多旅客們都以驚奇的眼光，來窺簾暗覷。而且街坊上正喧傳着相府搜捕逃姬的事，自然就有人會思議到這李靖屋子裏，那個天仙一般的表弟。但因爲這兩個英俊少年，昂藏地泰然自得，大家也就不敢隨意置疑，又屬事不干己，當然談談也就算了。

可是就在第三天的夜裏，却有一個怪客，闖進了李靖的屋子裏，這時候他們倆正在燈前偎倚，共讀兵書，看見這不速之客，都投書驚起，這怪客却驀然指着紅拂說：

「好大胆的逃犯，妳瞞得住肉眼，却瞞不住俺這天眼通，哈哈！」這話立即刺怒了李靖，他圓睜虎眼，就要向前叱責，但紅拂却一面以目示意，不可鹵莽，一面笑着對那怪客說：

「請你說明：你是楊相府的爪牙，也還是趕驢兒蹄子的幫幫閒漢？」

「哈哈！」那怪客又大笑一聲，而且逼近了燈前，却又放低音調對二人說：「你們爲什麼還不走？想挨到楊素的刀口上再成親嗎？」這話說中了二人的心眼，一時間却瞠目不敢置答。但李靖知道此人已識破眞面目，是禍是福，已無可逃避，因此他一把抓住此人的手臂，瞪着眼問道：

「大丈夫作事自己担當，請閣下先表明來意。」

「有趣得很，大家坐下來談吧。」此人仍是那末陰陽怪氣的。李靖和紅拂只好坐下來，嚴神以待。這位怪客却又很有禮貌的說明一切。

原來此人姓徐，名勣，字懋功，曹州人氏，小時就夥同無賴殺人，逃亡在外，却遇到一位名師提挈，居然折節讀書：此次從河洛到西京來，因爲認識楊素府中的一個幕賓，常往走動，那幕賓告訴他三原李靖去獻過奇策，但楊素只束之高閣。

跟着又聽說紅拂失蹤的事，剛好他也投到這客店來，窺見了這位喬裝的美少年以後，他就猜透了八九分，也是猩猩惜猩猩之意，所以闖進屋子裏來管這件閒事。

表明這一番情由之後，徐勣跟着又誠摯地對二人說：「事久多變，旅舍決不是藏身之所，最好是出其不意，大胆的闖出西京，但不知二位行蹤如何？」

「對！」李靖紅拂同聲接應。李靖隨即向徐勣說：「蒙徐兄肝胆相照，敢不遵命，咱們明日就走想先往太原一遊，足下的行止如何？極願見告。」徐勣旋說出，他也想去太原一遭，但還須在西京等候一位朋友，於是三人約定在太原相見。徐勣却又面對紅拂說：

「聽楊相府的人談起，娘子不僅天姿國色，而且擅長舞劍，可惜此地不便顯露身手，他日有緣，到要請教一番啦！」

「別笑話吧」！紅拂微笑地答：「女子不能建大纛，封萬里侯，就學得一點劍法，也只好當筵起舞，博王公卿相們幾聲狂笑，够得在英雄豪傑的眼前獻醜嗎？」徐勣聽了，又是哈哈大笑道：

「聽娘子所說，却正是一位女中豪傑，我要等着看妳們這一雙英雄夫婦建纛封侯啦」！

話到投機，彼此都忘却夜深，剪燭長談，不覺達旦。

次日午前，李靖紅拂二人，悄悄地收拾行囊，摒擋一切裝束，兩人都着一色的短袴短靠，外披黃衫，頭戴武士巾，踏雲履，佩劍囊，騎着高頭怒馬，直奔南關大道。

守關吏立即率十幾個持戟的軍士，攔住馬頭，循例的盤查去向，李靖很大方的一一對答，看看也就沒事了。但那些軍士們却在後面背地私語：「奇怪！天下那來這麼美的男子漢啦」！跟着，有一個小校模樣的竟向紅拂高聲喝問：

「喂！這玉人兒似的，究竟是男是女啦？」

「哼」！紅拂從鼻孔裏冷笑了一聲，指着那小校說：「假如你們想見識見識我這玉人兒的話，你們全都對我挺矛刺來，我就憑這一口劍，誰殺不過的，誰就算不了是大丈夫」！她立即柳眉倒豎，一手按住劍柄，像躍躍欲試的。正當這緊張的頃俄間，忽聞後面馬蹄得得，二人忙回頭一望，却見有一位錦衣繡帽的少年，疾馳而來，一看，原來却正是徐勣。徐勣一面驟馬揚鞭，一面先高聲叫道：「老相爺叫我送上一程，李兄跑得好快吓」！李靖會意，忙拱手答道：

「請上覆老司空，不敢勞駕遠送。」

這麼一周旋，那守關吏和軍士們都弄得口瞪目呆，不敢再行發作，就在這一剎那，三人相對一拱，這一雙英雄夫婦，就此馬上加鞭，闖出了南關大道。

出了西京，紅拂恢復她本來面目，夫妻們并轡東馳，馬不停蹄，不日到達了靈石縣，距長安已遠，偵騎不至，相約在此歇息一日。但剛走近城郊的一個集子上，却聽到道路喧傳，說是什麼新太守在途中失了人頭！二人聽了很怪，忙下騎隨意刺探一下。

原來幷非本府的太守，是一位新任涿州太守路過此間的。這人名宇文雷，他的哥哥宇文化及，封許公，正隨駕江都。據說這宇文雷生性殘忍，因煬帝開永濟渠的時候，他奉命驅役丁壯有功，又得他哥哥的保薦，所以官拜太守，這回是由西京出來，前往涿郡。但剛行至離靈石不遠的途中，半夜裏，宇文雷的頭顱，竟不翼而飛了，等到隨行的發覺了，館驛裏大事搜索的時候，一點痕跡也查不出來。只是走失了一個小馬伕和一匹牲口，但這馬伕才十五六歲，而且是個黧頭黧腦的傻小子。

李靖聽了笑對紅拂說：「不知是那個飛盜在賣弄他的絕技，看來這無頭案只有石沉大海了」。兩人一笑，上馬入城，向客店投宿。

這是一個大雜院，往來的流品不齊，紅拂因爲幾日的風塵僕僕，就在炕前梳理頭髮，她的髮長委地，柔絲常飄散室門外，這時李靖却在院子角落裏刷洗馬匹。但當紅拂正在對鏡理髮的時候，忽然聽到兩聲粗獷的狂笑，像悶雷似的震入耳內，她忙側過頭來向院子裏一望，却看見一位全身黑色短靠，頭纏黑紗巾，中等身材，滿顯滿臉的虬狀短鬚，如劍戟一般的伸張出來，兩隻炯炯逼人的眼睛，凝睇着紅拂。他斜躺在一個布囊上，竟晃着腦袋像自言自語的說：

「美吓！眞美吓！斯人也而有斯髮也！」

這時李靖也聽到了，他昂起頭來對那人怒目而視，正想過來喝問。但紅拂却暗地向他搖手制止，他只好低頭刷他的馬。紅拂還是從容梳髮，嘴裏也自言自語的說：

「奇怪！莫非是黑飛鷹張三爺嗎？」

「嗄」！那怪漢徒然躍起，而且直奔紅拂身邊，驚呀地問道：「妳認識我！妳知道黑飛鷹張三！」紅拂一面以手握髮，一面站起來施禮答道：

「名震兩京的大俠，如雷貫耳，那能不知道呢」？這兩句話，李靖也聽到了，他忙縱步過來，一把抓住此人，瞪着眼，然後哈哈大笑道：

「原來就是你！想不到我們在這裏結識。可是瞧你這旁若無人的樣子，你難道不知有三原李靖嗎？」虯髯客聽了跳起來嚷着：

「呵！好小子！你就是關中李靖，妙極了！」嚷了這兩句以後，他像憬悟似的一拍大腿，却睇視着紅拂說：「我明白了！如此說來，娘子就是從楊素府裏私逃出來那一位執紅拂的美人。可曾猜着了嗎？」李靖紅拂二人只含笑點頭。

三人一見如故立談訂交，紅拂和虯髯同姓，彼此叙述年歲排行，紅拂呼虯髯爲三哥，虯髯呼紅拂大妹，李靖也隨之呼三哥，這一段逆旅夙緣，奠定了他們情逾骨肉的關係。紅拂梳妝以後，看着爐子裏煮的羊肉已熟了，催李靖去買酒來，三人痛飲大嚼，酒至半酣，虯髯提過他那布囊來，向座前一扔，笑着說：

「我帶來了一些下酒的美味，讓我取出來大家嘗嘗吧」。他從布囊裏拿出兩件東西來，李靖一看，原來是一顆人頭，和一串人的心肝，血淋淋的用油布裹着。虯髯睜大了怪眼對二人說：「這是一個吸人血的魔鬼！現在我要挖他的眼睛來生吞，你們兩口子就吃這一副狗心肝吧。」紅拂見了點點頭，微笑地低聲向李靖說：

「原來你說的那個賣弄絕技的飛盜就是他。」李靖也笑着點點頭，但他却向虯髯問道：

「一個狗太守，還够得上勞動三哥親自下手嗎？」

「什麽」！虯髯怒目瞪着李靖說：「開永濟渠死了多少丁壯？這麽慘痛的大事，你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嗎？」跟着他又歡笑起來說：「此行眞算不虛。割下這一顆狗頭，本來沒有什麽了不得，也不過狹路相逢，觸發了我的火性，偶然出手，替那整千整萬的寃鬼報仇而已。可是沒有料到竟意外的救全了一個可愛的小伙子，眞痛快！」說完了，他端起一碗酒來，一飲而盡，像開懷得很。李靖忙插嘴問他：

「是不是指那一個小馬伕？」

「對啦！這孩子太可愛了。」虯髯緊接着答：「那夜裏當我提着宇文雷的狗頭和心肝竄出館驛的時候，自信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但却忽然聽到後面有馬蹄聲追來，我趕緊放下布囊，靠着一堵短牆，探伺一下，原來只是單騎，而且馬上坐的是一個小孩兒。我正暗地注視他的動靜，沒想到這小孩竟飛身下馬，跟着，一道鳳點頭式的刀光，逼近我的額上！」

「喲！這小子不錯！」李靖紅拂同聲叫好。虯髯用驚奇的神態接着說：「我當然不能抽出佩刀來對付這個乳臭小兒啦，可是竟費了好幾下手法，才將他那柄白刃奪過。我問爲什麽趕來殺我？這小子

却挺神氣答道：「不怕你是什麼飛賊，也逃不出我的神眼，可惜隔遠了，不然我早就用飛刀結果你的性命！」後來問明了，知道他是個小馬伕，我告訴他，字文雷是怎樣的一個惡魔，一顆人頭已經裝在這個布囊裏，我叫他棄暗投明，好好的去練工夫，將來作個大英雄。這孩子很聰明，一聽就懂，他當即向我拜倒，現在我已經將他安放在朋友家。我想只要認眞的教他三五年，怕不成個名將嗎！」

「眞痛快！這孩子姓什麼？」李靖紅拂都同聲追問。虯髯答道：「他告訴我，叫薛仁貴，龍門人。」

最後三人都談到太原之行，虯髯說：「常聽望氣的人談及，太原有王氣，究竟是不是有異人出現在太原？李郎知道一點嗎？」

「就我所知，只有那李淵的次子，叫李世民的，雖然年紀還輕，到却像是一位眞主。」

「不錯，我也聽說過。」虯髯接着答：「這麼辦吧；我還要先上別處一遭，你們先走，在太原的汾陽橋候我，一同去訪問李世民好不好？」

大家就這樣決定，次日一早，被此分道揚鑣。可是李靖紅拂二人剛走到離太原不遠，却迎面碰見了徐勣，還有一位羽士模樣的人。大家都滾鞍下馬，歡然道故，這才知道，徐勣前在西京所說的，要等一位朋友，就是指這位羽士，他姓李，名淳風，岐州人士，精曉天文易數。徐勣當即挽了李靖紅拂二人，私下說道：

「據李淳風觀天象，帝星已現在太原，而且找出了這一位命世之主。只是另有一顆可怪的巨星，常隱隱約約的和帝星爭輝，而且近來又出現好幾個凶星，看來還有好幾年的龍爭虎鬥啦！」李靖沈思了一下，向徐勣問道：

「淳風先生所說的眞主，是不是指太原李留守那位世民公子呢？」

「是吓！你已經知道！你識得李世民嗎？」

「此行正準備和世民相見。」李靖明白說出，而且告訴徐勣，有劉文靜的引見。徐勣大喜，立即告訴淳風，一同趕往太原。但淳風老是在馬上唸唸有詞的說：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既然帝星已現，又那來的這一顆巨星呢？可怪！可怪！」

到了汾陽橋，李靖紅拂要等候虯髯，於是四人都在橋頭客店裏住下來。但等了三日，還不見虯髯來到，徐勣發急，不願久候，於是李靖主張他一個人先進城去和劉文靜見面，請文靜去先容一下，餘三人仍在汾陽橋候着。

這已經是嚴冬時候，連日飛雪，太原東郊構成了一幅銀山圖畫。李淳風是個關心天象的人，深夜不寐，獨自披着風氅，上橋頭去踏雪觀象。這時萬籟俱寂，寰宇澄清，雪霽之後，仍是萬瓦琉璃，樓台隱約可辨。却忽然發現，就在離橋不遠，一帶低沈沈的屋頂上，頓時升起一道寒光，直衝霄漢，像是一派强烈的劍氣，然而却隱有紫氣紋盤旋其間，這不是尋常的將星所能有的。淳風凝睇了半晌，實在放心不下，他趕緊跑回客店，喚醒徐勣，紅拂也在隔室驚醒了，二人雖不懂望氣，但見淳風言之鑿鑿，也都披衣起來，好奇地隨淳風冒寒衝上橋頭。那光芒還依然存在，淳風口講指劃的說得如何可怪。

徐勣這急性人，他主張立即跑去敲門，看有什麼人待着，好打破這個悶葫蘆，於是三人逕向那一

帶低屋子走去。

可是三個人趕到那一帶矮屋子門前的時候，那奇特的光芒却忽然斂住了，而且消失得無影無蹤。

「嗄！」李淳風訝然地叫了一聲。紅拂催着進去，看有無動靜。但是她的話猶未了，身後一聲狂笑，有人嚷道：「大妹！來何遲也？」

紅拂愕然回顧，一張虬髯臉，赫然和她打個照面，笑容還沒有全收，她來不及替徐勣和淳風二人介紹，却先向虬髯驚問：

「三哥先到了嗎？怎麼候您幾天不見啦？您住在那兒？是不是也發覺了這裏的奇光出現吓？」

「哈哈！」又是一聲狂笑接着答道：「天無二日，王氣既在太原城裏，還有什麼奇象可言呵！」這話使三人都摸不着頭緒，徐勣急向紅拂動問：「此位是誰」？紅拂這才匆匆替他們相互介紹一番，而且告訴虬髯：「李郎進城訪劉文靜去了。」

「很好」！虬髯點頭，他立即邁開大步，對三人說：「雪壓嚴城，別是一番景象，咱們上橋頭蹓蹓好嗎」？三人都默默地隨着他步上汾陽橋。

這時候雪花尚在飛舞，大家立在橋頭，縱目遠眺，虬髯凝望着那東關雄峙，刁斗沈沈，臉上似有不豫之色。紅拂正想再追問他的住處，忽然聽到後面一陣馬鈴聲，跟着就望見有十餘騎冒雪馳驟而來，四人讓在橋邊一看，是一隊輕裝短劍的武士，馬上縛住兩人，像是北番人模樣。徐勣耐不住，搭訕地問道：「怎麼這深夜裏，那兒來的胡人啦？」

「別提啦」！一個騎士信口回答！「爲了這兩個番子番婆，累我們搜遍了外三關纔捉回來的。」

這一提示，大家纔看明了，原來是一男一女，都是壯年，而且那女的却生得很美貌。這時虬髯驀地走過去，竟操着胡語和那兩個北番交談起來了。就這麼嚕哩咕嘍了一陣之後，那二個番人大概看見虬髯容貌很怪，胡語又說得那末流利，以爲或者是他們同族人而早已內附漢族的，因此都向虬髯投射出乞援的眼光。虬髯又用胡語向他二人說了一陣，像是解釋和慰藉的意味，這兩個胡人纔嗒然地讓那隊武士押着馳往太原東城去了。

虬髯轉頭對紅拂說：「我還沒有一定的住處，就上妳們客店裏去吧，也好談談那兩個番人的事。」於是四人一路走回客店裏。李淳風首先向虬髯問道：「這像是兩個突厥人，但風聞李留守前次出塞不利，正就心朝廷要加罪于他，那來的這兩個番俘呢」？虬髯點頭說：

「不錯。北征雖不利，但突厥人被俘獲的也不少。這是兄妹二人，男的名叫阿木罕，女的叫阿嫫耶，是魏武帝時代。率五百家居住金山（按卽阿爾泰山），那個阿史那的後裔，兄妹都孔武善射。阿木罕還往契丹國的不咸山一帶（按卽長白山），去射獵過又能通漢語，算得是一位三邊勇士。兩人被俘之後，貪夜裏斬關北遁，因爲李留守的長子建成，涎着阿嫫耶，所以派騎卒從雁門關外搜捕回來的。不過剛才他們兄妹都咬牙切齒的，說是寧肯斷頭，不能受辱。看起來李建成這公子哥兒怕受用不了吧！哈哈」！

紅拂聽了，鎖着眉頭說：「這種行爲太失體統了！古來許多邊禍多半由子女玉帛惹起的，中原多美女子，何必去愛上這番孃？如果明天見到了李世民，似乎可以對他提醒一下。」

「恐怕李世民管不了吧，父不能教子以德行，還能够求諸兄弟嗎？」李淳風在一旁慨然說。徐勣

接上兩句：「既然兄弟管不了，那就煮豆燃萁在所難免啦」。虬髯伸了個呵欠，半合着倦眼說：「諸公何必多管李家的家事，天不早啦，歇歇吧！」

次日清晨，李靖轉來了，他見虬髯已到，大喜。當即告訴衆人，劉文靜已經去對李世民說過，有善相人術者求見，世民非常高興。但李留守那三個兒子不大和睦，長的建成，小的元吉，都對于世民的廣結賓客，嫉忌之至。所以世民不願意請大家上留守府去，約好在文靜家裏見面，到時他自會前往相見的。

於是大家策馬入城，直奔劉文靜家。紅拂由文靜的娘子接入後堂。李靖邀淳風到軒邊對坐奕棋，文靜陪着虬髯徐勣二人，品茗閒談，靜候李世民前來。一會兒，有客款門，彼此都舉頭迎望，然而來的並不是世民，却是一個雲州的販馬巨賈，叫劉武鳴的。此人的哥哥，劉武周，乃雲中塞邊一帶的馬賊首領，文靜在并北作縣令時，頗有些交往。這劉武鳴到太原來賣馬，却暗中有窺伺虛實之意，因爲劉武周見中原將亂，常有揭竿而起的雄心。當時在座的人不大理會此人，只虬髯聽說他是劉武周的兄弟，走過去和他細細攀談，並且暢論「馬經」。武鳴很佩服虬髯的「相馬論」當即欣然告訴虬髯，他帶來了兩匹追風的騾兒，可惜太原沒有識者。兩人談得投機，約定下午到馬行去看他那兩匹追風騾。

約再過炊許，李世民來了！

他着的便裝，只罩一件棗紅色楊袍，兩個袖半捲着，露出一絲美袍的邊緣，完全是一位跌宕風流的時下公子。正是氣宇很軒昂，神態很俊逸，雙目奕奕有光，似覺異彩滿庭的模樣；大家都起立讓坐，事先李靖對劉文靜囑咐過，不必替諸人深切介紹，只先引淳風和世民對談，因此略事周旋之後，李

靖就讓世民與淳風二人對奕，其餘諸人都默默地袖手旁觀。這時紅拂也隨文靜的娘子，在屏幛後面窺覷這位遐邇馳名的李公子。

李淳風聚精會神的在審愼着子，並隨時竊窺世民的神色。虬髯拱着手，斜立在淳風背後，全神注視棋局。不久，淳風忽然將手上捏着的一顆黑子，輕輕向壺內一投，回轉頭來，像嗒喪地對虬髯說：

「全局已定了！再着一顆子，也只是多事而已」。

「哼」！虬髯從鼻孔裏發出了一聲冷冷的苦笑，退下來走向角落裏坐下。但世民却悠悠然自得的笑着向淳風說：「天下事尚可圖，道長何必自廢如此呢」？然而李淳風搖搖頭答道：

「及早收場，也像是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啦」！他說這話的時候，眼光却直瞪着虬髯。

虬髯狂笑一聲，站起來說：

「我偏要挾泰山以超北海，怎麼樣」？

「那你太不畏聖人之言啦」！淳風一連叠的搖頭。

「哈哈」！世民也大聲的笑起來了。

這個簡單的良晤，就此結束。世民和那劉武鳴先後離開以後，文靜留衆人小酌，並私囑李靖向淳風道士探詢，所見如何。淳風告知李靖：「誠眞主也！王氣在斯矣」！文靜聽了大喜，忙揖衆人入座，殷勤把盞，他是在懸想着那「有亂臣十人」的開創之局，但是酒未終席，虬髯却先起身告辭。他只向李靖約好了一個城內的會晤地，就向衆人一拱，跨上驢兒，得得地走了。

從文靜家出來以後，彼此分手了，徐勣和李淳風二人另投別處，李靖紅拂夫妻倆走向那和虬髯約

好的客店裏去歇息。李靖對紅拂說：

「三哥的行跡太詭秘了，淳風道士對他非常疑懼，說是昨夜發現過什麼奇怪的光象，似乎應在三哥身上啦。究竟怎麼回事呢」？紅拂因將昨夜橋頭觀象，邂逅虯髯的情形，說了出來。但她又淡淡地加以解釋：

「三哥本來就是個奇俠，他的行跡自然多是諱秘的，又何必少見多怪呢？至于所謂那奇怪的光象，也只李道士個人說得那末駭然，其實我和徐勣二人却並沒有看得很親切，似乎不必深究」。李靜聽了點點頭，這件事也就算了。

傍晚，劉文靜派人來請李靖，說是李公子約他去再度相見，也約了李淳風，徐勣，還有什麼人，都在文靜家裏相候。李靖一去，深夜來歸，而虯髯更是不見蹤影。是夜雲霽，紅拂獨坐無聊，信步走出庭院，抑見星斗微茫，萬籟沈寂，黑壓壓的古城一角，現出巍峨雄壯的氣象。她偶爾高興，回屋子裏換上夜行短靠，將拂子和佩劍分插腰間，輕輕地拔出後院門，邁步登上城頭，俯瞰那夜色澄澈中的萬瓦低迷。這麼行行重行行，不覺已經繞着城走了好一段路，正當她徘徊瞻眺的時候，徒然城根有條黑影一閃，紅拂凝眸注視一下，却又倏忽不見了。

她想這只是小竊盜之流，懶得去理會。然兒一轉瞬間竟又發覺三條人影，疾鷹似的竄上了城頭，而且跟着就聽到向城牆外，發出了兩聲呼哨。紅拂見了一怔，忙退至一堵女牆邊，按劍以待。那知竟跑過來一個黑臉漢揮着匕首向紅拂臉上一晃輕聲嚷道：

「什麼人！不在家裏挺屍，躲在城上幹啥」？紅拂大怒，也不及答話，只颼的拔劍一揮，那黑漢手裏的白刃，竟脫手而飛，直向城缺口拋落到城外去了。另兩個人影兒，頓時都拔出刀來圍攻紅拂。紅拂一面靠牆，三面迎敵，一柄劍不慌不忙的逼住那三個夜行人無懈可擊。

這一場殺來由的廝殺，頓成僵局，紅拂自己也覺得可笑，正想喝問情由。但城缺口却又出現一條黑影，從城外猱升上來，紅拂知是呼哨聲喚來的接應，她正要擺出架式來，準備酣戰一番再說。然而就在這俄頃間，一道寒光衝入氛圍，將三般兵器全逼得凜然退縮，隨着就聽到那人悄悄地喝道：

「黑夜裏城頭比劍，好大的胆子！」

「嗄」！紅拂驚叫起來，原來這正是她的三哥虯髯！紅拂正待驚問來由，虯髯却對她說：

「大妹快回去歇息吧待我料理好了，再到客店裏來面談。他立即向那三個人一擺手，頓時都向城口，像落雁一般的消失了。紅拂跑過去俯身下瞰，借着星光，恍惚瞥見城根兒有幾條牲口在下面移動。她無法瞭解這位奇俠又在管着什麼閒事，同時想起李靖該回來了，於是趕緊循原路轉回客店。李靖正回來，在屋子裏驚疑不定，經紅拂說明之後，也覺得事出離奇，實在無從揣測。

直至次日天明，虯髯才趕來客店相見，他首先笑着對紅拂說：「大妹神劍，佩服佩服！如果不是早望見妳腰間插着那一柄奇異的塵尾兒，可幾乎眞弄個兄弟鬩干牆啦！」

李靖忙追問根由，纔知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虯髯由劉文靜家出去，立即跑到城外馬行裏去，找着劉武鳴，欣賞那兩匹，叫騾兒，確是好牲口，虯髯非常滿意，他認識那李建成身邊一個食客，知道建成自己另有一所第宅，平日聲色犬馬，只背着李淵。因此他向那食客提起他善通突厥語，可以說那阿木罕和阿奴耶兄妹依從。建成大喜，當

即延見虬髯，請其速傳諭那兩個北番。虬髯建議，可賜以漢家衣冠，使其感恩心服，建成自然願意，立即叫那食客照辦。

這時候，虬髯提着一包衣服，會見了那兩個北番，他馬上用番語通知二人，城外有兩匹快蹄，預備給他們越城而逃，在衣包裏暗藏了兩柄匕首，並且叫阿嫫耶改成男裝，變成兩個漢人的普通丁壯。但是那兩匹叫騾子，要從馬行裏盜出來，要她服服貼貼，就非虬髯不可。因此他又臨時調動一個趕車漢來替二人引道。黑夜裏由什麼捷徑登城，登那一段城頭，易于踰城，和城外響應，非倚賴那趕車的不可。此人就是李淳風從橋頭望見飛出怪光，那個低屋裏的房主人，那晚上虬髯就躺在此人炕上的。

夜靜後，阿嫫耶先拉着那幾個戍卒喝酒，酒裏有虬髯交給她的蒙葯，所以很順利的逃出來，隨着引路的竄上了城頭而却沒料到趕車的那冒失鬼惹禍，白費了一場厮殺，好在那柄匕首被格落城外，剛跌在虬髯立處不遠，虬髯情知有異，只好拴住牲口，猱上城頭來。

虬髯說到這裏，紅拂忙插嘴問道：『三哥這麼盡力去援救那兩個北番，是有何用意嗎？他們一路之上怎能脫險呢？』

『有勞劉武鳴那兩匹叫騾子，大約一天一夜，就抵了平安地。我交了一封信給他兄妹，藏身之處當然沒有顧慮了』。虬髯露出很欣慰的笑容繼續說：「提到用意嗎？大妹當初離西京夜奔李郎時，究有何種用意呢？哈哈！」紅拂聽了此言，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但李靖却正肅地告訴虬髯；昨夜在劉文靜家聚會時，幾乎大半時間都是談論到午間相見的那個戟毛鬍子，李道士尤其像有難言之隱似的，不願在座上吐露眞言，看樣子他很留意虬髯此後的行動。因此，李靖忠告虬髯；古來奇俠之士，往往欺世駭俗，行爲隱秘，而最後都佯狂而死，他很不願意他們夫妻倆所共同崇敬的異姓骨肉，遭到不正常的苦劫，虬髯聽了，慨然答道：

『李郎言之有理。但只是常理；常理只能變理陰陽，不能扭轉乾坤，此係肺腑之言，不可告李道士。我已事畢，即將回東都去，李郎既有志輔佐明主，安定天下，此大好事；但行旅困乏，不能衆馬風流，可速往洛陽，只記取楡楊深巷，小版門中，僕當薄有餽贈，以壯賢夫婦行色，請誌之莫忘』！說完了這番話以後，他昂然而去，李靖紅拂急步送出，他已經跨上他的蹇驢兒，飛也似的跑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李靖又應約到劉文靜家裏聚會去了。紅拂獨個兒在屋子裏挑燈看書。店小二進來說：『外面有個黑臉漢子求見娘子。」紅拂心裏一動，忙叫喚他進來。此人一跑到屋裏，當即拜倒塵埃說昨夜裏在城頭上衝撞了娘子，望祈多恕罪！」紅拂料知這趕車漢夜間求見，必有事端，忙請他起來。此人却搶前兩步，低聲告訴紅：「李留守的二公子要去追殺三爺，小的特來報與娘子知道。」

『有這等事嗎！你怎麼聽來的？」紅拂驚問來由。這趕車漢說：「不敢瞞娘子；這北道上，凡是趕車，趕牲口，幹活的朋友，大半都受過三爺的恩惠。剛才有好幾個留守府的馬伕跑來告訴小的，說是那李二公子明天要帶十幾騎快馬去追殺三爺，因爲三爺的模樣兒怪，又跨着那匹驢兒，所以早有人稟報留守府，知道他是向洛陽道上奔的。』說到這裏，那黑漢瞪着紅拂說：

『娘子和三爺是結義的兄妹，不想個辦法嗎』？

這事眞使紅拂頓感爲難，連日來李靖正和李世民早晚相見，也着實商討了些天下大事，如果李世民要爲難虬髯的話，那就會弄成了義與利不能兩全。她鎖着柳眉，對那黑漢說：

『眞有這等事，那我們非保護三爺不可。』然而怎麼個保護法呢？她一時也說不出辦法來。還好，李靖轉回來了。他也是雙眉緊縐，像很苦惱的神態，紅拂忙問他：「是不是爲了三哥的事着急」？李靖驚起反問她：『妳怎麼知道！』紅拂這才叫那黑漢子過來相見，并說出那一節情由。李靖沈思了半晌，指着黑漢對紅拂說：

『這夥計說的，一點兒不錯，我正爲了這件事要和妳商量一下』。略停，他接着說：『全是那李道士的主意，而且瞞着我呢，只說是到郊外去縱談一日。可是劉文靜到暗地告訴了我，此行將不利于那位戟毛鬍子。然而我又不能不和他們同行；妳看，這眞抓傢伙啦！』

『那怎麼辦呢？你得想個主意吓！我們能够見利忘義嗎？』紅拂急切地望着李靖。

『那自然啦』！李靖緊接着答。但他又笑着向紅拂說：『妳再喬裝一次好嗎？明日破曉，妳和這夥計二人飛馬出南關，加鞭趕上三哥。等我們大隊追到了，如果情勢眞不利的話，那時候妳扮樊噲，我來扮個項莊，怎麼樣？』

『妙極了！眞不愧爲兵學家』紅拂撫掌歡呼！

於是依計行事，次日侵曉，兩騎快馬出太原南關，向洛陽道上絕塵而去。

當日午後申刻，奔至一個叫『遊龍寨』的峽谷道裏，終而趕上了那匹怪驢兒。然而却使紅拂失望地驚疑起來，原來那驢子背上坐的并不是虯髯，却是一個濃眉大耳的小伙子！這位趕車的黑臉夥計見了一急，他斷定是留守府已經暗地派人先下了手，所以驢兒換了主人。因此他突然拍馬向前，攔住那驢兒喝問：

『這野小子！你從那兒盜來的牲口？不准走』！

『放你娘的騷狐屁』！那小子一聲反罵，驢兒跟着衝過去，他一揮手，這黑夥計卜通一聲，翻身落馬了。紅拂見了大怒，她一面縱馬前奔，一面嘴裏嚷着：『這小子不得無禮！然而就在這時候，左邊密林裏，却發出了一聲狂笑，正是戟毛鬍子在那裏拍掌叫道：

『果不出山人所料，曹操的人馬來得好快吓』！

紅拂一聽大喜，忙下馬跑進林子裏去，虯髯也迎了出來。黑臉漢和那驢背小兒也走過來了。虯髯先對紅拂說：「我知道李淳風必定不放走我，所以選定這個遊龍寨，先擺個空城計，可沒料到妳們二人却先趕來了，也算得千慮一失吧』！紅拂忙將在太原所聽到的，以及李靖的計謀，一一告知虯髯，問他的意下如何。虯髯聽了，點點頭說：

『我看李世民雖然年輕，到還不鹵莽，或者不致于動武。假如他們眞要鬧什麼擊盞爲號的話，咱身邊已經有了個趙子龍……』他用手朝那驢背小兒一指，接着說：『就這孩子；他敢于和張三爺掠過手面，也算得一身都是胆啦！』

經虯髯這一提，紅拂立即憬悟到了，原來就是前次刺殺宇文雷的時候，追擊虯髯的那個小馬伕。她歡欣地抓住那孩子臂說：

『眞是聞名不如見面，你就是薛仁貴！』

這時日色已經銜山，遊龍寨上，現出一片霞彩，虯髯像默計了一下，對紅拂說：『咱們上寨子裏去喝酒，還是讓趙子龍騎着驢兒招搖招搖，大約曹兵也快到了。』紅拂點頭。大衆起身奔往寨集上，

薛仁貴仍跨上驢背，從峽谷道裏，得兒得兒的朝北迎上去了。

他們在酒店裏剛要把杯痛飲，就聽到遠遠的一陣馬蹄聲，趕車的漢子性急，立卽跳出街心張望一下，却見薛小子的驢兒向前狂奔，後面塵頭起處，十餘騎緊緊地跟上來了。虬髯和紅拂沒有起身，只危坐以待。半晌後李世民，李淳風，李靖，徐勣，劉文靜，還有偏裨將校十餘人，都在街前滾鞍下馬，李世民解下那紫花大氅，摘下風毡，邁步走進酒店來，一把抓住了虬髯的臂膀，揚起那一雙鳳尾眉笑道：

『和閣下還只見得一面，爲何就不辭而去啦？』

『哈哈』！虬髯狂笑起立，昂起頭來，一手搔着他的虬髯鬍鬚，凝睇着世民，像答非所問的說：

『好！好！李道士之言，眞不我欺也！』

李靖在一旁見了，誠恐虬髯陰陽怪氣的會惹動李世民的少年意氣，因此他對世民嚷道：

『大夥兒全渴了，大家坐下來先喝兩杯再來暢談好不好』？但是李淳風却立卽提出異議，他認爲酒店裏諸多不便，不如到那邊林子裏去，可以隨意的縱飲縱談。

『很好！』虬髯首先附和，而且跟着說：『我已經在那林子裏坐了半天，算得是先入爲主，我來作東道吧。』紅拂在一旁聽了，立喚店家拎幾罈酒到林子去。可是李淳風又對虬髯說：『眞就喝他的嗎？此地還是太原地屬，這林子你能够先入爲主嗎？』虬髯還未置答，紅拂却瞋目說道：

「先生豈不聞『先入關者王之』嗎」？這一句有趣的答話，使大家都放聲大笑起來了。世民很訝然地望一望紅拂，笑着對虬髯說：

「畢竟强將手下無弱兵，這位是足下何人？」

「舍弟張五，少不更事，請勿見笑。」

於是大衆湧出酒店，直奔那密林子去。但這中間却急壞了李靖一人，因爲在太原喬裝的時候，自然先顧慮了恐被徐勣及李淳風二人當面識破，尤其是徐勣。所以除了用胡黃連搾汁塗臉，以掩其美容而外，李靖特囑紅拂，切忌說話。幸而紅拂這時所說的一句話變了口音，諸人均未及留意。

大家到林子裏，圍着一塊巨石，開懷暢飲起來。但虬髯剛要向世民把盞，却忽然聽到街頭一片騷動，而且似乎還雜着有人馬紛亂的聲音。世民身邊的家將忙跑去究問，原來是一場有趣的紛擾。一個武士指着虬髯那匹驢兒，笑着對別人說：「爲了追這個孽畜，累我們滿身流汗，就像開運河似的！」說了這一句，他走過去抓着那驢兒的耳朵，大約使勁的拉了一下，那驢兒噓噓地長鳴起來。這時候，那薛小子正在店簷下閒立着，他一見大怒，驀地奔入街心，跳起來抓住那武士的耳朵相拉，拉得那人負痛驚呼，別的人見了又好氣又好笑，當卽有兩三個武士，跑來要揍薛仁貴，誰知這小子不慌不忙，鬆了那一隻抓耳朵的手，却揮動小拳頭，打得那幾個武士左跌右倒，無法近他身，大夥兒都看得目瞪口呆，驚異不已。

這時那家將已經趕到，忙分開衆人，根究事由，并責問薛仁貴爲何無禮。這小子怒目地喝道：「你們才是無禮吓！我不拉他的耳朵，他怎會知道驢子的耳朵痛啦？」

這一個有趣的笑話傳到了林子裏以後，大夥兒都忍俊不已，世民又笑着對虬髯說：

「孟嘗君門下有謀士壯士，還不少鷄鳴狗盜之徒，閣下的行跡，庶幾近之吧？」可是虬髯聽了却

正顏地答道：

「天下蒼生正渴望一個統一的昇平盛世，決不願再見戰國紛爭，孟嘗君狡兎三窟，僅得苟全性命，小弟雖愚劣，也不致不肖如此吧。」世民聽了，忙改容遜謝。但是李淳風却毫不放鬆，他緊接着對虬髯說：

「閣下既也景仰着太平盛世，何以不長聖人之言，要去挾泰山以超北海呢？」

「哈哈」！虬髯又狂笑地答道：「聖人之言，有時也不能盡信，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那劉邕嗜瘡痂，侈爲美味，可見天下好惡之不同如此。小弟所爲，也不過嗜好與常人略殊而已，道長又何必逼人太甚呢？」

這像有點舌戰的意味，李靖一旁着急，忙插嘴說：

「就我所知，張兄乃瑰奇之士，雖一時的好惡不同，但終久是殊途同歸的」。徐勣也立即附和：「我和藥師兄所見相同，盼望張兄不久再到太原相晤。」這時已酒過三巡，羣起眺望，世民却挽着虬髯走向一塊危石下面幷立着，很誠懇的輕語訴說：

「聖駕南遊，南京空虛，天下洶洶，險機已露，兄長其何以教我」？虬髯正色答道：

「依弟所見；與其鏖兵漠北，勞而無功，不如西取長安，號令天下，楊素行尸走肉，一偏將取之可也」。世民點頭。但他又逼問虬髯：

「多蒙指教，茅塞頓開，但兄長何以矯若遊龍，不屑助我一臂之力呢？」

話到此，虬髯沈凝了半晌，才張開他的怪髯，笑着說：「李靖徐勣，都是將相才，何必小弟濫竽

呢？」略停，他執着世民的手說：「龍戰十年，民將不堪，我不願效楚項羽，將另有所圖。倘異日三邊多事，當環甲勒馬以讓王師，此話矢之天日，望勿見疑！」

「好！蒼穹在上，敬聞命矣！」

這一場神秘的龍虎會，就此圓滿結束，當晚大衆都宿在遊龍寨，由世民作東道主，秉燭痛飲達旦。李靖悄悄地告訴紅拂，要她索性卽以胡裝隨虬髯先往洛陽，他自己俟轉向太原，和大衆商定去留以後，再到洛陽來相會。

次日侵晨，朝陽尚未解凍，遊龍塞上，分道揚鞭，虬髯跨上驢兒，朝世民及衆人一拱，帶着的他「舍弟張五」，和薛小子南奔洛陽，那黑臉的趕車漢也隨着去了。這裏世民等一行馳回太原，依樣商量他們的天下大事。

李靖託詞，紅拂已赴別處探親去了，他搬到劉文靜家裏去，便于聚會。這才知道；李淳風確曾向世民獻計，那怪鬍子既不就範，決不能讓他獨行其是，非趕往中途擊殺不可。然而世民雖然也兀自不放心，但他在遊龍塞幷沒有下令擊殺虬髯。至於他和虬髯站在那危石下，究談些什麽，外人自不得知；可是由此也可以看出世民的襟度，和虬髯的別有懷抱。因此，李靖很盡心盡力的爲世民劈劃一切大計。

一住幾個月，看看已經到了次年的春明時節李靖纔向世民和衆人暫時告別，獨個兒策馬向洛陽去。找到了楡楊深巷，一問張三爺家，正是那個小版門子，陋扉矮簷，雜草繞牆，一個跛足老漢開門迓客。李靖想起虬髯臨別時的話，非常懷疑，這像一個奏馬風流揮金結客的豪門嗎？手牽着牲口，隨那

老漢趨趄地踱進去。然而那知道却愈走愈深，庭院愈寬敞，園地也愈開拓而且雕梁畫棟，金壁輝黃，四顧花木敷榮，亭台池沼，無美不備。李靖瞿然心驚，此公眞奇人也！

老漢帶他走進一所叢陰小院，蕭客就坐，過了一晌，忽聽裏面足音雜沓，一陣傳呼聲：

「三爺來」！李靖忙起立瞻望，果然看見虯髯披錦袍，戴繡帽，昂然龍虎之姿。兩人遄步前趨，執手歡騰。虯髯引李靖入內宅，更見奇珍羅列，兩廂僕婢環伺，虯髯立請先更衣，即有侍婢數人導李靖入東室，巾櫛後，請易重裘，然後出廳與虯髯施禮入座。少坐，又蕭請入內院，珠簾綉戶，百鳥和鳴，虯髯告李靖：

「大妹和拙荊在後園蹴鞠子，少頃即來相見。」俄而，一陣環珮聲，十幾個婢女，簇擁着兩位盛妝華服的美婦人，入廳相見。虯髯掀着怪鬍子，笑對李靖說：

「這就是你的三嫂子，公孫丹吉，沒有我們大妹美麗，就會踢個毛毬兒，哈哈」！李靖肅然施禮，丹吉亦盈盈答拜。

紅拂私地裏對李靖說：「這裏眞像是侯門深似海吓！往來的賓客，有名士高儒，有豪客勇夫，也有鬬鷄走馬之輩，常常澈夜不休。看樣子三哥其志不小，這個天下還少得了他的一分兒嗎？」李靖沈凝地點點頭。紅拂又說：

「還有可怪的啦！三嫂子；聽說是契丹人，善騎馬，不加鞍轡，可以駕馭多麼烈性的頑馬，一鞭子跑個二三百里。」

「呵！難怪她名叫丹吉，他們倆，眞可以說是無獨有偶啦！」李靖微笑地答。

這一待下去，又好些日子。虯髯家裏藏書很多，三墳五典，六韜三略，幾乎應有盡有。暇時，李靖找虯髯暢論兵法，覺得此公眞有許多獨到之處，自覺獲益不淺。因之李靖對虯髯，更加敬重。紅拂也跟着丹吉嫂練習馬術，後院馬棗子裏，常常並轡馳驟。只是她怎麼和虯髯成婚的，她始終沒提起過，紅拂自不便請問。可是她每每浩嘆地說是有一件事，至今還引爲遺憾的。紅拂忙追問她是爲了什麼？丹吉說：

「我有這一羣使婢，但沒一個中用的。」

「那末；妳想要怎樣的呢？」紅拂再問。

「可不容易。」丹吉搖搖頭：「要文能執筆，武能比劍，不怕苦，更不怕死。妳瞧；上那兒找呢」？紅拂沈思了一下，她忽然也想起了一件心事——她記起楊素家那個小紅兒來了。她對丹吉說起這個可愛的小妮子，雖然談不上能文能武，但是唸過些書，能寫；學過劍，也還有點門徑，一切都可教。而且最能吃苦，更能受氣。

「那太好了！能够不怕死嗎」？丹吉驚起動問。紅拂笑着說：「大概到了應該死的時候，我想她決不會怕死的。」丹吉聽了連連地說：「那好極了！就請妳寫封短信，不日有西京的朋友來，好托他們想法子帶來，我眞盼望得很。」紅拂只好眞寫了張短緘，封好交給丹吉。

大約一個月之後，小紅兒眞的來了！她密告紅拂，是上巳日隨楊太夫人往廟裏進香的時候，被一個高大漢子抱走的，因爲那大漢告訴她；「紅拂娘子叫我來搶救妳的，休得驚慌？」跟着她掏出了這封信，所以她毫不驚疑的隨此人來了。紅拂喜出望外，再三安慰她好好伺候這位新主人——丹吉娘子

。

這是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山東河南等地，同時發生大的水災，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於是乘機起事的，有竇建德，王世充，蕭銑，杜伏威，劉武周諸人，都據地稱王，一時天下大亂。李靖看見這情勢，非常着急，他是急于要到太原去，輔助世民舉事。但偏偏這時候，虯髯出門去了，李靖當然不能够不辭而去。

可是這幾天來，虯髯雖不在家，但似乎內外人衆都忙碌得很，丹吉娘子在督着小紅和一班僕婢，整理圖書珍玩，以及服飾用具。都分別列冊記載，有時忙至深夜不停。紅拂在一旁看着不過意，只好搭訕地對丹吉說：

「三嫂子！妳這眞像遷都似的啦！遷到龍茲國去嗎？」丹吉笑着答道：「妳還沒有摸着方位啦。」

就在第二天，虯髯回來了，隨來的好幾個人，有那個薛小子在內。這天夜裏，李靖紅拂二人被邀往大廳上議事，待他們走去一看，只見內外僕衆，雁行排列，案上擺着大批的冊籍。虯髯夫婦盛妝幷立廳中，虯髯對李靖一揖說道：

「愚夫婦將有遠行，願舉家以贈足下。現羣雄鼎起，時機迫切，以足下將相之才，加以大妹天人之姿，善佐明主，共濟天下，勉之！勉之！」李靖愕然，正待驚問，虯髯却立即高聲向兩廂男女僕衆唱道：「李郎，紅娘子，是你們的新主人，速拜！」一呼百諾，頃時兩廂羅拜，弄得李靖夫婦已無遜讓之餘地。

退入後院，李靖這才惶悚地向虯髯問道：「三哥此舉，太使人駭怪，請明以見告！」但虯髯却只顧他的繼續交代，他告訴李靖；應該速往太原，勸李留守早取西京。大妹暫留洛陽，但必以薛仁貴保護外廳。小紅兒掌理內藏。仁貴長成後，可以汗馬立功，宜善加培植。交代好了，他纔執着李靖的手，雙目炯炯地說：

「大約十年之後，數千里外的海上，如有奇異事起，卽三哥得志之時，賢夫婦可以爲我望空遙賀！」李靖肅然頷首，知道這位奇俠一切胸有成竹，不能再提異議。

次日破曉，虯髯丹吉夫婦二人，和昨日同來的怪客數人，輕裝短劍，和李靖紅拂作別，宅內男女拜送，都止于中庭，只新主人主婦雙雙送出小版門，虯髯仍跨他那匹蹇驢，舉手一拱，霎時間鞭影啼聲，望塵莫及了！

這已經到了唐太宗貞觀年間。

英明的天子，李世民，統一了國內以後，更想開拓三邊，威震四夷。但這時候榆關外的契丹，吞併了室韋，女眞，諸東胡，擁有遼東數千里之地，竟不上表稱臣。因此唐天子決定御駕親征，以服遠方。當派大學士房玄齡，衞國公李靖，兼攝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協同監守長安。以英國公李勣（卽徐勣，賜姓李）爲東征招討使，領兵馬大元帥，盡起齊魯幽冀之卒，衆號五十萬。李衞公奏請調御林軍驍騎校尉薛仁貴爲前部先鋒，率鐵騎五萬向榆關進發。

眞是天國之兵，所向無敵，不久，薛仁貴大破摩天嶺，契丹敗衆，潰竄遼西，太宗駐蹕遼陽，候契丹酋詣軍前肉袒牽羊以迎。然而正在這時候，却從馬訾江邊（卽鴨綠江）傳來一件緊急軍情。馬訾

江南邊，伸出海外的那百濟，新羅，高句麗等三國（即朝鮮半島），互相攻伐，百濟人又結連東海倭奴，常常渡江來搏掠。新羅王更暗通扶餘國的苦夷島人（即庫頁島），有侵犯遼東的情勢。唐天子大怒，急召集御前會議，文武大臣都以隋煬帝三次親征不利，致海夷猖獗，今天子聖明，萬方來朝，自非移師征伐不可。然而軍前將帥，皆不熟悉海疆情形，尤其是那苦夷島，連方位都摸不清。就是那扶餘國，也只大概知道是挹婁國附近的東胡種，挹婁王駐銀州（即鐵嶺）。至于扶餘王在那裏？有多大疆域？國情如何？却沒有人道得出來。

但唐太宗自恃雄才大略，那能讓遠人不朝？於是他立即下詔，改令李招討爲安東都護使，駐遼陽受降。并馳調李衞公爲東征大元帥，邢國公蘇定方爲副元帥，建大纛，統兵掃除海疆，御駕移幸馬訾江督師。衞公奉詔，偕蘇副帥馳抵軍前，以嶺海之間，只宜速戰，僅選齊東及遼東沿海子弟五萬人，編成中前後三軍，仍以薛仁貴領前軍，率輕騎萬人，先渡馬訾江，追擊北齊及倭人。衞公自領中軍，蘇副帥率後軍保駕，這時紅拂夫人也隨軍贊襄。前此衞公征突厥時，夫人以隨軍有功，奉旨建五雲羅蓋，乘紫騮馬，有女武士百人，小紅爲之長。長安軍民皆呼爲五雲夫人，可說是極一時之榮寵。

衞公離京時，曾訪問過方輿大家，詳考海夷情形。太史令李淳風告訴他：東海苦夷，蝦夷，倭夷，黑水夷，諸種，扶餘挹婁兩國，多屬黑水鞨靺，和女眞同種。但苦夷島在那裏？距神州大陸若干千里？李淳風却也說不出所以然。可是紅拂夫人的女武士當中，有一個叫祁不燕，原是丹吉在洛陽移交下來的，也是契丹人，她到知道那苦夷島和大陸是隔着一個惡風海，因爲常時雲霧，又叫做霧海（按即鄂霍次克海。）她還聽說過；那海裏有一種飛頭魚，它那扁而大的怪頭，可以自由飛射，也能自由收回。但那頭部常吐出一種黑色涎汁，射出數丈遠。

無論人畜生物，沾上了立即遍體發黑，一晝夜即潰爛不治。挹婁人渡海的，每每被那飛頭魚毒害。然而苦夷島人却有防治之方法，只是密不外傳，無從學到。

話說前軍薛先鋒，率輕騎渡過馬訾江以後，通事探馬報道：北濟新羅兩國，正在羅津海岸交兵，倭夷助北濟來侵，新羅和苦夷人并力抵抗。薛仁貴奉中軍將令，先驅逐北濟倭夷，因新羅守土抗敵，且曾遣使向天朝乞援。他當即勒住騎卒，自己拍馬上高處先觀察雙方形勢。見新羅軍左翼，有一簇人馬，數不逾千，都穿皮紋甲服，整齊精壯，軍容頗盛，通事指着那一面日月飛龍旗，對先鋒稟白：

「那就是扶餘國的國旗，苦夷島族，現都歸附扶餘，所以撐起這面怪旗。」

薛先鋒當即派人傳諭新羅領兵官，一面揮勒輕騎，殺入氛圍。北濟和倭人忽見大唐人馬，紛紛棄甲曳兵而逃，薛先鋒率衆勝乘追擊，直追至海邊。但很奇怪，除新羅兵奮勇追隨而外，那一簇扶餘人馬，却自大唐兵殺入以後，始終按兵不動。仍然像刀山槍林一般，只是雖糾糾的，就連一點喊殺聲都沒有。但薛先鋒這時只顧揮衆窮追，也懶得去理會。看看將夷兵追到了一個海灘上，北濟人爭先恐後的在搶着上船，可是那倭奴兵却都伏臥在灘上，而且頓時發射出弩箭，雨點般的飛過來。這本不足畏，輕騎持盾，照樣可以驅逐的。然而忽見前驅的騎卒數百人，竟紛紛墮馬，薛先鋒情知有異，忙勒住部衆，那個新羅領兵官氣急敗壞的飛馬前來稟曰：這是飛魚毒箭，請先鋒速即回師！薛先鋒不明眞相，只好一面搶救前驅，一面收兵扎寨。但這一追殺，北濟和倭夷兵都遁出海外了。

扎寨以後，查點人馬，纔發現那前驅墮馬的數百人，都遍體發黑，口流黑沫，不省人事，一時殊

無法救治。這時候，新羅的領兵官，拾了許多羊，酒，來軍前犒勞，他對薛先鋒說：

「東海有飛頭怪魚，含奇毒，倭人以毒汁製箭，中之一晝夜即死，敝國兵最怕此種毒箭，所以常受侵擾。只苦夷人有治法，已派人往求，但今日苦夷按兵不動，却不解是何緣由。」薛先鋒聽了，非常納悶，這天晚上，他秉燭兀坐煩擾不安，忽然聽到帳前有飛鳥的墮聲一般，他拔劍驚起，驀地有一條黑影兒，疾鷹似的竄到了跟前。薛先鋒正待喝問，那黑影兒却直挺挺的立着，對他一抱拳，說道：

「扶餘國王陛下，天馬將軍『海風雷』，敬謁大唐薛先鋒」！

「呵！兩國將帥，相見有禮，你爲何適夜竄入我的虎帳？」薛先鋒仍按劍喝問，但天馬將軍却不慌不忙的繼續說道：「奉敝國大王之命，凡遇大唐軍馬，必環甲勒馬以讓。」

今聞前驅爲毒魚箭所傷，敝國有靈蓍，但不能假手新羅人。可是敝國和大唐尚無邦交，不能叙軍前相見之禮，故夤夜私來，向先鋒送蓍，幸勿見疑」。

這一番話，眞是不卑不抗，而且入情入理，薛先鋒聽了，不覺肅然起敬，忙改容遜謝，請海風雷入帳而坐。他從懷中取出一包蓍末警告薛先鋒，將此蓍煎水服下，待黑沫吐盡即愈。說畢，他又向薛先鋒一抱拳，起立告辭，薛先鋒不敢挽留，邁步送出帳外，海將軍眞和天馬行空一般的飛走了。

薛先鋒一面叫人將蓍末如法泡製，救治部卒，一面將此情節，飛報中軍。李衞公得報，非常驚駭，他和紅拂夫人談起，一苦夷族兵卒，如何有此等風度，煞是可怪！但夫人却密告衞公；提起虬髯臨行時所說的「十年後，數千里外海上，如有奇異事起，即三哥得意之時」。莫非他竟跑到那絕島上去，海外爲王嗎？衞公也覺得此事實在可疑。於是夫妻們密議，必須設法見到那海風雷，問個明白。紅

拂夫人決定，由她逕往前軍營寨去相機行事，她只帶了二十來個女武士，悄悄地馳赴前軍，和薛先鋒相見。她立即叫人向扶餘寨下書：「元帥夫人親來犒軍，並謝救傷之惠」。

海風雷得書，大開營寨，持戟之士，列列兩廂，自己全副戎裝，挺立帳外，迎接大唐元帥夫人。夫人只率十餘騎，按轡入寨，見兩壘氣象森嚴，不覺愕然心驚！她想：自己的王朝大營，也不過如此，越想越覺得此事實在可怪！這時候，天馬將軍在帳前高呼唱喏，只聽兩壁廂齊聲喁應，嘩喇喇戟光齊落，夫人忘下騎向兩壁注目答禮。然而當她剛和海風雷打一個照面，她心裏頓然一驚！等到入帳坐定，她忍不住先動問一句：「將軍是否去過中國？到過太原府嗎」：海風雷敬謹答道：

「夫人眞目光如炬，末將即當年太原的突厥俘虜，阿木罕是也」。

「那末；三爺何在」！

「現扶餘國王陛下」。海將軍肅立敬答。

「好」！夫人憮然起立，望空稽首：「願三哥在海上萬壽無疆」！

「謝夫人」！海將軍躬身答禮。

這一明瞭之後，紅拂夫人奮發極了！她對海將軍說：「現大唐軍將先安撫新羅及高句麗兩國，再平定北濟，將軍當可班師。但不知海上要多少天纔可抵達」？海將軍答道：

「現正值天南風緊，只須五日夜可達」。

「好極了！我和你們一同出海」。

「海闊浪惡，且未奉大王命，不敢敬諾」。海風雷婉言拒謝。但紅拂夫人却向他瞪着眼說：

「我現在拋却大唐元帥夫人的身份，我是扶餘國王的王妹，你敢抗命」！

這一來把個天馬將軍眞弄得左右爲難。尤其是那薛先鋒，當紅拂夫人回營告知他準辦出海一切用品的時候，他再三的苦苦勸阻，不可冒昧涉險，但夫人毫不爲動。事實上；薛先鋒自己心上也很矛盾，虬髯三爺在海外爲王，當年的小馬伕薛仁貴，也眞恨不得要插翅飛去。所以他終而歡騰地措辦一切，而且寫了一封百拜請安的書稟，托小紅代呈髯公。

數日後；扶餘國天馬艦隊海風雷將軍，保護王妹鸞駕，揚帆出海了！

在艦上，紅拂夫人對小紅說：「怪不得當年丹吉嫂老是追問，妳是否不怕死，難道她竟會預知今天浮海的事嗎？」小紅答道：「浮海多麼有趣，這死得了嗎？」她的話剛說完，忽見天空捲起幾片怪雲，那祁木燕接口道：「颶風即至！如何是好！」

「颶風有何可怕」？夫人動問。海風雷說：

「颶風每年必至，都無信期，只大王的飛龍巨艦可以禦風而行，這眞可怕極了！」但夫人却笑着說：

「將軍無須驚慌，王妹自有主意。」

霎時間，怪雲四合，海空漆黑，濁浪如山，風聲震駭，恍惚天崩地裂。天馬將軍親踞舵樓，狂呼大衆速孔　遊龍皮靠」，下海去撈扶王妹座艦。却沒料到，這位王妹却換了一身女尼服，頭戴蓮花金冠，手執紅拂，小紅和祁木燕各捧劍隨侍，三人出臨艦首。她將手中那紅塵尾望空三拂，只聽震天價的一聲疾雷，立刻雲散風平，海上又是一片澄清，全艦隊鼓舞歡呼：

「王妹眞神人也！」

次日，遙見海天盡處，有一抹青山，海將軍急放快艇，派人先飛報國王。再過一日，島國已經在望，夫人憑舷翹首，色舞眉飛，海將軍趨報；「海濱已經懸起七星彩球，升日月旗，乃大王親臨國門，以國賓禮迎候王妹」！夫人肅然點首，仰見岸頭首先觸目的是；有危石矗立，石上刻着飛白體的兩個斗方大字：

「古逸」。夫人暗暗點首，眞乃古之逸民也！

會兒，島上發出七聲轟然巨響，震盪遙空，海將軍又報；「此名機發石砲，迎上賓也。」這就望見嚴疆上，出現那龐大的飛龍輦車，虎皮紋甲的「金吾」百人，持龍爪撾環立車旁，兩邊巖坡上，有錦衣衛士數百名，拉着五色彩索，套住車轅，輦車緩緩降臨海門。扶餘國王和丹吉王妃幷坐車上。海將軍立船頭，昂首疾呼：

「請王妹升臨國土！」頓時岸上艦上，轟雷似的歡呼起來！夫人斂裳登岸，趨輦前三呼：

「兄王嫂后萬萬歲！」扶餘王及后出輦扶起，請王妹登輦。輦車前後相同，御座可以旋動，又緩緩地上升巖疆，然後由古逸大道，直駛那位千萬仞峰前的壯麗王宮。

依扶餘國儀，費了兩日，纔將祀天，拜廟，會大臣，以及環島巡狩等禮節，一一畢事，夫人笑對扶餘王說：「可惜妹已早適衛公，不然眞願終老是邦矣。」扶餘王笑着答道：

「兄與妹各行其是，也各得其所。此間有帶甲三十萬，橫海樓船二千艘，文武臣僚，多來自中土

，中原文物衣冠，已遍及全國。西岸大陸朝貢扶餘者，有挹婁等十三族，孤之大志已償。望妹歸告唐天子，在孤有生之年，東海不必遠念。」

在古逸島上住了十天，恐衛公懸望，不能不辭別海國。此島爲東海第一漁場，海產不可屈計，宮中上下和島上居民，紛紛餽贈，計龍珠，癩肝，龍皮扇，鯨蠟，鱷肝油之類，裝載滿船。扶餘國王特遣飛龍巨艦，仍命天馬將軍率甲士千人送出外海。臨行，夫人敬請王兄指示機宜。扶餘王笑道：

「妹與李郎，現已志得意滿，毋須多囑。但請歸告李郎，持盈戒滿，古有明訓，從來功臣之獲善終者殊不多得，與其韓信降作淮陰而死，到不如學范大夫泛舟五湖。幸早圖之！」

「是的。謹受教！」夫人悚然敬答。

七星彩球，日月飛龍旗，仍高懸國門。扶餘國王及丹吉后，率文武僚屬，親送王妹登艦，島上居民男女麕集岸頭，歡聲雷動。海天如鏡，順風解纜，五日夜又回到了馬訾江邊。

夫人回中軍，李衛公驚喜交集，他笑對夫人說：「沒有王命，也沒有軍令，擅自乘桴浮海，觀光異國，也眞算得是創千古之奇局啦！」

「不算什麽」。夫人淡淡地答：「觀乎海，我直覺得神州大陸實在太渺小了」。話雖如此，然而這一種私擅行動，衛公不能不馳赴行在，上聞于天子。這時太史令李淳風也奉詔東來，他奏請卽派天使，册封虬髯世襲扶餘國王，永鎭海疆。但太宗却板起面孔來環顧諸大臣言道：

「太史令能通天象，而不通人象。虬髯公既不甘爲人臣，豈肯受封？惜朕離京日久，不及與扶餘國王會盟海上。待班師回京，當遣太子奉國書出海聘問，永結兩國之好。」諭畢，他浩然地說：

「虬髯公眞千古奇人也」！

× × ×

高宗顯慶年間，大唐高僧淨本率徒衆十餘人携經東渡日本，日本僧人谷山守一等隨來中土受戒。中途遇海嘯怒騰，船將傾覆，忽見東北海面，有艨艟巨艦疾駛而來，並且聽到艦首有中原口音在高聲遙呼：

「不必驚恐，風卽定矣！」霎時間果雲霽風消，全船大衆均望空膜拜，驚爲天神。有老舟子指點着說：

「呵！日月飛龍旗！這是古逸島的扶餘國小王子出巡海上！」

本社特別介紹

處女泉

王 九先生新著

——是一部近代白話敵探小說，敍述民國卅七年前後，大陸上憲警與匪諜勾心鬥角之男女故事，文筆生動，全書廿餘萬言。

紅線傳

採菱歌怨木蘭舟，
送客魂銷百尺樓；
還似洛妃乘鶴去，
碧天無語水空流！

右詩爲唐代潞州節度使薛嵩餞別女俠紅線時，請座中名士冷朝陽卽席所作，確使人有鳳去樓空之慨！紅線與隱嬤，同爲唐代之著名女俠，載在史冊。「紅線盜盒」，又爲京劇中有聲有色之武旦戲，久已膾炙人口。惟關於紅線事蹟，後世僅盛傳「盜盒」一節，其他已非盡人所知。筆者因心慕其人，經考及其他野史秘乘，雖一鱗一爪，仍不足構成全貌，然或可以補遺憾於萬一。因爲之編製成篇，以饗讀者。

故事須先從天寶末期，安史之亂以前，薛嵩領揚州刺史時說起：

唐分天下爲十道，下設州、縣。重要各州，除刺史外，並置州都督，掌軍事。薛嵩頗習韜略，又好揮金結客，門下多交武士，故負此重要疆寄。時幕僚中有名薛韶者，字九成，雖與嵩非同宗，但積學負時望，又英俊多才，故深受器重，爲嵩之左右膀，淮揚人譽爲「大薛小薛，美盡東南」，賓主間相得益彰矣。

九成妻葛氏瑜君，系出名門，通詩禮，尤擅音律，常深夜佐夫理案牘，撥琵琶三弄，清音徹戶外，聞之者皆羨此俊侶和鳴，嘆爲蠶福不淺。某歲，瑜君分娩，舉一男，啼聲頗宏，惟雙目不開。時值雷雨之夜，電蜆繞室外，不及召大夫審視，只令婢嫗匡護，擬待雨霽，再延醫察其眸子如何。三鼓後，雨雖稍歇，但雷電之聲色仍厲，九成開窗眺望，夜幕沉黑，正感焦灼，忽然庭際火蛇閃爍，隨之一聲疾雷，瞥見一團黑影，破窗飛入，室中人駭呼驚顧，不知所爲，待九成轉身，向壁間拔劍出鞘時，黑影已失所在。九成急趨床頭，視產婦母子安否，瑜君雖感惶惑，幸神智尚清，但婢嫗輩却同聲狂呼：

「嘻！小公子……」九成忙凝目睇視，亦不禁驚呼道：「嗄！怪事！」

原來此一初生之嬰孩，竟非原璧，即襁褓之物，亦已變換，九成急令解視，則已易男爲女矣！細紊之，見背上有三條緋色絲紋，狀似三根紅絲線，裙帶間繫一帛條，似有標識，九成急解下，就燈一觀，竟有蠅頭小字一行，曰：「以雄易雌，雌伏勿悲；十年之後，雌雄高飛。」

九成熟視此一紙帛書，殊覺神異莫測，但瑜君却甚安詳，坦然對夫說：

「此中因果，決非偶然，妾必視此女如己出，望君勿以守雌而悲，且宜戒婢嫗輩萬不可輕洩，致干神怒。」九成深以爲然，隨將帛書珍藏。

三朝，爲湯餅之會，繫綵之客盈門。薛嵩告九成曰：「此兒背負文采，異日當爲吾家女學士，即名之『紅線』，何如？」九成欣然拜賜。

時爲天寶末年，內寵禍國，朝政日非，識者知天下將亂。揚州雖離長安較遠，然綰轂江淮，地處衝要，不能不作應變之準備。薛嵩本豪邁有縱橫氣，因即廣納英傑，整軍經武，於是聞風來投者踵相接。斯時紅線已五齡，丫角垂髫，秀靨宜人，九成愛之甚，常携入州署，乳燕依依，能博衆人歡。某日，紅線隨女婢從州衙出；時衙推官正飭令小校阻止一老尼，頗起爭執，聞推官婉言相勸道：「本州招納賢能，恕不接待僧侶，請勿相擾。」但老尼微笑反詰：

「賢能既不限方域，豈世外人盡皆愚劣？」推官無以應。女婢携紅線甫過其側，紅線撫老尼所持之鐵禪杖，似愛不忍釋，老尼含笑點頭以掌拍其額際者三，浩然嘆曰：

「善哉！善哉！守此一雌，雄於十萬甲兵矣」！紅線聞之，雙目睨視老尼，若似解不解者。但女婢却瞿然心驚！因五年前雷雨之夕，彼固在室中親歷神異，且向通文墨，對當年帛書所載，心常誌之，故此時聞老尼語，彼覺話中有因。但又不便當衆詢究，遂急携紅線歸，驚告瑜君，瑜君亦爲之訝然，遽命家人速往迎老尼入宅，問訊根由，則衙前人散，尼已杳矣。

入夜，瑜君以此事告九成，九成亦感詫異，因喚衙推來，詢以老尼日間請謁時，曾作何語？據衙推云：「此尼堅欲謁見都督，後來由李將軍在招賢館外廂接見。但一見之下，老尼竟用鐵禪杖遽敲李將軍之足脛，當即踱地。待軍士趕入扶起，回頭已失老尼所在，李將軍禁諸軍士不可聲揚，惟不知曾稟報都督否？」九成聽衙推所言，更增疑惑。因所謂李將軍者，乃都督府偏將李西，孔武有力，惟又驕橫，以其行二，人皆稱之爲李二虎。依其平素爲人，決不肯受辱不報如此，此事頗覺可怪。然所聞者亦僅止此，老尼又無從覓得，自只有淡然置之。

漏二下，九成猶秉燭觀書，紅線女熟睡床頭，瑜君旁坐理針黹。陡然，室外一陣夜風闖入，隨着

似微聞窗外有落葉聲，瑟瑟然，燭光頓時搖搖欲墜。九成急起閉窗，却似覺室內黑影一瞥，掠窗而逝。正駭顧間，瑜君已失聲驚呼：「紅兒！」九成急回身睇視，床頭空空，紅線女竟杳如黃鶴！夫妻二人惶然遍搜床頭，蹤影毫無，彼此面面相覷，不解此奇禍何來。但旋即發覺枕側壓一小紙方勝兒，九成忙取來，打開一看，又是一行蠅頭小字。文曰：「鷄鳴送歸，望勿疑懼。」

九成無以爲計，因轉慰瑜君，只好危坐以待，視破曉前是否踐約送歸。瑜君凝眉點首，焦灼萬狀。無何，燈殘人倦，聞城頭戍鼓已敲四巡，二人偶一交睫，頓覺冷風襲眉宇，九成急睜目驚顧，則紅線女赫然在床，急撫之，竟依然酣睡未醒。夫妻悚惶嗟嘆，疑團莫釋，然此事殊駭人聽聞，相戒勿向外輕洩。

次日，瑜君密詢紅線女，夜間有所見否？紅線女睨視其母，癡立半響，若有所思，良久始告母曰：

「夜夢登一高峰，有老尼抱兒入石洞中，出一小丸囑啖之，又以小鋩切兒肋間，不稔取出何物，但毫無痛楚耳」。瑜君急問：「兒曾識此老尼否？」

「識之。」紅線女點首答道：「即昨日州衙前所見持鐵杖之老尼也，兒愛其杖，但不能舉。」瑜君默然，因啓篋尋出昔日所留存之帛書，與此方勝字跡對照，竟爲一人手筆，情知此女必生有自來，老尼之行徑，未可斷其爲邪惡，惟不悉此中因緣如何，只能加意愛護，一切聽命於天。

此後，紅線女常夜間失蹤，但鷄鳴必返，父母對此，已司空見慣，久亦習而不驚，聽其自然來去而已。未幾；安祿山在范陽倡亂，兩河震動，淮泗間風聲鶴唳，謠諑紛起。薛嵩急調兵遣將，防守邊

隅。此時那溝上，隋堤柳陰，正建一亭墅，乃揚州諸名士釀貲所築，爲旗亭文酒之會者。事前曾恭請刺史蒞臨題額，以光勝地。薛嵩此時本無閒情逸致，然思謝太傅圍棋賭墅，正好安定人心，因欣然出城，赴諸名士之約，而且輕騎簡從，只携九成李西等文武僚佐數人，以示從容高雅之意趣。

亭頗宏敞，踞堤岸高阜，臨風楊柳，綠水迴環，甚富登臨之感。薛刺史與諸詩人，正把酒臨風，憑欄寄嘯之際，九成携紅線女侍座，亦爲其指點遠山近水，眺望開懷。忽然；偏將李西竟拔出利劍，瞋目向薛嵩喝道：

「俺奉范陽密札起義，請公授首！」

此一突變，滿座爲之震慄！而且薛嵩九成二人，皆輕裘緩帶，手無寸鐵，軍士三五人又皆止於高阜下，一時間瞠目束手不知所措。然而正當李西以劍鋒逼近薛嵩時；九成身旁，倏地飛起一足，叮噹一聲，利劍隨之墜落，紅線女如點水蜻蜓，縱身一躍，以手指輕按李西肩頭，此一橫暴之李二虎，竟立即頹然委地，嘶號如豕啼。薛嵩立呼軍士入亭，將李西綑綁，且知共謀者必尚有人，因即就亭上嚴鞫，始知招賢館中已暗伏安祿山之奸細數人，編裨校佐亦有被煽惑者。於是命九成馳歸，密集親信，將奸宄盡予搜捕，並解散招賢館。

事後，薛嵩驚問九成道：「吾家紅線兒，何來此神術？」九成心知爲老尼所授，但不敢輕洩，只唯唯諾諾以對。然旗亭之變，立即傳遍淮南，而且羣知小薛有此一奇女子，好事者更添枝加葉，予以渲染，甚至有稱爲九天仙女降生者。九成夫婦亦任其疑傳，不予置辯，事實上老尼究曾教授何種絕技，雖屢經瑜君密詢，但紅線女每笑不吐實，且自此以後，夜間失蹤之事甚少，或每月二三次而已，此

時紅線已能背誦詩禮，且酷愛音樂，喜學母親撥弄「阮咸」，居然可按拍成曲，因此父母愛之如掌上珠，不僅視同己出而已。

此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敗叛軍於大同，子儀部將李光弼，與叛將史思明相持於井陘口。但賊勢浩大，長安動搖，玄宗命西平郡王哥舒翰率重兵鎮守潼關，伺機出擊破賊。薛嵩遣九成赴長安，一面向朝廷有所請示，一面與河洛諸州密切聯防，並沿途刺探賊情虛實。

行前；紅線女請命於父曰：「此去長安數千里，又道途不靖，兒請喬裝書僮，隨行保護。」九成笑慰之曰：「汝意可嘉。但安有跋涉長途而携一不滿十齡之小書僮者乎？吾非文弱書生，亦能馳馬試劍，且當選勇士隨行，不必多慮。汝但善侍母親，習詩書禮樂，吾心滋慰矣。」紅線女不敢再言，默然而退。

但九成等一行，甫行抵潼關，正值宰相楊國忠派官責哥舒翰按兵不動，哥舒翰不得已，出關迎擊，結果兵敗被俘，於是安祿山長驅直入，賊騎遍地。同時又聞道路傳言，玄宗已奔西蜀，長安空虛。九成進退維谷，不知所擇，隨行者勸暫匿山中，再伺機東歸，遂避走入終南山谷，促居山農家，仍日遣邏卒出山刺聽動靜。如此一住月餘，身心俱困矣。

九成本喜放情山水，既入勝地，安肯裹足不出，故每獨自策杖登山，探幽選勝，樂此不疲。某日因貪戀邱壑之美，入山已深，頓迷歸路，正擬覓樵子問途，忽聞叢林中鐘磬聲大作，繼之而鐘鼓齊鳴，恍同道場上之日暮招魂者。因思窮山僻壤，安有此種盛會，不覺信步循聲入叢林中，則見有一道觀，幷不宏大，但門前拴牲口數匹，似有遠方香客光臨。九成緩步走入隨喜，竟發覺僅一龍鍾道婆，一面向壇前膜拜，一面亂擊鐘鼓，狀似狂癲，此外既無一香客，又未見其他女道士。正驚疑間，此老道婆回首，驀地向九成拜倒，叩頭如搗蒜，九成訝然不解，却聞老道婆喃喃泣訴道：

「求諸位大人哀憐！小觀實担當不起！放下屠刀，功德無量！」此話頓使九成益增疑怪，急告以頃始入觀，何所見而出此言？道婆熟視九成，似亦自覺誤會，又再三稽首，戚戚悲訴道：

「山下有年輕婦女數輩，避亂匿小觀中，殊知有騎士數人竄入，竟將諸婦及小觀之女道士，脅入室內，欲施行强暴，老道除求神靈保護別無他法，何天之不佑善良如此！望大施主作大善事，救此一切！老道叩頭！」說時又頻頻稽首不已。九成急問：「此輩暴徒何來？是否山中劇盜？」老道婆搖頭答：「不悉何來。但山中從無盜跡，當係外來無疑。」九成縐眉，即拔出腰間佩劍，昂步闖入觀後，甫經一室外，即聞婦女號呼抗拒聲，及暴徒獰笑聲，狂吼聲，交喧戶外，九成激於義憤，怒不可遏，舉足力踢室閉，幷高聲喝道：

「何處暴徒，胆敢擅入寺院，强奸婦女！如不速即離去，吾當揮劍盡殺！」

經此一喝，室內寂然，忽室門呀然微啓，內一暴徒偷目向外窺探，九成正待撞入，乃此人竟挺身闖出室外，且對九成冷笑道：

「不意揚州小薛，竟在此地相逢，寃有頭，債有主，緣誠不淺哉！」九成聞言驚視，爲之一怔！原來此人乃李二虎之弟，名李雷，當日亦係奸細之一，搜捕時漏網未獲者。因而悟出此輩暴徒必爲安祿山叛軍中之賊目，向山間刼掠者，九成大怒，指李雷喝道：

「逆賊！當時倖逃法網，尙不知悔悟，今日惡貫盈滿，非取汝首級不可！」喝畢，劍及履及，鋒

刃直剚入李雷胸次。李雷本流氓，並未習武，欺九成文士，漫不置意，只退後一步，挺白刃相格，以爲可立予擊倒。殊不知九成頗明劍術，亦粗解拳脚，往來衝刺之下，李雷腰脅已受重創，當即倒地嘶號。九成正待揮劍斬其首級，室門忽朋然大開，暴徒三人俱挺刃奔出，向九成圍擊。衆寡懸殊之下，經九成倚牆角苦鬬，但數回合之後，手臂受傷，立即成擒。暴徒羣將其綁入室內，投置壁角，羣相謂曰：

「待取酒者回，然後將揚州客人之心肝取出，與美人下酒壓驚，再作狂歡，豈不甚佳！」

九成自分必死，亦無可懼，縱目顧室內，竟見有婦女五六人，均一絲不挂，蜷伏床頭，嚶嚶啜泣，如待宰之羊羣。九成忿火中燒，咬牙切齒，無以爲計，只瞑目待死而已。

然而事誠意外；正當諸暴徒逞情狂暢之際，忽窗外飛來一道青光，如游龍天矯，冷燄侵人，九成倉皇四顧，竟發覺暴徒四人，已身首異處！又瞥見如飛鳥下墜，一小女子由窗外閃入，九成驚呼：「嘻！紅兒！汝何得來此！」然而此小女子一回頭，向九成施禮答道：

「請參軍勿驚！兒非紅線，乃紅線之姊『青綃』也。昨得妹子傳書，沿途暗護，以山中採葯來遲，使參軍受驚，尚乞寬恕！」言畢，即爲九成解綁。此時九成熟視其面，始覺絕肖紅線，但體較紅線高，然亦不過十二三歲耳。惟此際不便詢究根由，因開門呼老道婆來，共商善後。

青綃笑指地下曰：「此數具殘骸，可立使化成膿血，門外馬匹，可縱其下山。但婦女輩似不宜再留此地耳。」九成點首，呼道婆囑諸婦女整衣。見青綃于袖間出一小瓶，瓶水數滴，屍骨立化。諸婦女倉皇着衣，紛紛向九成及青綃，羅拜救命之恩。內一少女，約十七八，甚姣好，先拜青綃，再向九

成叩曰：

「妾吳氏珍孃，淮南人，因往關內省親，途中遇賊軍，與親人失散，逃竄來山中，幸遇長者援救。惟頃聞暴徒提及長者姓名，妾居淮南時，熟聞已久，乞賜提携歸故里，不稔見納否？」此事頗使九成躊躇；寇深道遠，同行又無眷口，携一少女，甚感不便，但拋之於良不忍，一時殊無以應。青綃似窺其意，笑謂珍孃曰：

「倘吳姊能喬作書僮，則無慮矣。」

「甚願如此，但山中安得此裝束？」珍孃欣然轉詢。青綃答道：「請在此稍候片刻，妹當爲辦裝也。」因一面向九成施禮，只見衣影飄忽間，頃失所在。九成甚驚異，知此女已習成玄功，但既自稱爲紅線之姊，必可究其淵源，心甚慰。約過炊許，青綃又翩然止于院內，手携衣巾一包，珍孃試之甚適合，儼然一美僮子，九成亦不解衣巾之何來也。

於是青綃即導九成及珍孃抄捷徑返山農家，則隨行者已搜遍崖谷，見携少年男女一雙，均莫測來由，九成因告以親眷避亂山中，偶然相遇者。因携二人入內室，將向青綃動問隱情，又覺礙于珍孃，不敢啓齒。青綃察其意，先坦然對九成曰：

「珍姊之得隨參軍，亦自有一段良緣，異日便可分曉。兒與紅線妹學生，無姓，母爲公孫大娘，即開元時，善爲『西河渾脫舞』劍法，名震長安者是也。不識參軍曾耳聞否？」

「此安得不知」九成詫然！但隨即反問青綃：「然則大娘今何在？是否即屢入揚州之老尼？將紅線易吾子以去，果何因由？現吾子尚在人世否？極願詳告。吾非念子而不愛紅線，實則有女如此，已

勝似龍子鳳雛，惟不能不悉其實情耳。」

青綃點首答道：

「參軍之言誠然。但兒所可奉告者，老尼並非兒輩之母，乃秦嶺太華峰之太華玄姆，兒輩師也。至兒母蹤跡何在，以及雌雄暗換之緣由爲何，兒曾叩問玄姆，但未蒙明示，僅告以遲當自知，兒亦不敢再問也。」九成知不可深究，但詢青綃，可否即登太華峰，拜見玄姆？青綃答以；此時玄姆並不在山中，僅彼與另一女弟子守洞府耳。語畢辭去，九成與珍孃送之戶外，時已日薄崦嵫，視其縱身登懸崖，四山暝合，飄如疾鳥而逝矣！

青綃曾告以此去東歸皆坦途，不必深慮，且太子已即位靈武，知山中已無可久羈，因即率隨從間道出關，直趨鄭州。並改呼珍孃爲「珍郎」，從人皆不悉也。

鄭州都督江正琨，與薛嵩交善，九成爲聯防事，携密函投謁，且叩詢朝廷討賊之軍情如何。江督立予延見，并告以郭子儀、李光弼，兩節度使，正率軍趨靈武，輔佐新天子肅宗，生聚教訓，謀收復失地。但鄭洛間騷亂正烈，兵粮均不足，且無忠勇良將，隱憂甚深。言下似不勝嘅然。九成默計；鄭洛撫淮揚之側背，可以保障江淮，但四戰之地，最易潰決，脣齒相依，自未可坐視。因即矯命告江督曰：「兩淮幸豐稔，粮糈之供，敝邑尚可濟緩急，望都督勿慮！」江督聞言大喜，決即派運粮官，隨九成馳往揚州借粮。

鄭州粮官羅中緒，爲督府偏將，率軍士五百人來謁九成，相將就道。九成款以貴賓之禮，沿途起居飲食與共，視同袍澤。

行次宋州，九成赴州署投謁，餘衆皆候於逆旋。羅中緒彳于入九成室，見珍郎正整理行囊，笑謂之曰：「薛參軍眞風流自賞！關山奔波，猶携此姣童，揚州官殊使人羨煞！！」珍郎聞言，正色謂羅曰：

「小人爲薛參軍親眷晚輩，隨來侍候者，將軍不可誤會。」但羅反而昂頭大笑道：

「妙哉親眷！是督親且眷矣！」言時，走近珍郎身邊，意態輕狂，且以手撫珍郎之面，珍郎怒不可遏，遽以掌摑其頰，忿然退避，竊私懼羅必惱羞成怒，或竟横施强暴。不意羅竟毫無怒容，徐徐自摑其頰，轉而睨目斜覷，逐珍郎於壁角，將加以摟抱。珍郎不敢號呼，只悉力抗拒，幸此時適店小二入室送茶，珍郎急掙脫，奔出室外，羅亦逡巡退出。

珍郎雖在妙年，但以飽經離亂，頗曉事理，自念蒙薛參軍拔之于刀俎，又提携東歸，已屬萬幸，何能以此種瑣屑事，煩擾恩公，故關於羅中緒之非禮行爲，始終秘之。而九成自入淮境後，更以地主自命，款羅益優禮有加。孰知羅本小人，反以爲九成必嗜男色，自知情虛理屈，不能不低首下人。因此羅更意氣洋洋，每於九成不在時，雖稠人中，亦肆意向珍郎睨視，似非染指於「禁臠」不甘也。

幸不日抵揚州，公私行止各別，珍孃隨九成回私宅，叩見瑜君，并挽紅線女絮談，因青綃一席話，珍孃雖不明原委，然知紅線必爲奇女子，故甚願一瞻異采。紅線亦喜與珍孃親近，并望其即留居揚州，不必言歸。蓋珍孃本幼喪父母，隨一寡嬸長成，前此之去長安，係姨母挈之赴漢中姨夫任所，將爲擇配者。但珍孃并不願遠行；中途失散，遇救東歸，正與其私衷暗合，因彼在泗州家中，原與一書生有嚙臂之盟。書生名祁雲和，天長人。當珍孃之行也；祁適游學江南，未及一別，珍孃耿耿不能忘，

至是急欲回泗州，與雲和良晤。此情雖未敢明白告人，但九成瑜君，均以珍孃喪亂餘生，自宜速歸故里，倘將來無可托身，儘可隨時來揚州相依，當視同子女，幷決派家人護送珍孃赴泗州，視其有無棲栖之所。

臨行前夕，珍孃挽紅線幷坐後院小亭中，殷殷話別，謂紅線曰：「妹子曾受玄姆指點，通神術，請爲愚姊一卜，此番回去，能一切如意否？」紅線立卽答道：

「已爲姊卜，一切如意。惟天長地久之事，誠恐苦厄尚多。倘遇災難時，請向西方遙呼玄姆救我，三呼後必有接應者，願謹記勿忘！」珍孃聞言暗驚，以「天長」之語，適與心事默合，擬明告紅線，詳叩吉凶，但轉思紅線尚稚齡，當不解男女恩愛，因欲言復止，只牢記所囑而已。

次早，珍孃將登程，紅線取出一草囊，密授珍孃曰：「此囊爲太華絕頂，赤白何首烏交藤所織成者，乃青姊之丹囊，佩之可以辟邪禳災，三年前以此贈妹，現妹已無所需此，故轉贈吾姊，請勿以草藤而忽之也。」珍孃取視，見爲一長頸小囊，狀似胆瓶，知爲仙家寶物，敬謹藏之，向紅線再三稱謝。

當珍孃之歸泗州也；鄭州粮官羅中緒，亦正在泗州取粮。因薛嵩以粮札交羅赴四州倉庫取粮，羅正在泗募車輛入伕，將取道潁亳間載回鄭州。九成所派護送珍孃之家人，李二，前曾隨入潼關者，識羅。是時適值於市街，羅問來此何幹，李告以故，並無意道出珍孃卽珍郎之秘情。蓋李二在薛宅，固親見珍郎之遽變爲女郎也。羅聞此異事，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私疑九成前此必係購妾東歸，途中易裝掩人耳目，返揚後，想不容於大婦，故密送泗州安置者。因之立生邪念，亟謀攫取。惟無法與珍孃接近，一時計無從出，只隨意向李二探悉住址而已。

羅中緒與泗州主簿徐桓爲故交，且臭味相投，日常對飲酒肆，夜宿娼寮。某日，二人自州署出，瞥見一少女自署側獄柵中，繞牆走過，手提筐盒，似係餽牢食者，察其容貌似甚秀美。羅促徐桓呼獄卒出，詰之，獄卒告以此吳氏女，名珍孃，來此與情郎餽食者。羅急問其情郎何人？以何罪入獄？獄卒答以名祁雲和。此話甫出，徐桓卽挽羅行，且行且告：

「既是祁雲和，此案余固瞭然，何必詢。」羅因密述識珍孃之經過，且問計於徐，可否借題發揮，誘魚兒上鈎？徐點頭云：「且容思之。」

祁雲和本天長才士，幼失怙恃，以生性倜儻不羈，喜漫游四方徵歌選勝。聞珍孃秀外慧中，曾託人向其寡嬸致意，乃嬸貪，索重聘，以此因循無成。但珍孃雅愛雲和，竟央鄰嫗通款曲，約期私會，矢以天日。嗣雲和聞珍孃遠行，悒悒不樂，遂渡江南遊以自遣。歸途遇一豪客，操燕地音，佩長劍，意氣昂然，雲和喜與之締交，幷騎北行。乃甫入淮南，卽爲邏者捕送泗州，始知豪客爲安祿山部奸細，江南移檄急於緝獲者。惟雲和雖受累，罪無實證，且州官亦知其爲不羈之士，稍緩，俟豪客定讞時，當予釋放也。

徐桓將案由說明後，羅中緒奮然曰：「妙哉！此眞良機不可坐失！余當乘此案未定，向珍孃恐嚇要挾，並加以威迫利誘，不虞其不入我彀中也。」但徐桓却搖頭冷笑道：「急色兒眞無大志！如此要挾，不過博得一次銷魂，而佳人終非汝所有，此下策耳！」羅聞之急請於徐曰：

「然則上策奈何？乞示玄機！」

徐桓誠不愧爲刀筆吏，當即囑羅中緒向州署暗遞告密書，指珍孃與祁雲和，同屬安祿山部收買之諜探，豪客實不過雲和之爪牙而已。如此則雲和之罪反重於豪客，而珍孃亦案情嚴重，非立即入獄不可。但徐桓以主管簿書，自可從中操縱，將陰使祁雲和罪居元凶，必付斬決，珍孃則可判入教坊，充樂籍。彼時羅中緒再憑校佐身份，以廉價購一官妓，直如屠場中繫一延頸待決之羔羊耳。

羅中緒聞言，拍手稱善，即起草告密書，請徐再三酌改，然後自行謄正，並由徐携歸，設法密呈州官。此一紙告密書，本不能據以加罪，但事關謀反叛逆，既有重大嫌疑，州官自不能漠視，於是珍孃亦鄒鐺入獄矣。

珍孃以晨刻被捕，終日未經堂訊，女禁卒引入一小室，遽解其鐐銬，不與他囚共處，室角且有草具，可以蜷伏。停午，送粗糲食物來，珍孃知不堪食，即美食亦不能下咽，遂昏然蜷臥，亦不自知其何所觸犯也。入夜，覺飢腸轆轤，餓火中燒，因思紅線所贈之仙草丹囊，尚藏襟內，急取出撫弄，幷向太華玄姆默禱呼救。忽覺一縷清香，撲上眉宇，如幽蘭之沁人心脾，珍孃心知有異，忙捧囊嗅之，更覺香氣灌入喉舌間，直下十二重樓，頓時腹中一陣咯咯奇響，餓火全消，且神智清明，四肢通暢，幾忘其身處囹圄中矣。

三鼓以後，獄中一片死寂，只禁卒室中，一燈熒熒，鬼氣森森，與地獄無異。珍孃瞑目蜷伏，心念祁郎，一日未往餽食，想已飢渴懸望欲絕矣！乃正當思潮起伏之際，忽見有諸葛燈綠光一亮，且足音踏然止於室外，聞女禁子云：「吳氏女即在此室，汝自理之，不可過久也。」珍孃聞聲，急將丹囊藏入，凝目注視。持燈者已走進，直朝珍孃，綠火閃爍間，面目畢現，竟爲前此東歸途中，屢次無禮之羅中緒也。珍孃知此人決無善意，急倚牆斂神靜待。羅先以燈照珍孃面，然後索聲低語道：

「聞姑娘受寃被縶，余眞痛澈心肝！幸州衙徐主簿與余舊識，因得設法前來探視。請姑娘暫時忍耐，余必使早日出獄也。」

珍孃知羅爲口蜜腹劍之徒，決不足信，因怒目叱道：

「此爲女牢，將軍何以私自闖入！妾之含寃與否，自有天理國法，毋須將軍多事。」

羅中緒知珍孃倔强，因對其冷笑道：「祁雲和爲叛逆奸諜，已判死罪。汝若不識相，明日即將發交教坊，永遠淪爲樂妓。但余可托徐主簿從輕發落，余將向州署請領，載汝回鄭州，共享富貴。生死榮辱之別，在汝一念之決耳。」珍孃頓聞此言，心胆俱裂！默忖羅或飾詞脅迫；然祁郎如眞已判死罪則決偕作泉下寃魂。因此以手指羅罵道：

「汝勿巧言誘逼，倘祁郎終含寃已死，余決不偸生，汝少作迷夢，速離此，否則余又將摑汝之面！」羅知珍孃終不爲動，但慾火狂熾不可遏，將燈委地，遽前摟之於懷，且出巾布塞日孃之口，並强褫其衣裙，欲即施强暴。珍孃死力掙扎，手足狂舞如天魔，然弱女子安能抗此橫暴之武夫，聲嘶力竭之後，欲拒已無能爲。

正當此危急之際，忽然獄門外燈火大明，人語足音喧沓而來，聞傳呼云：「大人查監！」此一意外，不僅羅中緒手足無措，即珍孃亦愕然不知所以。俄而州官已踱入獄內，且見女禁子已被綁置一旁，州官指羅喝問：「此何人！胆敢黃夜潛入女監！」珍孃立即叩首哀訴：

「此强徒擅入犯女室中，欲强施非禮，乞大人明鑒！」州官頷首，立命左右將羅中緒加上鐐鎖，

交刑名功曹接治。然後移步視珍孃，溫語告之曰：「隨本官往內衙問話。」

珍孃對此景象，一切如在夢中，只好俯首默隨州官，進入內衙，且逕入後院。正惶惑間，忽見小廳上有貴婦人數輩，擁一小姑娘，衆目向外遙睇，珍孃熟視之，則赫然爲紅線女也！

此眞非珍孃夢想所及者，倘非在官衙中，早已失聲呼矣！時紅線仍盈盈相向，似毫不介懷，但州官夫人急挽珍孃之臂曰：「冤苦哉！妮子也！倘非薛姑娘來……，」語未竟，州官揮手止之，因令珍孃就座，告以原委。

州官并非酷吏，但柔懦無決斷，當爲徐桓所左右。對珍孃牽涉一案，心本疑之，惟告密書言之鑿鑿，又不敢信其必無。

是夜，州官正與徐桓及刑名功曹三人，共坐內書房，就此案加以研討。徐桓鼓其簧舌，謂寧可寃殺二百，不可放鬆一個，否則有司必縱逆坐罪之寃。州官聞之悚然，仍無以決。時已三鼓，約羅中緒暗入女監之時，州官凝眉擱筆，正墮入深思中，忽見徐桓頭上插一小紙旛兒，飄搖不定，州官訝問何來？，徐桓不自覺，信手摘取，三人驚疑聚視，乃一頁塗改鉤括之文稿，繫在小草莖上，州官急解開，就案頭展閱，竟使三人均爲之駭然，徐桓更張皇變色，額上汗出如瀋。原來此一紙片，竟即係徐桓與羅中緒二人起草修正之告密書底稿，徐之修改筆跡，一目瞭然。蓋修改時徐恐流露筆跡，不願此底稿入於羅手；但爲他日可以恃此對羅要挾，又不願燬滅；因此在羅中緒謄正之後，徐即取底稿，納於自己襟內，殊不解何以遺落？更不解被何人如此戲弄也。徐固狡獪，驚悸之餘，立即伸手攫此紙片，思立就燭火焚化了事，但不料對坐之刑名功曹，早已窺破個中詭秘，竟先下手爲强，待徐桓伸手時，此紙已落功曹掌握。徐惱恨心橫，已忘其有長官在，竟順取案頭之鎭紙銅尺，向功曹頭上痛擊。

此時州官急揮袖攔格；但陡然燭光一閃，一黑影如疾鷹，自窗外飛入，三人驚惶駭顧，徐桓所舉之銅尺，已飄落地下，頓見一小女子，兀立案前，以手指徐桓罵道：

「揚州紅線女，奉刺史命，來此助州官除奸，汝尚不俯首伏罪，反敢再逞兇暴，眞乃目無王法！」此語一出，三人均爲凜然！蓋前者旗亭擒李西之事，早已傳遍泗上。斯時紅線女一面取出薛嵩密札，當面遞交，同時對州官曰：「請速將徐桓縛交刑曹，兒當即赴女監視珍孃，遲恐生變，詳情容再面稟。」州官悚然，立命刑名功曹喚軍士將徐桓綁出，並對紅線云：「下官當立赴女監巡視，親釋珍孃，請薛姑娘先在內院休息，不敢重累也。」

待州官携珍孃進入內院，略告以頃間原委以後，紅線女始再對州官云：

「兒本應先稟白大人，一切聽候吩咐，惟徐桓狡獪，倘不先取其告密書底稿，不足使其伏罪。且倉卒間又恐珍孃獄中受辱，故不得不黑夜驚動州衙，尚望大人寬恕！」

州官聞言內慚，赧然對紅線曰：「下官治理不明，用人不當，既累淑貞，復辱及刺史，且勞薛姑娘奔波，雖免冠自縛，亦不足以贖罪矣！」

案既大白，祁雲和亦於次晨獲釋，珍孃私告紅線曰：「姊以迷戀兒女私情，未聽賢妹勸告，執意回泗州，致有此苦厄。但回憶賢妹臨別之言，此厄似有定數，必不可免。惟此時寃雖昭雪，但不知今後終身如何，望妹明以告我！」紅線似沈思半晌，始對珍孃答道：

「妹之來，係奉玄姆命。姆能斂精出舍，神遊數千里外，且能察知未來。惟妹此來倉卒，僅聞玄

姆示以姊之蒙寃因由，餘未多所叩詢。然凡不可洩機者，雖叩，姆亦必不告也。」稍停復微笑謂珍孃云：

「望告祁相公速拋金陵翠環，否則恐又將遭奇禍。姊宜偕往揚州暫住，花燭之期尚遙，請勿苦戀如此。」珍孃聞言，驚問翠環何人！但紅線僅笑答：「可詢祁相公當不能秘也。」

紅線留州衙數日，因薛嵩密札，曾囑州官將羅中緒妥爲處置，故州官暫留紅線，備諮詢刺史意旨，小女子頓成爲州署上賓，連珍孃亦爲座上客矣。祁雲和出獄後，以患難情侶，州人共知，遂亦不避自媒之嫌，上書州官，乞准入後衙晤珍孃，州官憐而許之。

二人會於州署後園小亭上，相抱痛哭者良久，珍孃始動問金陵翠環爲何許人？雲和遽聞此言，似訝然不解，旋凝思半晌，始爽然告珍孃曰：「吾正欲爲卿言之，何以卿竟先知也？」珍孃僅微微頷首，且促雲和速道其詳。

原雲和漫遊江南時，眷一秦淮名妓李繡容，擅歌舞，且解作小詩文，貌尤豔絕。以年逾二十，倦於風塵，喜雲和風流才子，故一見鍾情，即欲委身事之。其假母已死，孑身寄娼寮，又頗富積蓄，能飄然自主。然雲和非薄倖兒，不以財色而棄舊歡，當即坦然告繡容，與珍孃有嘀臂之盟，不敢厭故喜新。但繡容聞之，益加敬愛，誓非相依不可。且毅然對雲和曰：

「妾爲章台柳，且與公子相識在後，安敢妄僭同列，請以夫人事珍孃，妾永爲媵婢亦所甘也。」

雲和北返時，繡容出翠玉指環以贈，堅訂終身之約，雲和本多情人，至此亦無可却也。

珍孃聽雲和所言，亦覺繡容甚堪憐愛，但紅線之言可畏，因對雲和明言，并望其忍心割愛，免再

遭奇禍。雲和固機警，聞珍孃言，似有所悟，因急請與紅線一談。珍孃點首，囑祁少待，遽轉身入內，挽紅線偕往後園。

雲和先謝紅線申雪之恩，然後舉其所憬悟之點，告紅線曰：「愚在金陵時，知有洛陽巨賈華紫臣迷戀繡容，欲量珠買以北歸，月餘間所付床頭金以萬計。然繡容決不爲此傖夫所動也。」語至此，珍孃驚問：

「華紫臣！豈前此椎牛牽羊赴潼谷道上迎勞安史叛軍者乎？何以竟在金陵？是另一人抑係冒稱？此事頗堪疑怪！」蓋珍孃隨九成東歸時，道路盛傳有洛陽富賈，名華紫臣者，驅車函谷關前，以牛羊迎接賊車，安祿山令其爲河洛度支使，運輸軍糈。屈指正雲和漫遊江南時，華紫臣適忙於爲賊效命，何能浪迹金陵？故珍孃甚感疑怪。但雲和聞之續言道：

「事尚有可怪者；據繡容云，華紫臣確係洛陽賈人，且常與一胡賈偕遊，其人身矮而碩腹，鴂舌鳥音，不解作何語。但此胡所携珍寶無數，此翠玉環即胡兒所贈，聞係交趾國所產之綠脂翡翠，中土所罕見者。」至此，雲和即從襟內取出此一翠環，與珍孃紅線審視，覺光潤透明，實非凡品。雲和隨即繼續說明：

「胡賈贈環時，華紫臣未偕去，事後華欲以其他珠寶向繡容換此翠環，繡容不許。隔日，胡賈又獨往，且出一紙條示繡容，上有一行塗鴉字句：『奇寶莫賣，莫賣將作貴人，莫與華老傖買去！』繡容一笑置之。然從此以後，不復見胡賈至，而華紫臣欲買繡容北歸之希圖，愈形迫切。似乎華之欲得繡容，即爲欲得此翠環，甚至翠環如可換取，佳人固不必幷得，是環之珍貴明矣。此一層值得究詰，

不稔薛姑娘能示以此中玄機否？」紅線立即答道：

「玄姆所示者僅此，他無可奉告。惟妹以爲不如將翠環付珍孃保存，珍孃即赴揚州，隨時可望玄姆指點也。」雲和深以爲然，即將此綠脂翡翠轉贈珍孃，并謂擬小遊揚州，拜謁薛參軍。

羅中緒因係鄭州偏將，薛嵩暗示泗州州官，不必深究，僅移文鄭州江督，請速改派運粮官來泗起運，并將羅中緒解回自理。珍孃隨紅線返揚州，祁雲和亦跟即赴揚，投刺謁九成。九成以其爲名士，不譴其風流罪過，欣然優禮接待。雲和吐屬博雅，風度洒然，九成甚爲嘉許，立即介謁薛刺史，頗有羅致之意。時珍孃已拜九成豫君爲義父母，與紅線并依膝下，故雲和亦樂於托身薛幕，既酬知遇，亦得接近佳人，可早如願以償。

不日：薛嵩奉詔命，移鎮徐州，仍以刺史兼攝督都。蓋安史叛軍尚盤踞河北，郭子儀將從靈武出師，先收復長安，以薛嵩在淮南安撫有功，故令其鎮守徐海，控制山東，防賊軍南竄，并相機出擊賊之側背，以竟全功。

薛嵩奉詔，知使命重大，至感悚懼。當即派九成馳赴徐州，先部署一切。祁雲和爲「從事」，隨往參贊，尚有賓佐編裨四五員隨行。

豫君設家宴，爲九成餞行，且邀雲和在座，蓋已視同子婿也。雲和私叩紅線，此行得失如何？紅線作憨笑狀答道：

「妹非橋頭賣卜人，何能知許多得失事？惟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公子陷泗州獄時，豈敢望與珍孃朝夕言歡耶？」雲和浩然嘆曰：

「妹眞生有自來，如此稚齡，能道出哲理，愚兄敬謹拜嘉！」時珍孃在側，聞言似不愜意，因謂紅線曰：「妹每好爲奧秘之言，使人無可捉摸，倘有何種禍福之端，甚望明告。」紅線正色答道：

「姊勿見責。妹僅能形悟，而不能神悟，能氣行而不能神行，故只能察機於瞬息，而不能周知萬物。凡玄姆未指示者，青姊亦不敢妄窺，妹何敢輕言禍福？頃間所言，亦不過就常理論之耳。事之不可預測者，只有聽之於天，薛姊勿爲祁公子過慮也。」珍孃雲和聞之，均默然點首。

時徐州刺史令狐章奉調滑台，急待薛嵩前來接篆，見九成至，面促甚切，因此九成一面飛馬報知薛嵩，一面率佐屬即入駐督府，加緊部署。雲和漫遊成性，得暇即踽踽登城郊，弔楚漢興亡之迹。一日；策蹇出南關，正慨然眺望，驢背微吟；忽前面塵頭起處，十餘騎疾馳而來，雲和急按轡避往路旁。

一霎間，車馬湧至，陡聞有嬌嘶聲，凄厲刺耳：

「祁相公！祁郎速救我！」

「啊！」雲和駭然驚顧，見有囚車數輛，騎卒夾持，正疾鞭馳驟而奔，睇視之，見一女囚，披髮垢面，淚眼癡望雲和，則赫然爲李繡容也。然倉卒間車馬如飛，不特無法詢究，即欲交談數語亦不可得。雲和正惶急無以爲計，乃復聞另一囚車中發出粗獷笑聲，繼之以狂呼：

「哈哈！眞乃人生何處不相逢！不料此回竟邂逅祁賢弟，明日請爲我收骸骨葬雲龍山頭足矣！」

雲和急縱目凝顧，雖不及辨其面容，但聞其語音，甚清晰，竟即爲前此由江南北歸時，途中所締交之燕人豪客，並憶此人自稱爲張海天，嗣同繫泗州獄者。惟雲和被釋時，張海天尚未判決，不知何以竟

僧繡容同時囚解徐州。雲和急策蹇驢，隨騎衆入城，直跟至州署，見已押進刑名功曹廳，不得入，遂廢然返督府。

雲和不敢將此事稟白九成，然惓念前情，殊不忍坐視無睹，徬徨終夜，繞室不能眠，次早，決冒昧往州署，投刺拜會刑名功曹，一詢案情。但剛抵刑名廳，遽見刀斧手白刃森列，功曹正高踞法堂，核點死囚，第一名卽爲張海天，次卽李繡容，餘尙有男囚三名。隨卽一陣吆喝，衆刀斧手及軍校擁死囚奔出，功曹滾鞍上馬，鑾湧出州署，雲和昏然茫然，身不自主，隨街衆狂奔後隨，直抵法場。喘息初定，神智較清，因思繡容雖爲章台花柳，然錦心秀質，佳人誠不易得，如此摧折，實堪悲悼！但事之突兀如此，不僅無法挽救，卽致死之由亦不可知，亦只有袖手旁觀，候斬決後，再收葬骸骨，以盡私愛之情而已。

當雲和束手無策，悲切傷感之際；法場上已驗明正身，將死囚推跪塵埃，刀斧手殺氣騰騰，只待一聲令下。然而正在此剎那間，法場外頓時一片喧囂聲，瞥見人叢中跳出十餘大漢，各執兵刃，縱身竄入法場，手起刀落，刑名功曹立被斬爲兩截，場內軍校與刀斧手，驚慌四散，秩序大亂，場外狂呼騷動，紛紛奪路而逃。雲和莫明究竟，被人潮衝激，擠出氛圍，無法獲悉眞相，只好狼狽奔回督府。

事後始悉此男女死囚五名，皆犯反叛間諜罪名，本應解往東京洛陽並案鞫訊者。惟此時東京已被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所佔據，令狐刺史接奉密箚，將此五名罪犯，立予就地斬決。密箚中並特予指明；罪犯中有華子眞一名，乃洛陽巨賈華崇臣之弟，華崇臣正爲賊軍刼掠民食，其惡黨散布附近州縣，須特加防範。乃令狐章以交代在卽，忙亂中未多加留意，致有此意外發生。然因此而使雲和解除疑惑，原來僧胡賈在金陵糾纏繡容者，並非華崇臣本人，而係華子眞冒兄名在江南招謠，想繡容必因華子眞之關係而連帶累及，誠可悲也！

法場之變，死囚五名，全被刼走，雖經州署派遣騎追捕，但蹤跡杳然，令狐章惶急萬狀，徐州城內謠諑四起，有謂賊軍卽日來攻者。九成等一行，對此雖無責任，然殊感未來之隱憂甚大，賊徒如此囂張，勢非剪除不可。適有一隨來之裨將，名姜四維者，乃蕭縣人，對九成提起，此輩賊黨，必伏處附近芒碭山中，該處自漢魏以來，向爲盜匪淵藪，須有二三智勇之士，潛往搜捕，始可得手。九成立言於令狐，令狐卽派偏將，會同姜四維，率幹捕四五人，喬裝入山緝捕。

雲和與姜四維頗投契，因以繡容事密告四維，并謂之曰：「倘犯罪是實，自應隨地格殺，如係牽累殃及者，則望開一生路。」四維敬諾。蓋刺史有令，必要時可將逃囚就地格殺，免再生事變也。

姜四維去後，揚州僚友有繼續來徐者，珍饈托人帶來密函一件，雲和急拆閱，書中有云：「青綃來，携紅妹赴太華峰深修，臨行，索取翠環去，但未明言其故，不悉有何玄機也？」雲和亦不能解，只暫置之。

是時安祿山已僭號稱燕帝，留史思明守范陽平盧，自統大軍南下洛陽，將令其子安慶緒留守東京，然後入關稱帝，號令天下。因此齊魯青徐一帶之亡命者，紛紛奔河內，迎新主效命，致徐州鄰近各邑，時傳警訊。令狐章以要犯在逃，新刺史又尙滯中途，日感焦灼。

旋姜四維派軍士回徐，向九成密報賊情，謂山中確有賊黨巢穴，但多方探詢，此五名死囚刼入山寨後，卽日已分赴別地，無可追蹤，茲正繼續密查中。然此軍士又另交一函與雲和，則謂探得女囚李

繡容已被山中賊酋賞識，立卽派人送往洛陽，獻之安慶緒矣。雲和對此，亦只有浩然太息，任其轉徙流離，不復可問。

越日，薛嵩從途中遣快馬馳箚，密諭九成，宜迅派幹材，分赴鄴都至洛陽道上，刺探賊情虛實。且須有人與退守中牟之鄭督江正琨連絡，潛入洛陽，分佈間諜。雲和毅然自告奮勇，謂昔曾兩度入洛，結交頗廣，依薛幕不久，人多不知，可仍以浪遊爲名，不虞有失。九成本不願雲和履險，但用人之際，急不暇擇，遂許之。並選派福裨佐屬數人，隨同先赴中牟，與江督連絡後，再分途行事。並囑雲和於過芒碭山時，覓姜四維偕行協助。

雲和與姜四維等一行正路過中牟時，卽聞道途傳言，僞燕帝安祿山，建黃龍大纛，率御林軍，浩浩蕩蕩，已進抵鄴都，駐節銅雀台，自比於曹孟德，正待安慶緒整軍前往迎駕。雲和急密謁江正琨後，卽率同人西奔鄭洛。乃剛行抵鄭州時，在街頭驀然與在逃之要犯張海天覿面相逢。張海天雖在徐州南郊囚車上瞥見雲和，但因當時雲和蹇驢得得，仍是一種浪迹行吟風趣，張不虞其已投薛幕也。雲和離徐時，卽已私計及此，故望見張海天時，毫不惶懼，反以驚喜之狀趨前執其手曰：

「兄固尚在人世耶！這使小弟日夕懸懸也！」海天狂笑答道：「賢弟眞乃書生，只知吟風弄月，我輩英雄，生死豈與常人同？當日弟既在徐，豈不聞刼殺場之事耶？」

「豈但聞之！」雲和急遽告之曰：「當時弟徒步奔赴殺場，見兄命在頃刻，心如刀割，只有靜候收兄骸骨，邊囑營葬雲龍山頭。嗣殺場變起，弟幾遭踐踏死，然幸兄之得救也。乃事後聞州署邏騎四出，務求緝獲，又日夕爲兄危，但無從獲得確息耳。」雲和言之鑿鑿，張海天頻頻點首答道：「賢弟誠不愧義氣千秋！然余在淮北途中，已得密友暗示，將在徐州搭救。所謂葬雲龍山，不過爲弟戲言耳，乃不知竟累吾弟焦灼如此。」言罷，又縱聲狂笑。

雲和急追問：

「然則兄此時將何往？」

「此非說話之所。」張海天挽雲和同行，偕入一旅店，閣門告之曰：

「富與貴，此時均易如反掌，不知弟將何擇？」雲和欣然答道：「富貴皆我所欲也。但望明告，俾得執鞭以從之。」張海天點首，二人促膝密談，始知竟另有一番奧秘情事：

張海天與華子眞，果同爲賊黨奸細，前此途中與雲和交好，特借以掩飾耳。徐州被刼救後，留芒碭山數日，卽趕赴洛陽。李繡容並非賊黨，因華子眞被捕時，適在繡容家，遂以涉嫌累及。然繡容以風姿豔絕，抵洛後極得安慶緒所寵幸，藏之金屋，私呼爲李貴妃。蓋慶緒急欲自入長安稱帝，對安祿山之黃鬚南下，心甚厭惡，且隱有殺父之心，只計無所出，一時尚未下手。華紫臣洞窺其隱情，向安慶緒獻策，募死士滲入歌舞班列，於銅雀台刺殺祿山，因河洛諸州邑，正紛紛向鄴都貢呈歌舞。事之成否，均可栽禍諸州，策甚毒也。慶緒甚趨其言，陰令趕速佈置，海天此來，卽奉此密令，將往河內相機行事。張海天談至此，雲和憮然嘆曰：

「此眞取朱紫如拾草芥，惜乎弟無縛雞之力，不能應募爲死士，誠辜負良機矣！」但張海天笑謂之曰：「拙哉書生！文武之途各殊，其取富貴一也。須知安慶緒因粗通文墨，欲自詡風雅，正廣羅名士，弟但持余一紙書，先謁華紫臣，得華一言，必然被延攬，此後與紫臣內外溝通，富貴皆在其中矣

。又何必作死士，效荆軻之所爲耶？」雲和拍手稱善，即請海天作書函，殷殷致謝而別。

雲和返店後，以此事告知姜四維，四維躍起曰：「此眞良機不可坐失！兄何不薦余爲死士，往鄴都刺殺安賊，豈不一舉而天下平！」雲和搖首答道：「是何可冒昧行之！吾等使命重在入洛，是宜遣人返徐密報此情，再候諭示。」於是雲和一面遣從人回徐州稟報賊情，一面率同人兼程入洛。

抵洛陽後，雲和留四維諸人於旅舍，自往投文友何子鳴家。子鳴小有才，善爲駢儷文，本與雲和無甚交誼，茲因另有所圖，且逆料其或已認賊作父，故試往投之。

果然，子鳴早已獻「新興頌」於安慶緒，奉派爲鴻詞館主事。見雲和至，欣然倒屣相迎，一見即出其得意之作，高聲朗誦，意氣洋洋。雲和有心捉弄，舉其警句，滿口贊譽不絕，子鳴大樂，堅留雲和下榻。

次日，雲和持張海天薦書往河洛度支使署晉謁華紫臣，因書內備言雲和之才情義氣，誼同手足，雲和又復竭盡頌揚畢躬之態，致接談之下，華紫臣大爲欣慰，立即力言於安慶緒，派爲鴻詞館副主裁，一躍而爲何子鳴之上司。華紫臣以鴻詞館清苦，復請雲和兼度支使署參贊，主持機要，頓時成爲洛陽之二等紅人，華服高車，眞富且貴矣。

此時雲和急欲與繡容一晤，但地址雖已探悉，苦無法接近。某夕，偶從華紫臣私室窗外經過，聞室內有喃喃對語聲，且含有呵責聲浪。雲和駐足潛聽，聞華紫臣罵道：

「汝勿糊塗！除去老奴，新主即日登基，吾兄弟皆可位居列侯，天下多美婦人，何心戀此殘花敗柳。倘汝爲色迷而敗吾事，吾即……」

「兄眞糊塗！」此顯然爲華子眞之反罵聲，聞彼續言：「新朝乃老奴所創，只老奴可鎭壓羣雄，倘刺殺老奴，則史思明必在范陽稱帝，小奴縱可久據河洛，亦只是三分天下而已。」

「但無論如何，李繡容現係貴人，汝決不能妄思染指，不信吾言，禍且立及！」

室內默然，雲和急邁步離開，返已室私計，知此中大有消息，決於次晨毅然往訪華子眞於私寓。因雲和之戀繡容，華子眞並不知悉，且張海天又曾另函子眞，極言雲和可共患難，故子眞極表親切。是夜，姜四維忽來訪，且袖出一小布囊授雲和，謂係在城西白馬寺閒逛時，有一髫齡小童子面授此物囑即送祁公子者。雲和駭然驚問：

「是否薛家紅線所裔裝！君豈不疑耶？」但四維立即搖頭答道：

「此童素未見過，但決非紅線，彼僅略道此言，待余追問時，已飄忽不見矣。」雲和點首，知此或係青綃，急解小囊視之，則赫然觸目者，竟爲此翠玉指環。另紙，書小字一行，但簡略不易悟，二人窮思推敲，良久始瞭解其中要旨，雲和告四維，決分頭依計而行。

次早；雲和往訪華子眞，密請之曰：「海天兄曾告以赴河內之圖；弟適晤一忠勇故人，堪作入鄴死士，紫臣兄忙於權勢，不敢以瑣事相瀆，不稔兄能爲敝友函薦於海天，使得立此不世之奇功否？」

華子眞頓作鄙夷狀答道：

「此眞糊塗之極！兄明智，何以亦愚昧至此耶？既有忠勇之士，立功即在目前，爲何遣往鄴都送死？」雲和瞿然驚問：

「然則此番大計，兄固另有高見耶？」子眞傲然冷笑曰：「紫臣誠賈人，只知眼前利害，安能論

天下大事？」於是將刺殺安祿山，輔佐安慶緒之失計，暢所欲言。雲和頻頻點首，浩然言道：

「敬聆偉論，如茅塞頓開。但不稔兄能爲敝友提携，使得有效命之途否？」華子眞聞言，捉住雲和襟袖，低聲告之曰：

「不敢瞞賢弟，余在金陵時，與李繡容有白頭之約，嗣余事洩，繡容牽累被逮，心良不忍，乃因芒碭山鼠輩，欲以繡容獻媚邀功，致解來洛陽後，即遭禁錮，使余求一見而不可得，眞令人痛在肝腸，恨入骨髓矣！」雲和驚喜接道：

「此誠患難鴛鴦，千古佳話。」子眞愀然長嘆，與雲和拊耳；告以思得一忠勇之士，夜入飛鳳樓，密囑繡容乘間毒殺安慶緒，且商脫身之策。雲和慨允，即邀友來見，一切悉聽驅策。所謂飛鳳樓者，即安慶緒置繡容之金屋也。

當日午後，雲和即偕姜四維往見華子眞，同入密室商議。四維告子眞曰：「余將以奇寶獻與李貴妃，可公然登飛鳳樓，君但作書付余。待察悉路徑門戶後，隨時均可潛入，要如何便如何耳。」子眞甚喜，但詢以所獻何寶？四維於懷間，鄭重取出一小沉香木盒，對子眞云：

「此中所貯，爲希世之寶。乃開元時，交趾國新獻綠脂翠玉，由宮內精工所製成之指環，刻有『開元御製』小印。此環由玄宗賜予楊貴妃，故呼之爲『玉環』。玄宗奔蜀時，不知如何遺落……」話猶未了，子眞驚起，執四維之手曰：

「余眞不知將何以報君也！君須知；此環本落於胡賈之手，胡賈以贈繡容者。想係在金陵起解時散失，而不意爲君所得。倘能物歸原主，眞天賜之，余眞不知將何以報君也！」言下不勝欣慰。

雲和在一旁，將小匣啓開，搭訕言道：

「兄等勿言之過早，試細察是否原璧如何？」

「是豈能僞造者耶！」子眞歡然取出，指以示雲和曰：「試看此精刻小印，民間何能倣作。」雲和點首，細加撫摩，然後對子眞曰：

「依弟之見，不如由兄携四維往見安慶緒獻環，并請何子鳴倣清平調作一篇『獻環詞』。如此不僅獲重賞，且可使四維得邀信任，入飛鳳樓如履家園矣。」子眞四維二人均拍手稱善。

三日後，華子眞率姜四維晉謁安慶緒，獻上翠玉寶環，并面呈「獻環詞」。慶緒大悅，賞賜有加，立派姜四維爲輕車尉，值宿飛鳳樓，并擢華子眞典守藏庫，何子鳴調飛鳳樓文史令，掌貴妃起居注。子鳴之作獻環詞，乃雲和之囑，今遽獲奇寵，驚喜無所措手足，忙走謁雲和，躬身拜謝曰：

「蒙副主裁提拔，得有今日之榮，雖粉身不足以報恩，願乞明示，萬死所不敢辭。」此數語，頗使雲和凜然！因獻環詞爲雲和所優爲，不自作而以囑子鳴，甘以此獲寵進身之良機，拱手讓人，似頗不合常情。或者子鳴以必以此而疑雲和將別有懷抱，故來僞誠請命，探索內情，是不可以不防也。因此；雲和以親切態度答道：

「東道之誼，耿耿未敢或忘。茲者日月初昇，陰霾待掃，匡時之志，願與吾子共之耳。」子鳴唯唯敬諾，躬身而退。

是時雲和遣回徐州之從人，仍轉趨洛陽，因知薛嵩已抵徐視事，并有密箚令雲和依附安慶緒，促使與安祿山分裂。蓋靈武有密使抵東南，獲悉郭子儀即將以輕騎襲長安，故急欲使安賊父子相殘，免

其傾全力入關，阻王師東出也。雲和知茲事體大。但苦一時不易得手，正深焦灼，忽然張海天從河內歸洛陽，來訪雲和，一見卽密告之曰：

「聞老弟曾薦一武士與華子眞在飛鳳樓獻玉，亦知子眞所圖否？」雲和搖首，佯作不知。海天旋告以聞華紫臣道出，子眞以繡容故，欲謀殺安慶緒，倘飛鳳樓變起，雲和必牽連受禍無疑。雲和作惶恐狀，急挽其設法。海天密語之曰：

「此武士如可託心腹，何不將計就計？老弟一面向慶緒告密，可轉禍爲福，此運用之妙也。」

海天復告雲和，老奴正在鄴都大張壽筵，華紫臣已邀謀士羣向慶緒進言，設「新興鼓吹班」，以李貴妃領之。另以文士多人，爲「佾舞班」，倣天子十二佾之古制。但兩班中均伏武士數人，僞飾滲入。海天幷密告雲和：

「此謀已得慶緒贊許，且余將爲兩班伏軍之首頭。弟如乘機將子眞陰謀告密，必大獲重任，彼時但須華紫臣對慶緒一言，以鴻詞館副主裁出任佾舞班領導，豈不名正言順乎？」雲和歡然諗之曰：「兄不僅勇無敵，智亦無敵，既蒙提挈，敢不遵命！」

是夜，姜四維以一密緘授雲和，急拆閱，則繡容所書，緘曰：「知郎在洛，但咫尺天涯，使妾寸心如擣！聞將遣往鄴都祝壽，蒲柳之姿，誠不知萎謝何所！倘得與郎一晤，雖犁鋤亦所自甘，延頸佇望，乞郎憐之！」雲和迴環默誦，愁然心傷，四維慰之曰：

「兄不必爲美人悲戚，彼仍囊如桃李也。但華子眞急欲弟引其入飛鳳樓，此事如何？」

「甚善！」雲和欣然點首。幷述張海天之言，密囑四維先伺機告繡容，彼此依計行事。

安慶緒頗能勤於治事，每夜二鼓後，始往飛鳳樓，侵晨卽馳返大營。是夕，繡容忽現驚怖不安，慶緒急溫語詢究，繡容愀然對曰：

「妾日來常苦忡怔，每夕大王未至時，屢覺窗外有魅影幢幢，似跂足窺樓。卽晨間大王去後，仍望見園牆花木陰中，有黑影出沒隱現不已。此不知主何凶兆，妾心蕩，恐旦夕將死，不能長侍大王矣！」言時，滿面淚痕，若不勝其傷惋，慶緒急將繡容摟之於懷，笑語慰之曰：「卿何胆小如此耶！此間侍衞森嚴，有何妖魔出現。余正須卿率鼓吹班赴鄴都，爲老大王祝壽，卿如此怯懦，尙能……」語未畢，繡容忽駭呼：

「厲鬼！」慶緒聞呼，一面仍抱持繡容，一面縱目顧窗外，拔劍欲起，乃頓聞樓下又一片喊聲：

「有奸細！牡丹花下！」

正當此內外騷動之際，侍衞入報，鴻詞館副主裁祁雲和與勇士張海天，有機密求見。慶緒恐繡容驚悸，不敢捨之出，但見二人貪夜前來，不能不見，因卽命侍衞請入私室，繡容欲起身迴避，慶緒止之。

海天雲和二人趨步入，海天首先率爾稟道：

「祁先生有機密，不敢冒昧報大王。但臣與祁先生爲生死交，又皆誓死爲大王效命者，故急挽之來，幸大王留意！」慶緒悚然問雲和：

「君與海天同爲余之左右膀，何事不早明言？」雲和躬身對曰：

「日前聞華子眞率武士姜某，以楊妃翠玉環獻之貴妃，此大不敬！且有以邪魔犯大王之惡意……

」此話甫出，獸坐一旁之李貴妃，猝然驚呼，且遽將手指上翠光凝脂之玉環，脫手一扔，駭然道：

「無怪妾日來常見妖魔，此亡國之君所賜，乃馬嵬縊鬼之遺物，不祥甚矣！」

「呵！」慶緒勃然大怒，立命侍衞將獻環人姜四維綁來。雲和急稟道：

「請大王息怒！姜某一勇之夫，安得此環，此全係華子眞之謀，假姜某以獻者。」

「然君何能武斷？有實證耶？」慶緒詰問。雲和目視海天，然後從容答曰：

「大王遣海天兄赴河內之事，海天兄已爲臣言之。但華度支使紫臣固效忠於大王，而其弟子眞則恰相反，事至今日，不敢不爲大王陳之。」因將日前在華紫臣室外所竊聽之兄弟密語，向慶緒和盤托出。且再向慶緒稟稱：

「臣探得華子眞擅妖術，曾私將大王生辰八字，畫于符咒，藏置身邊，欲潛入飛鳳樓，乘大王入睡時，施展妖法，咒散魂魄，逾七夜卽不易挽救，大王幸留意焉！」言未畢，侍立慶緒身後之侍衞突前插言道：

「祁副主裁之言誠驗矣！頃園內所捕得之奸細，懷間正藏有符帛，但披髮塗面，尙未辨識。」

「稟大王！必爲華子眞無疑。」海天急遽進言。慶緒點首，卽命二人往拷訊奸細，立予處決。并謂雲和曰：「嗣後內外情事，望君隨時告我，天下事當與君共之。」雲和躬身敬諾。時繡容屏息凝睇，目送雲和退出，心猶忐忑也。

不出張海天所料，慶緒對雲和，果因此特加親信，立擢爲鴻詞館主裁，率領僩舞班赴鄴都，李貴妃亦在飛鳳樓督練各舞姬歌女，尅期待發，張海天與何子鳴均隸僩舞班，姜四維長身玉立，決飾成舞姬，隨班鼓吹新興。

鄴都道上，妖氛瀰漫，逐臭者如蟻之附膻，來自洛陽之兩班祝壽人等，錦衣繡旗，香車寶馬，極一時之盛。事先，雲和凜於何子鳴日前所問，恐其別有用心，途中看出馬脚，因力薦其升補副主裁，並卽採用子鳴之新興頌，譜入鼓吹弦樂，且指定祝壽大典時，卽由子鳴領導，高歌獻頌，於是何子鳴成爲僩舞班之主角。抵鄴後，雲和邀與同寓，亦暗中監防之意。姜四維則隨張海天率諸武士另寓他旅舍，俾便暗作準備。繡容暨舞姬等被安置於銅雀台附近之碧桃別館，但四維爲飛鳳樓輕車尉，有侍衞貴妃之責，故常往來兩處兼顧。

繡容受雲和密囑，出其勾欄中長技，授諸姬以濃粧豔舞，務盡千嬌百媚之妙，諸姬中有一最少者，體態輕盈，曼聲低唱，甚得繡容歡，常與同榻臥起。某日晨，繡容正梳粧，此少姬旁侍，四維入報，祁主裁來謁貴妃，商儀禮演習事。繡容頷首，急挽髻出外廂與雲和相見。以室內有人，不敢與雲和攀談，僅對雲和曰：

「一切請貴主裁吩咐，妾當率諸姬參與也。」雲和唯唯起辭，臨行，袖出一小緘付繡容而去。乃繡容入室後，此少姬笑語之曰：

「祁主裁風流文采，眞如雲中仙鶴。」繡容戲之曰：

「汝欲作主裁夫人耶，余當撮合之。」

「喲！是眞所殺妾也！」少姬昵笑答道：「倘能與貴妃匹配，斯眞一對璧人矣！」繡容碎之。

事後繡容頗感此姬之語，雖戲而有諷刺意，急密囑四維告雲和留意，但未晤及雲和。是夜雲和歸

，聞四維來相左，卽易便裝，徒步往訪。然四維又不在，不知何往。雲和愕然！但無處覓得，只好廢然而返。乃行抵旅舍後牆時，偶聞牆內有人喁喁私語，且酷似何子鳴語音。恍惚有人說：

「聞華子眞之潛入飛鳳樓，乃姜四維所引導，妖符亦爲四維所授。但四維爲祁雲和私人，君覺此中有可疑否？」

「豈只此乎！祁雲和常往碧桃館，姜四維時通線索，余早已明悉。但此等事現已不必留意矣。」此顯然爲何子鳴所答。雲和聳然汗下！急屏息續聽，又聞此人向子鳴問道：

「何以不必留意？能明告否？」

「此……稍待便知。君速去，恐祁雲和將歸矣。」霎時語音，足音遝然而散。

雲和卽繞牆昂步入舍，欲先獲識與子鳴密語者何人。然甫入戶限，店小二卽授以一函，謂係一童子頃間送來，囑親交雲和手收者。雲和急取就燈下拆閱，竟爲五言詩一首云：

人約鐵佛寺，火燒銅雀台。

三更簷鈴動，變化亦奇哉！

「嗄！」雲和失聲驚呼，不解是何玄機，但鐵佛寺密接銅雀台，旣有「人約」二字，似宜卽往赴約，且聞四維隨童子出，當係已先往鐵佛寺，無論童子何人，自非實地窮究不可。因此無心入內，伺察何子鳴動靜，急邁步出舍，直奔鐵佛寺。

斯時正聞戍鼓初巡，雲和心切，夜間路琡，竟繞銅雀台兩匝，尙未覓得鐵佛寺門徑。正惶惑間，忽見道旁幽巷中，有人影一雙飄然掠巷而去，微茫中似窺見一人披風氅，戴煖帽，另一矮影似爲童子模樣，雲和急躍步追上，但已不及。然此時却遙聞前面發出一種尖厲之女子呼聲：「弟弟鬆手！我不能再飛……」餘音已不可聞。惟僅此兩聲，已足使雲和驚駭欲絕，此時已忘却一切艱危，拔步飛奔，頃刻追出另一巷口，人影杳然，幸鐵佛寺已矗立眼前，喘息稍定。雲和癡然木立，覺頃間之女子呼聲，猶在耳際，驚悸無已！惟雖寺門在望，但童子究係何人，將如何叩關尋訪，頗費躊躇。正當此趑趄不前之際，忽有人拍其肩頭，雲和回顧，夜色朦朧中，一髯齡童子慈態畢現，雲和失聲駭呼，但童子先笑告雲和曰：

「適纔照顧不周，累先生狂奔，罪過罪過！請入寺細談，一切便知分曉。」雲和無詞以對，只茫茫然隨入鐵佛寺。

童子引雲和從旁門入，經一小禪院，卽聞室內嬌呼：「祁郎來！眞使妾望眼欲穿矣！」雲和急邁步搶入，則倚門凝佇者，赫然珍孃也！雲和驚曰：「頃在巷內聞聲，卽疑在夢中，然卿竟眞已來此耶，何突兀如是！」

珍孃挽雲和就坐，指童子告之曰：

「妾來此有何足怪，尙有使人狂喜之怪事在。敢告郎知；此卽吾家當年以雄易雌所失去之雄也。郎不聞『十年之後，雌雄高飛』乎？茲則驗矣。」雲和聞言，朦目視童子。半晌始挽其臂曰：

「然則小弟弟已成仙童，請問十餘年來在何處仙山得道？能爲我輩凡夫道及否？」

「哈哈！世間何來仙山！」童子仍是一派慈笑。珍孃急阻之曰：「此且緩談。容妾祖告此行梗概，再迅商今夜事，更鼓已頻催，遲則紅線妹亦將至矣！」雲和悚然點首，珍孃續言道：

「弟在山中時，玄姆呼之爲少華童子，歸家後，吾母卽以少華名之。紅線妹先一辰生，姐也。妾抵徐後，聞郎由洛入鄴，日夕夢魂不安，適紅線妹携弟歸，幷聞將赴鄴都助郎，因向堂上請命，喬裝隨弟奔鄴。抵此本有日矣，但弟不許妾先期與郎相晤，謂必待今宵。其餘請詢弟，當能爲郎詳告也。」雲和憮然點首，目視少華，但少華僅語雲和曰：

「弟一切皆聽紅姊吩咐，默計姐且至矣。」語甫畢，簷前如一葉辭柯，紅線女飄然蒞止，三人紛起迎，擁之入座。紅線正色言道：

「吾師方外人，本不願管天下興亡事，惟救劫有心，自不能免此一番塵障。」旋面對雲和曰：

「公子所謀已不及矣。有人向安祿山告密，今夜三鼓後，公子與從人所居，將受圍捕。請速返旅舍，密率親信者來寺，妹當力護之。」雲和忽忽作色，以掌擊桌曰：「敗乃公事者，必何子鳴，余非先殺此豕不可！」但又浩然對紅線曰：

「得妹指點救助，感何可言！但老賊未除奈何！妹與弟豈惜此一舉手之勞，不爲人間除此惡魔耶？」紅線立卽應道：

「公子之言誠然，除惡魔如反掌耳。然吾師指示，救劫而不可血刃，安祿山是否死於今宵，自有天數。今實相告；頃已囑姜四維於三更時在銅雀台下外廐縱火，但能得勇士二三人，乘騷動之際，登台殺賊，甚易事也。惟倉卒間不稔公子能圖之否？」雲和聞之躍起曰：

「得之矣！」但又對紅線躊躇言道：

「有勇士固與余同謀刺殺老賊者。但此人乃安慶緒所遣，且係徐州法場逃囚，事後功罪將安所處耶？」

「是在公子一言以決，妹無成見於此。」

「如此甚善！余卽往遣之，倘功成來寺投奔時，望暫予庇護。」紅線點首。雲和拔步奔出，但珍嬝却遙呼道：

「祁郎！祁郎！繡容尚不知情，奈何！」雲和駐足回首，蹙額應之曰：「是則恐無能爲矣！」言罷，縱步飛奔而出，然耳際頓聞少華之訕笑聲：

「薄倖哉！祁郎也！」

事機迫切如此，欲殺老賊，則誠不及救繡容。雲和加緊脚步，直奔張海天寓所，乃恰於中途邂逅，雲和喘息未定，海天遽捉其臂曰：

「何處不令人尋遍！變生肘腋，君尚作逍遙遊耶？」雲和急先問何事。海天立挽之歸寓，入室密談。原來繡容所親近之少姬，爲何子鳴外婦，但海天所率之男士中，有一周某亦與此姬甚狎暱。此姬以聞於何子鳴者告周某，知子鳴已向安祿山告密，將盡捕洛陽遣來之兩班男女，此姬愛周某甚，故密囑速潛返洛陽。然周嗜賭，在鄴已大輸如洗，欲行則勢非向海天告貸不可。海天察其詞色詭異，嚴加詰問，得盡吐其實，且挽海天同行。雲和急詢海天；「現周某安在？」海天曰：「已密加禁錮矣。余將並何子鳴而殺之。」雲和搖首止之曰：

「兒尚不知，我輩生死，已決於眉睫，無暇除何子鳴矣。」因將鐵佛寺所聞者和盤托出，但未明告紅線來由，只托詞有俠友在鐵佛寺，事畢趨寺相會，一切有人安排海天奮起，急召親信勇士三人，

立即換上夜行衣靠，雲和亦易短衣，由海天狹之，開窗躍登屋瓦，向銅雀台飛竄，乃僅越屋脊數處，即瞥見小巷內人影幢幢，想掩捕者至矣。

四人竄落鐵佛寺前時，望見銅雀台下，火光燭天，知姜四維已準時舉事，海天急將雲和放下，率男士三人，竄上銅雀台。時正夜深雲緊，台下廄舍皆已摧朽，致一片爆裂聲中，火舌狂吐，直干霄漢，偌大之銅雀臺，迅即被火網包圍。海天等四人，分伏於前廊銅柱後，伺機動手。忽聞內殿人語紛喁，足音雜沓，乍睹甲士侍姬輩數十人，擁安祿山倉皇奔出。海天不敢怠慢，舉手一揚，一鏢飛去，祿山應聲倒地。左右狂呼：「刺客！」然正當男女紛擾之際，銅柱後四人躍起，白刃齊飛，連珠鏢如驟雨，但聞豕啼狼嗥之嘶號聲，老賊已慘死於血泊中。

海天見事已畢，急揮手呼三人速逃，不意殿外兩廂，竄出持戟武士百餘人，齊呼休放走刺客！海天率三人奮力衝殺，然武士愈聚愈衆，刀劍如林，已被困核心，勢將成擒矣。

驀然；殿角上出現一道長虹，光芒閃燦，使人不敢逼視，衆正驚顧間，竟聞殿脊上發出一種清脆嘹唳之呵責聲，凌空喝道：

「下面聽者！安祿山天人共殊，死有餘辜，倘不速解圍，劍光所及，爾輩頭顱如滾瓜矣！」衆人頓聞此空中怪聲，驚慌不知所措，但無人下令解圍，只紛紛散亂，海天等仍無法殺出血路，旋見此長虹一繞，寒光下逼，掠過大衆頭頂，頓見拋盔棄甲者，抱頭鼠竄者，人髮與戟毛齊飛，啼聲與駭呼交作。海天等正惶怖亂竄，不解是何天神，旋見危樓頂上，飛下一小女郎，手執尺許短劍，向前輕揮，即如分水明犀，頓將狂流逼退，海天知此時不逃，尚待何時，急率三人隨緊女郎之後，竄下台來，幸

台下火勢尚熾，攔截無人，然一轉眼間，頓失女郎所在，海天憶雲和所囑，迅奔鐵佛寺，乃甫抵寺後，即見一童子招手遙呼：

「祁先生命君尋速入，遲則追兵至矣。」海天無暇究詰，急隨入寺園，童子引至一假山邊，以手揭一大石峰，謂海天曰：「速縱入！祁先生候久矣。」海天視巨石約重四五百斤，童子一手掀起，若無其事，不覺暗暗咋舌，因毫不置疑，四人繼縱入石窟中，聞巨石輕輕合矣。

入窟後見燈火微茫，尚不悉此中何狀，忽聞有人輕聲呼曰：「海天！海天！已得手否？」海天知是雲和，立即伏身趨入，見雲和抱膝坐洞內，燃兩燭，旁坐一美女子，意甚閒逸，海天急告之曰：「幸不辱命，老奴碎屍矣。然倘非仙女下降，余等亦已畢命台上。」雲和欣然慰之曰：「兄等冒萬死，弟心甚不安，故禱於女神。茲請諸兄在洞府將息，女神將導余等出險也。」海天心雖疑怪，但無詞置答，只唯諾默坐而已。有頃，聞洞口有響聲，似見有人繩索下墜者。雲和催海天前往睇視，半晌聞海天驚呼：

「嘻！李貴妃何能來此耶！」

雲和訝然注視，頓見披黑氅，匍匐而前者，眞繡容也！雲和茫然不知所云，繡容已盈盈拜伏，泣不成聲，半晌，舉頭見有美人在側，心有所悟，因對雲和訴云：

「倘係珍瀼夫人，不稔能容妾拜見否？」雲和忙扶之起曰：「今日之事，卿與有功，惟余爲殺賊而棄卿，罪咎實不敢辭。今幸卿亦能來此，余茲慰矣！」繡容告雲和曰：

「聞捕者臨門，妾知事洩，深爲公子危。乃簉際忽墜一女童，遽以黑氅披妾身上，曳妾起，惝恍

間亦不知何爲，但聞風聲掠耳而過。頃不悉墜落何所，僅覺有人以帛繫妾，繞之入此，妾屢投虎口，生死已置度外，殊不期能見公子也！」言時嚶嚶啜泣不已。雲和黯然！是時珍孃在旁，目視繡容，亦爲潸然淚下，因慰之曰：

「姐姐遭遇，誠令人酸鼻，現貴妃之夢已醒，望善侍祁郎，幸福無量，妹雖與郎有約在先，然生死榮辱，願與姐共之。」

「能如此；妾爲媵婢足矣！」繡容復盈盈拜謝。此一番對語，使旁立之張海天與男士三人，瞠目不知所云，但雲和亦無從告語，惟私衷至慰。

無何，洞內已聞寺僧晨鐘聲，天將破曉，而縱火人姜四維尚未見來，雲和當感焦灼，忽聞洞口有狂笑聲嚷道：

「老姜眞惡作劇，繫此酒葫蘆何用？」此顯然爲少華語音，雲和急囑海天趨視，則見姜四維一躍入洞，海天取燭照之，瞥見其滿頭汗汚，腰間血淋淋挂一人頭，正感詫異，乃四維遽將此人頭摘下，向海天一擲，且效下流語罵道：

「媽的！爲此狗頭，叫掩幾乎跌落糞坑！」

經詳詢之下，始知四維於縱火前，曾潛往寺內與少華一晤，聞雲和已遣人往刺老賊，知必爲海天無疑，又聞少華道及雲和痛罵何子鳴，卽咬牙切齒而去，殊知何子鳴惡貫盈滿，寇家路窄，當四維於廊外火光中，翹首銅雀台上，爲海天等默禱成功時，瞥見何子鳴悄然從旁越過，不稔有何鬼祟，四維拔刀狂呼：「狗東西！那兒去！」何子鳴扭頭見四維如煞神，逃已不及，急向道旁糞坑中一躍，四維忿極，遽捉其髮，子鳴四肢掙扎，至糞水四濺，潑及四維頭面，但終被四維將狗頭割下矣。海天聞之，將狗頭一踢，拍手大笑道：

「妙哉妙哉！余心頭之恨消矣！」

天明後，少華揭巨石，一躍入洞，羣起驚問，乃見紅線女亦飄然而下。海天與三勇士率先跽拜，連呼：「謝仙女救命之恩！」紅線微笑揮手，少華却一旁答道：「莫向阿姐開玩笑，小弟求仙十年，還未遇見半個，天下那來神仙？」

「哈哈！」衆人闔然大笑，但海天仍肅然不敢放肆。紅線就坐，對雲和言道：

「本擬請公子與諸位赴小禪院相見，但恐惹出事端，故仍以此間靜坐爲宜。」旋卽告以：原來此鐵佛寺與銅雀台同時建造，寺園假山峰下，有秘密洞府，爲曹孟德當時貯藏珍寶之所，聞可與銅雀、金虎、冰井，三台之地窖相通。但久廢，亦無人發掘。適時鐵佛寺主持僧，皆係曹魏之皇家豢養者，除每年有幾度大醮典外，平時不准軍民人等入內，列代遂沿以爲例，寺門外懸有皇皇聖諭，無敢犯者。安祿山抵鄴後，因私比於孟德，更嚴禁軍民擅入鐵佛寺。但寺內住持僧往太華山參拜玄姆，頗有道行，故紅線得暫假寺後洞室，收納一行人等。說出此番原委以後，紅線雲和動問：

「公子行止如何？此間自無可留連，望早決，妹須入山覆命矣。」雲和頷首答道：「承賢妹與弟遠道來援，現事已畢，眞乃歸心似箭，安能久羈石室？不過……」沉凝半瞬之後，轉頭請海天曰：

「實告君；前者在徐州南關覿面時，弟已爲薛都督幕府從事，四維乃督府裨將，奉命入洛，固有所圖也，惟昨宵之事，天人共鑒，君等四位實居功首。茲請自決：倘願隨返徐州，弟當以身作保，當

許抵罪論功。如欲仍返洛陽爲叛逆效命，是亦人各有志，請從此辭。」此話一經明言，頓使海天流汗流夾背，又見雲和一書生，敢於冒險犯難如此，且有神童相助，內心已五體投地，因坦然答曰：

「余亦實告君：投賊本違初志，但以先父數十年疆場，被奸相楊國忠陷害，余恨唐天子昏淫，故從賊以洩憤快仇於一時耳。今承勉以去邪歸正，敢不唯命是從！」雲和點首，未及置答，紅線跟即對海天曰：

「張君既已同心歸正，自是一念之誠。惟與其赴徐州多此一番周折，似不如仍歸洛陽，更爲有利。現郭令公已攻克長安，正揮兵出關，倘張君糾集義士，從洛陽內應，縱不能取安慶緒之頭以獻，即斬關以迎王師，輒功亦甚偉，不知張君其有意乎？」

海天聞之躍起曰：

「仙女之示，實獲我心，但不稔雲和兄能見信否？」雲和立應之曰：「大丈夫一言，可矢天日，安有不信之理？且弟携有空白印劄，可填明付兄，以資信證。此外尚留佐屬五人在洛，均交兄驅使，祝兄殺賊立功也！」海天大悅，并即商離鄴之計。

次日侵晨，三位遊學士子，葛巾皂絛，同車出鄴都，一壯夫執鞭，旁坐一小車伙，指點歡笑，恰然也。有頃；木魚聲鏗然，五僧衆挑担簦，袈裟芒屨，項懸鐵佛寺行脚單，出南關大道而去。

此時郭子儀率靈武精兵，及回紇驍騎，收復長安，斬賊首六萬級，叛將安守忠李歸仁等倉皇敗遁，官軍追出潼關，前鋒已進抵陝州。安慶緒初聞鄴都之變，本甚稱心愜意，但旋因官軍逼近洛陽，急聚文武叛徒商攻守之策。華紫臣自負謀殺老賊有功，又向慶緒獻計，剋日爲燕帝發喪，激勵三軍，自

接帝位，一面檄召鄴都之衆，迅趨河洛，然後共驅唐兵，徐圖關內。其他叛徒，則均認洛陽不可困守，宜自統三軍，出洛迎擊，俟關內既定，再趨長安稱緒帝。但安慶早思踞帝座，且荒淫日久，無意出洛陽督師，遂採華紫臣之議，籌備升基大典，並派其弟慶方爲九城都護使，深溝高壘，以待鄴都之兵。

官軍趨陝州之先鋒趙奇，號令森嚴，勇猛躁急，欲一鼓而下洛陽。某日，巡卒捕得奸細數名，交軍法曹鞫訊，法曹入報趙奇：

「奸細中有一人自稱爲徐州薛督所遣，且驗有密劄是實，謂有機要軍情，須面稟先鋒。」趙奇點首，旋軍士綁一大漢入帳，趙奇問：「有何稟報？速言！」大漢跪稟道：

「燕人張海天，久居洛陽城中，奉徐州薛督所遣，糾集義士，爲王師內應。」趙奇不耐，急問：

「如何內應？」海天續稟道：

「洛城西水門外，濠淺水涸，門內守卒，皆洛陽民軍，平日恨賊已深，且有小人之義士在內。請將軍約定時間某夜，只須選勇士五百人，銜枚越濠，小人斬關迎入，將軍率大軍隨即馳來，城可立破

但趙奇却怒目喝道：

「王師乃堂堂正正之旗，無攻不克，豈能效狗盜之行！汝有何能，敢跨下海口？」

海天立應道：

「小人不敢言能，但萬一危迫時，有仙女神童暗護，請將軍不必疑慮。」

「胡說！」趙奇勃然大怒道：「汝敢戲弄李先鋒……」乃罵聲未已，軍法曹又入帳稟道：

「據另一奸細報稱：此人名張海天，係安賊慶緒之死黨，前會派往鄴都祝老賊壽，所携徐州密劄

，恐係僞造。」趙奇聞稟，推案大喝：

「狗賊好大胆！與我推出斬訖！」左右一聲喏應，將張海天提走，海天昂首大呼道：

「寃哉！寃哉！」但正在此時，帳外一片傳呼聲：

「元帥有令！」趙奇忙搶步奔出，見一位大營中軍官氣喘汗流，捧軍令箚面交趙奇。趙奇急拆封一觀，見僅有簡要數說云：

「凡緝獲洛陽奸細，一律不得擅斬！候令定奪！」於是張海天之寃頭，竟暫獲保留。

此一突兀而來之軍令，固自有原因。郭令公知趙奇勇而無謀，誠恐誤事，故催動大軍，直指陝州某夕，令公正危坐中軍帳內，批閱軍報，忽燭光搖曳，有片紙憑空墜落案頭，令公凝目驚視，見紙上有小字一行云：

「公治軍嚴明，何以先鋒顢頇如此！豈洛陽軍民盡爲奸細耶？」紙尾另署數字：

「薛家紅線女冒瀆」。令公昂首，悄無聲息，立提筆親書緊急軍令一紙，飭中軍官飛馬送先鋒營。蓋當年揚州旗亭之變，早已傳遍長安，前者靈武天使抵徐州時，又曾向薛督殷殷詢紅線事，故郭令公早聞薛家有此奇女子也。

次日，令公統大軍入駐陝州，詢趙奇捕得奸細何在？趙奇面稟概略，令公立命傳張海天問話。海天又將西水門斬關入應之策，詳細稟報。令公頷首反詰曰：「汝既爲薛督所遣，當識薛家紅線，此女子現在何處？能指出否？」海天立即肅然稟道：

「稟元帥！此乃女仙也！」

「汝何以知爲女仙？」令公再詰。海天乃將前次與祁雲和入鄴都刺殺安祿山之經過，盡情說出，並對令公稟道：「小人本應與祁從事赴徐州，受王法裁處，但奉仙女之命，來洛作內應，茲只求斬關以迎王師，他非敢望也。」令公聞之，亦爲悚然！因告海天曰：「倘能內應成功，則汝爲兩番功首，當可抵一死罪，本帥還須向朝廷報請敘功。」海天叩首。

令公立飭趙奇親率勇士五百人，與海天約期，偷越西水濠，果然斬關迎入，城上鼓噪，狂呼大唐軍入洛矣！時安慶緒倉皇率親近數百人，向東關奔逃，途中恰遇華崇臣披髮跣足而來，慶緒大喝：「狗奴才！獻得好計！」立揮劍斬之。

安史之亂，綿延九年。到代宗初年亂平後，朝綱不振，民困未蘇，凡經賊騎蹂躪之處，盜匪仍出沒無常。時薛嵩以功擢潞州節度使，令狐章爲滑台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鎮撫兩河，控壓山東，號稱河北三鎮。就中以田承嗣最强梁驕悍，除擁重兵十餘萬外，又精選武士三千人爲「田家軍」，銀鎧金盔，環侍府宅，目中已無朝廷。

然潞州作風則恰與魏博相反，薛嵩以干戈之餘，宜偃武修文，與民休息。時紅線已十八九，不僅綽約如仙子，且精通經史，下筆驚老師宿儒。薛嵩愛之甚，以之掌機要牘案，並築精舍三楹，顏曰「裁雲閣」，以居紅線，稱之爲「內記室」。祁雲和早已如願以償，擁嬌妻美妾，歡度韶華歲月。惟九成與瑜君夫婦，均屆中年，以飽經滄桑，頗有倦勤之意，因請退居參贊閒曹，並力薦雲和爲主簿以自代。少華依依膝下，每月赴太華謁師一次，餘均侍父母種花讀書，紅線、珍孃、繡容等，晨昏必往定省，薛家之樂融融也。

九成本系出西蜀，先世隨太宗定天下有功，因徙居長安。後又有遊宦江淮者，九成因產於淮。但九成秉性恬淡，嗜山水，常聞父老盛稱蜀中多名山，心嚮往者久矣，此時以閒散之身，亟思遠遊巴蜀，窮探邱壑之美，並追溯木本水源，一親祖澤。因向薛嵩乞假，携瑜君少華，及健僕數人，爲漫遊一年之計。紅線以內記室有職，不及同行。行前，瑜君告紅線曰：

「兒少秉異質，不同凡俗，一切無須父母懸念。惟兒年事已長，不悉配偶事如何？玄姆曾有預示否？」紅線笑答曰：

「此無須姆示，兒當自知。但恐無乘龍壻爲父母榮，奈何？」瑜君立應之曰：「此皆天定，何能强爲？且汝父重詩禮清品，吾家非欲以富貴驕人者，又何必嫁得金龜壻耶！」

九成之去蜀遠遊，薛嵩本擬阻止，但以其積勞多年，欲趁此亂平後放懷息遊，似又不能不許。然九成一去，逾年未歸，亦無片紙音訊，薛嵩思之甚，與祁雲和商，決派人往西蜀，促使早歸。但紅線立阻之曰：

「促之無益，兒父母當不復返矣。」

「此何說乎！」薛嵩愕然驚問。紅線續言：

「就兒所知；父曾登峨嵋華嚴頂，晤高僧茫茫和尚於九十九道拐。嗣即探大涼，越卬邛，此時已在大雪山絕頂，與母坐化矣。」薛嵩聞言，目瞪口呆，良久始浩然太息曰：

「有是乎！何九成棄余之速也！」旋又驚問：「然則少華安在耶？」紅線答曰：「少華仍在人間，尚能爲公候起居，惟歸期未可知，乞勿念。」薛嵩默然點首，悒悒不樂者屢月。

時河北三鎮，以連彊重寄，常有信使往返。是年，薛嵩聞田承嗣肺疾臥床，即派典軍都尉姜四維携關東名產多種，赴魏州慰問。但四維抵魏城後，田承嗣催派一褊將延見，收其禮物，款居驛館，不甚存問，淮日見田家軍怒馬馳街頭，驕恣橫暴，視潞州實從蔑如也。四維心甚厭惡，然恐傷兩主之和，只得容忍，待取回縣速歸。一日，偶出閒遊，忽見十數騎揚鞭疾馳而來，四維急趨避道旁，俄而魏州兵持戟環甲，擁一高頭駿馬，昂然而過。聞路人側目而視，交相私語曰：

「此蔡州使者，何乃威風如是！聞潞州亦有專使來，何竟悄無聲息耶？」四維聞之大恙，即踱回館舍，甚悔此一行。是夜，有叩門來訪者，開戶視之，不識。但來客疾入，先閉戶，然後解其風氅，趨前執四維之手曰：

「闊別屢年，兄豈不識同居鐵佛洞內之張海天耶！」四維熟視，歡然躍起，秉燈話舊，始知日間所見之鮮衣怒馬，呼擁過街頭者，即此公也。海天低語告四維云：

「弟在淮西節度使麾下，官不過一裨將耳。來魏都之使命與兄同，兄之位高於弟，但弟所受之優禮過於兄，兄亦知此中有因否？」四維搖首曰：「是安得知；然則兄有所聞耶？」海天頷之。因即密述所聞。

魏博有一參軍，亦燕人，甚獲田承嗣信任，曾私語海天，邀其棄淮西而事魏都。海天詢其故。據云；有醫者告田承嗣，肺疾宜往北地療息，因此田極思移鎮河北，頗覬覦潞州之地。正招納幽燕豪士，謀掠奪之策。四維聞言，立詢海天是否決留魏州？海天瞋目應之曰：

「兄以弟爲何如人耶！當年倘無薛公印劄，必無見信于令公，不能立斬關內應之功，更豈能有今

日耶！昨聞潞州使者來，但不稔爲誰，正切焦慮，頃街頭望見兄踽踽獨行，心乃大慰。望歸告薛公早作籌計，恐田家軍明春卽將北指矣！」四維沉思半晌嘆曰：

「倘田承嗣目無朝廷，甘爲戎首，則潞州危矣！」

「兄何出此言！且仙女神童獨在，豈田承嗣强於安祿山耶？」海天瞠目追問。四維搖首曰：

「非兄所知也。薛侯偃武修文，毫無禦備，帶甲者不過三萬人，能衝鋒陷陣之將，僅弟一人耳。兩陣對圓時，戈矛如林，女仙其何能爲？」但海天肅然告四維曰：

「兄不憶銅雀台之夜乎？劍光所指，萬衆辟易，何田家軍之足畏？兄必歸報仙女，聽其一言以決耳。」四維苦笑點頭，再密談一切而別。

越日，四維馳返潞州，不敢遽稟薛嵩，只以此情先密告雲和。雲和驚曰：「海天所言足信也！昨南中有人來談，田承嗣正私遣人到蔡州示意，擬與淮西結兒女姻親，但淮侯不甚樂意。茲證以海天之言，或係田承嗣恐舉兵北侵時，蔡州軍將襲魏博之後也。」於是雲和急入報薛嵩。薛嵩慨然曰：

「吾非欲視藩鎭爲世襲封地，使天下如戰國紛爭，然奉命鎭撫河北，無天子詔，決不能以寸土讓人。」雲和建議：不如派密使，遠交淮西，使不與田家結親，以緩魏博之軍。但薛嵩以爲緩不濟急；且田承嗣橫恣，縱與淮西交惡，亦必悍然不顧。因卽令姜四維率諸偏裨將校，迅整甲兵，修守戰之具，嚴防邊境，稽查道路出入。

然姜四維深懼兵力薄弱，不足以抗田家軍，因憶張海天之言，私往裁雲閣，密詢紅線，有無退敵良策？紅線淡然答曰：

「妾司記室，每日隨薛侯書紙尾。卓機大事，內有祁主簿，外有將軍，妾何所知耶？」

四維默然而退，以告雲和。雲和笑曰：

「薛姑娘已及笄，正當宜室宜家，豈尙能如昔年之丫角垂髻，亂闖關山耶？」四維慨然答道：

「如是則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弟只有戰死沙場以報主恩耳！」

無何；邊警日急，據北來諜探所洩，田承嗣之肺疾，及冬益劇，孤陽外越，六神不定，夜間常失眠，亟欲謀涼適之地以暢身心，致北侵之志愈切，田家軍紛紛向冀魯邊地移動，恐兵禍不俟春同矣。此時張海天又銜命抗魏州，商兩家結親事，聞姜四維屯兵邊地，急遣心腹，星夜馳書，密告魏博軍情。書中並謂；田侯信巫者言，床頭置一金盒，盒內用黃綾符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另以安息國名香和夜明珠鎭壓盒內。每夕寢時，巫者率羽徒七人於床後複壁中，拜七星燈，諷咒澈旦。歌姬舞女數十輩，繞床旋舞，低唱霓裳羽衣之曲。甲士百餘名，依更漏輪值戶外，紗燈沉光，昏曉不息。聞巫者私語左右，此金盒與七星燈，爲田侯生命所繫，倘盒失燈滅，則旦夕危矣。海天以此情詳告四維，請其速報薛侯，早爲之計。四維不敢怠慢，急取海天原書，飛送潞州。薛嵩閱後，笑謂雲和曰：

「此妖巫殄財之術，何足信？惟不妨與紅線一言。」因卽呼紅線至，以海天密札示之。紅線對曰：

「巫術本不足信，但妖由人興，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田侯所爲，亦自取咎戾耳。」雲和詰之云：

「倘能毀其盒與燈，或可促其心危而死，不識姑娘能圖之否？」紅線笑曰：

「神仙無習巫靈之術者，玄姆從不言此，妾將安所圖耶？」於是三人均一笑而散。

時張海天爲淮西上賓，留駐魏州，雪霽之夜，冷月凌空，聞宵柝聲喧然盈耳，不能入寐，因披氅出戶，信步登魏州城頭，遙見銅雀台巍然雄峙，漳水浩浩東流。（按當時之魏州，卽鄴都所改稱）因慨然回念當年刺安祿山之夜，不意此間又成危邦。一念及此，海天頓思兩度重來，均未及走訪鐵佛寺，一覽昔時之假山洞府，至感惆悵！因邁步下城，直奔鐵佛寺，乃甫行抵寺前，忽聞左近幽巷中有誦佛聲喃喃而至，海天默計當係打包僧來敲月下門者，因立待之。

及此，此僧停止宣佛號，然竟以木魚小杵敲海天之肩頭，低聲唸道：

「銅雀台，銅雀台，當年刺客今復來，變化亦奇哉！」此不啻夜半鐘聲，使海天爲之一怔！急伸手挽此僧，一窮底細，乃就在此驚顧間，眼前疾鷹一縱，此僧已失之交臂！海天心知有異，急追蹤前往，直叩鐵佛寺門。良久，扉半啓，一老僧曳杖阻門而告之曰：

「少華童子囑告張將軍，勿冒夜行之嫌，請速歸賓舘，邏恐城門失火，玉石俱焚矣！」海天駭然，欲再詢，則扉已砰然閉。遂急奔回舘舍，心知頃間以木魚杵敲其肩者，竟卽當年鐵佛寺園中，掀巨石如反掌之神童也。

海天兀坐室中，驚疑未定，忽聞舘外人馬紛馳，號角齊鳴，如大敵當前者。俄而見從人駭汗奔入，謂六街邏騎雜沓，拘捕路人，舘舍前後亦已包圍，嚴禁外出，聞九城緊閉矣。正惶亂間，舘中執事者張慌來告：田侯枕邊之安息金盒，忽然不翼而飛，複壁中之七星燈亦頓滅，七巫者皆昏睡若死，但刁斗不驚，府門內外皆深鎖如故，園林台榭，遍搜無盜跡，自田侯以下皆恐怖如臨死神。海天知爲仙女神童所爲，私衷至慰，然亦震駭其形跡之奇也！

破曉，全城窮索無所獲，從人又奔告，聞七巫人皆已捕交法曹按治，蓋遍搜無徵兆，田承嗣疑巫者之陰術也。然旋又有人疑爲床前歌舞女所盜，授之戶外甲士，再由閽人遞傳竊走者，於是當夕之舞姬甲士，及內外司閽者，監入囹圄，將被窮鞫拷訊，宅內男女，皆如釜底游魂，無所逃命矣。

迄停午，魏城猶在恐怖中。乃前與海天密談之燕人某參軍，忽趨舘舍，且情態張皇，急閉戶私告海天曰：「怪哉金盒之失！更怪哉金盒之返也！」海天驚問：「盜已得乎！其誰耶？」此人連連搖首答道：「事殊駭人聽聞，仙乎？鬼乎？僕不得而知也。」乃述出；晌午時，潞州專使姜四維，忽馳抵魏城，揚鞭踞鞍，不待傳而闖入府宅，且高呼須面見田侯，田侯盛氣而見之。

姜四維於襟間取出黃袱，解視之，赫然金盒也！外附薛嵩密緘一件，文曰：

「夜半，有客自魏城來者，出示一金盒，內有賢侯生辰命符，知不可須臾離，因亟遣典軍都尉姜四維，騎追風馬，星夜馳奉左右，計時當以午刻到達。然累侯疑懼，尙乞諒之！」

田承嗣遽捧金盒，已駭然變色，及閱此函，戰慄不知所措，久病之軀，至此不能自持，竟昏然委地，左右急扶挾入內寢。田亟亟呼曰：

「速延姜將軍蒞貴賓舘，余之生死繫於薛侯矣！」

四維入賓舘後，海天不敢公然暢叙，夜間始私語之曰：「今後潞州重於淮西，兄所受者優於弟十百倍矣。」四維搖首嘆曰：

「薛姑娘其眞仙矣乎！昨夜戌鼓初巡時，弟卽登寨樓查夕，忽見近處宿鳥驚起四散，疑有諜騎偷襲，乃轉瞬間，一黑衣人遽立眼前，立拔劍驚視，則紅線也！弟正惶惑，紅線低語曰：

「『追風馬非將軍不能騎，請速馳回潞州，控鞍超乘以待，妾當於子夜返也。』待欲詢詰時，驚鴻一瞥，人已杳矣！弟當時雖不解其意，然知其必爲緊急軍情，遂卽飛馬趕回潞州。乃喘息初定，尙未及謁見薛侯，裁雲閣侍女掌燈來告：『姑娘返矣！請將軍入見。』」

海天聞之，欣然告四維曰：「有此一着，不僅潞州之福，亦三鎭黎民之福也。兩河從此定矣！」

盜盒之後不匝月，少華忽來潞州，稟告薛嵩，謂係奉師命迎姊赴太華者。但珍孃與繡容密告雲和曰：「紅妹將不返矣！」雲和驚問何以知之？據繡容道出，日前紅線曾對二人云：

「妹前生本爲男子，業醫，因誤以荒花酒治孕婦蠱疾，婦人及胎中二子均斃，陰律應墮女人身，且爲賤婢。但又因生前曾活人甚衆，已上感天庭，當成地仙，故得產於名山洞府，秉天元靈氣，蓋吾毋服芝草而孕，孕三年而生二女，妹與青綃姊皆有母而無父也。至於與少華之雌雄易養，乃了此一段塵緣，緣盡時則隨吾母遨遊於虛無縹渺間矣。」珍孃忙問：「然則緣將止於何時耶？」紅線僅微笑不答。

雲和聞之轉詢曰：

「聞紅妹每爲開元時之公孫大娘，現居何處？卿等未曾問及耶？」繡容笑答道：

「相公誠迂矣！紅妹尙不可知，能知其母耶？」三人均啞然失笑。

次日，紅線請辭，薛嵩苦留不可。因大宴中堂，張紅紗燈百盞，府內外如明霞異彩，耀人眼簾。薛侯捧紅線上座，親爲把盞而餞之曰：

「兒一弱女子，屢助中興之業，功成而不居，且不喜人稱道。此番以夜漏三更，飛越七百里，輕懲强橫，不血刃而安定兩河，誠不啻萬家生佛矣。神仙之道，非老夫所知；然聞古有俠者，常懷抱仁義，捨身救世，寧沒齒而無聞，是則吾兒其俠矣乎！」紅線斂裳遜謝。

薛嵩請座中名士冷朝陽卽席作詞，並立付管弦，堂下歌姬輩曼聲和之。此詞已見本文篇首，讀之使人一往情深。當時四座聞之，皆黯然無語，薛嵩親敲檀板，歌未終已惘惘欲失！少華旁坐，從容起稟曰：

「兒不肖，未能常侍長者，今請和吟先生詞，挽娣彈阮咸！兒當筵一曲，爲公解頤如何？」薛嵩掀鬚笑道：「此老夫之幸也！當洗耳敬聆。」

於是紅線取阮咸，轉軸撥弦，爲高吭之音，少華倚聲和之曰：

弱水三千一葦舟
蓬瀛深處有瓊樓
茫茫世事何須問
千古黃河不斷流

席終，侍婢十餘，執明紗燈前導，薛嵩夫人暨珍孃繡容等，率諸官眷，齊送紅線歸裁雲閣安息。乃送者甫還，薛嵩尙未入寢，忽聞外戶驚呼：「裁雲閣失火！」薛倒屣奔出，狂呼速救！然而待祁雲和姜四維親率文武僚佐趕往施救時，此精舍三楹，固依然如故。但遠近軍民，一時麕集，均謂遙見裁雲閣紅光燭天，繞以霞彩萬道，咄咄稱怪！只是閣中侍婢二三人，反昏睡無所知，猶謂親見薛姑娘與公子送諸夫人至閣門後，卽怡然入寢室。惟雲和四維二人急入閣啓室覘之，則鳳去樓空，此中人已隨

本社新書介紹

王九先生著

明末兒女英雄傳（一—十二集）——是一部有根據的歷史武俠小說，其中人物多見於明史的，加以作者搜羅許多外史筆記，所以可作史料看，書中登場的男女英雄百人以上，自始至終都有聲有色，全書約六十萬言，本社已陸續出版，每册定價十元。

耶律柳兒

這是北宋時代，國際間諜戰的神秘故事。宋，遼，夏，三國的諜探，以北宋的都城——汴京爲中心，展開了鈎心鬥角的爭奪戰。牽涉的人物，上自宮闈廟廷的達官顯貴，下至隱逸游俠，販夫酒姬，智勇神奇，各盡能事。因爲那時剛好是包拯當開封的知府，所以這位有名的閻羅包老，就自然的成爲內幕主角之一。

× × ×

自從有了這一個柳家酒店，這一條大梁巷子裏頓形熱鬧起來了。路過的人都要瞄一瞄店子裏那一位花枝招展的酒家女——柳大姐。這小妞兒實在不錯；據說她是燕北懷來人氏，一張臉蛋兒，也像是熟透了的懷來葡萄一般，連針尖兒也禁不起。兩隻水汪汪的黑眸子，就好比那攝魂鈴的響珠兒，無論盯着誰，準叫你全身酥麻，六神無靠。難怪開封的一班王孫公子們，都趨之若鶩，尤其是禁軍裏那些年輕的軍官，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五個在柳家店喝得醉猫似。這眞成了個酒色昏迷的安樂窩。

這一天，禁軍裏一位有名的教頭，外號賽張飛的，正和幾個同僚在柳家店喝酒。此人姓張，名叫宏元，才二十來歲，也是燕北人，自稱張桓侯的後裔，却恰好和柳大姐是同鄉，所以兩人一見如故，搭得非常親熱。這時候，有一張客席上正擺着一盤圓圓的，紅紅的什麼下酒的玩藝兒，一個穿綠袍的，看模樣兒像個書生，正在那裏悠閒地啖着。這邊席上一個軍官見了忙嚷道：「呵！酸棗乾！又甜！

又脆，又酸溜溜的眞對勁兒！喂！酒保！給咱們來個大盤吧」。可是那個酒保却滿臉陪笑的說是這酸棗乾剛賣完了，還得過幾日才有。

「放屁」！那軍官一拍桌子罵道：「這麼好吃的東西，專留着喂野騾子啦！快拿來！沒有不行」！那酒保聽了，正急得無法接應，可是那位綠袍書生，却一面手抓酸棗乾一面搭訕地說：

「這玩藝兒消痰化氣，咱每天來吃一碟兒，已經吃得心生氣和，誰要是見了垂涎的話，儘管叫罵好了，咱這裏又脆又甜，沒閒工夫還嘴啦」。

「好小子」！那軍官一聲嚷，順手抓了桌上的酒壺，朝那書生的頭上扔過去。那書生却正眼兒也不理睬，只將頭略偏一下，這酒壺却飛過了兩個空席，彭冬一聲，正落在柳大姐的背後。

「哎喲！這怎麼啦」！柳大姐回過頭來，一聲驚呼！原來她正陪着一位酒客，在那兒低語談心。大家一看，那位酒客，全身的緊扎短靠，披件白花袍，戴豹頭巾，完全是個武士打扮，這邊的軍官，怒氣未息，還待發作幾句，可是那武士倏地站起來，向這邊嗔目喝道：

「這是皇帝爺基輔之地，請大家規矩一點，不知道有王法嗎？」

「哼」！那軍官站起來先冷笑了一聲答道：「虧你說大話不害臊，捧出皇帝爺來嚇咱們。我到問問你，你那一輩子見過皇帝爺」？

但此人話剛住嘴，同桌的那位賽張飛，張教頭，却站起來，遙遙地向那武士抱拳說道：

「這位是楊提轄吧！咱們全是一家人，請別生氣」！他立即坐下來，悄悄地對同席的說：

「此人就是開封府的提轄，楊葆中，有名的『梨花片兒』。咱們到不是怕他的梨花神鏢，可不能不怕那位閻羅包老，大家忍點氣吧！別惹他」！

張教頭有辦法，他一面制止了同僚，一面却仍然要替大家爭回一點面子。他站起來，笑盈盈的走過去對柳大姐說：

「喂！老鄉！楊爺和咱們都是伺候皇帝爺的，妳和楊爺要好，咱和妳又是鄉親，就是酸棗乾賣完了，也得拿一點體己的東西來孝敬孝敬楊爺，咱們也沾點光啦！難道妳就讓咱們弟兄白白的吆喝了半天不成嗎？」柳大姐接着嚷道：

「喲！我說張爺，您眞是錦心繡口啦！這麼辦吧，請您上裏邊去自己挑選，看有什麼合口味的全都給抓來好不好？」

「好。我替妳當一次堂倌吧」。張教頭就隨着柳大姐朝後院子奔。

「會兒　張教頭端了一盤的肉脯，蒸餅，和柳大姐一同走出來。這時候那個綠袍書生正在後面小解，他像沒有理會到張教頭端了些什麼，只曳着袍角，慢慢兒隨着踱出前廳。那些軍官們大夥兒圍攏來嚷着：「好！要說親不親，只看故鄉人，還是張爺有面子」。張教頭忙去招呼楊提轄過來，一塊兒大吃大喝。那個綠袍書生會了賬，他站起來揚長出店，還晃頭晃腦的向柳大姐覷了一眼，嘴裏哼着：

「風吹柳花滿店香吓」！

第二天，楊葆中帶了兩個隨行軍士，到北門郊外去辦理公案，在車子上耽延了大半天，到了夕陽銜山的時候，他正要回城去復命，忽然聽到幾個路邊的販棗客人，趕着一輛小騾車兒，在笑語談天的朝北走，却恍惚夾着有關外遼國人的口音。葆中的叔祖父，楊業，在太宗時曾統兵北征，雖然兵敗陳

谷口，師出無功，但當時的楊家將，也確是出生入死，阻住了遼兵南下，所以楊家世代都傳習了一些遼國的語言，葆中還多少懂得幾句，這時候，他對于這幾個販棗客人，非常懷疑，但是包公是愛民如子，又號令森嚴，沒有可靠的實證，不準任意擾民的，因此葆中不敢冒昧去搜查這輛小車兒。然而他又實在不放心只好叫軍士待着，他自策馬追上去，看個究竟。

誰知這麼一跟，却跟進了一段密林子裏，天色已經漸漸昏暗。這一帶正是酸棗樹野生叢蓁之處，棘蔓糾纏，葆中睇視着前面，不提防馬失前蹄，陷進了棗林亂棘裏面，那馬兒被棗刺刺得亂跳亂叫，可是酸棗刺都帶着鈎子的，越亂跳就越被鈎上，蹄子痛得拔不出來。葆中只好下馬，抽出短刀來，斬去荆棘，再上馬前奔。

然而就這一耽擱，待他一直追出這段林子，那小車兒竟不見了。這也眞可怪，那小騾兒決不能跑那末快，而且附近又沒有人烟，怎麼一會兒竟無蹤無影呢？葆中勒住馬，納悶了一晌，只得回轉集子上，把里正叫來，囑咐連夜裏密查那小騾車兒的下落，自己仍帶着軍士拍馬回城，而且立即進府衙去，要向包公稟報此事。可是葆中還來不及開口，包公却先問他：

「你常常上大梁巷那個柳家酒店去嗎」？

「是」。葆中躬身對答。包公再問：「你愛上了那個小扭兒嗎」？葆中戰戰兢兢的不敢答話。包公再說：

「你照樣的去，照樣的去厮混，可是你別忘記了，你是除暴安良的楊提轄。」

「是……」葆中諾諾連聲的退出，那話兒不敢提了。

夜間，包公循例的秉燭批閱案牘，漏下三鼓，忽然有條人影兒，眼前一閃！包公一手按住文卷，抬起頭來喝問：「什麼人」却發現一個披百衲衫的胖和尚，向案前合十施禮說道：

「眞不愧爲勤政愛民的鐵面包青天！老衲這廂有禮！」包公揚起了鐵眉問道：

「方外爲何夤夜竄入本府的後堂？有話請速講。」

「告罪了」。和尚一面答話，一面從身邊取出一個圓筒形的蜡盒兒，雙手遞給包公。嘴裏說：

「這關係大宋天下的存亡，幸而落在小徒手上。但老衲不敢驚擾范公，請大人轉呈就是。」

這眞太突兀了，包公接着這蠟筒兒，剛剛打開，就瞧見一行字，使他觸目驚心的站起來，兩目凝注，原來他看見的是：

「諜臣耶律渾元謹稟大遼國王陛下。」包公震悚地看下去，這時候，却忽然一綫冷風襲來，那和尚笑瞇瞇的一伸手正接着一片光亮亮的小東西，向案上一扔。包公忙遙呼：「葆中不可亂動！快過來！」原來這是楊提轄的「信號鏢」，他經常身藏十一支銀鏢，可以連珠發射，百發百中，所以人家稱之爲梨花片兒。遇着可疑的人，他必定先投出一支信號鏢，這支鏢不傷人，是「來將通名」的意思。這時他正由外廂進來暗護包公，一見這怪和尚，怕來不及，所以先發一個信號，不等到包公遙呼，他已經疾鷹似的飛臨案前。這和尚却笑着對葆中說：

「梨花鏢名不虛傳，領教，領教！」但葆中不悉何事，只眼睜睜的瞪着那和尚。包公將那文件拿在手裏，對這和尚說：

「有勞方外人，還有何見教嗎？」這和尚一合十，立騰身一縱，悄無聲息的去了。葆中凝目遙送

，也不敢叩問包公。但包公立即叫傳呼駕車，上相府去。

那時候的宰相是范仲淹，他原來和韓琦遠鎮西陲，鎮壓西夏有功。因爲他向仁宗進呈那有名的「十事疏」，奉旨入樞院，參知政事。他是秀才時就以天下事爲己任的，所以也常常深夜理事不休。這時他立即延見包公，動問何事。包公將密件面呈，并大體說明了這一回事。但范公見了，却只淡淡的說：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啦」！說了這兩句，就欠身送客，包公只好施禮退出，范公却又似叮囑地說：

「近來京畿流品甚雜，望賢太守對附郭之地多加留意一番。」包公唯唯敬諾而退。

這件事：包公也有些納悶起來。因爲那密件分明是樞密院的機密軍情，竟落到了遼國的諜臣手裏；聽范公的語氣，又分明是正在搜尋中。偌大的一件軍國大事，怎麼沒有嚴厲的吩咐呢？包公在車上再四思索，覺得范相的話雖然很輕便，但是語輕而意重，自然不能等閒視之。因此他回府衙以後，立即叫葆中來，面諭一切，務必查獲樞密院失落密件的實情，這盜取密件的是內竊也是外賊？這夜行僧是何人？他的那個門徒又在那裏？包公叫葆中率領得力的部屬，窮搜四郊，務須迅速截獲。經這一提示，葆中才想起黃昏邊那輛小車兒的事，他跟即向包公稟報。包公點點頭，叫葆中先向北郊一帶着手搜查。

葆中有兩個能幹的左右手，却並不是府衙裏的偏裨佐屬，一個是擺草葯攤的王大胯子，此人曾隨一採葯老人，遍遊名山，有奇方奇葯，善治各種怪病。一根挑葯的鐵扁担，重五十餘斤，闖過不少的

江湖，關封人都叫他「鐵扁担老王。」另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是一家書紙店的學徒，叫李九松，他生就一身的活動骨節，可以宛轉伸縮自如，有人送他一個外號，叫「百節蛇」。別看他年紀輕，那書店裏的碾書石，通常是使着軸轆架的，但他每每用手提起來，讓別人慢條斯理的將下面的書本疊了，他再將那碾書石，四平八穩的放下來。

這一天，楊葆中喚二人進府衙來，在密室裏會談這一件要案。李九松說是北門外那密林子附近，他有一家親眷，可以去探訪那小騾車兒的下落。王大胯却認爲像樞密院那樣的高樓大厦，重門疊戶，如果沒有家賊作祟，無論什麼奸細，能飛進去也不容易盜取密件的，他沈思了一會兒，對葆中說：

「此事稍有門路，三日後回報楊爺。」

葆中點頭，囑二人分頭行事。二人走了以後，他也踱出府衙，信步的又走向大梁巷。可是當他剛跨進了柳家店，却瞥見那柳大姐正和一個俊俏少年并肩地坐在屏風背後，千嬌百媚的樣兒。葆中縐着眉頭，心眼兒有些酸溜溜的，酒保認得，忙走來招呼，葆中對酒保搖搖手，自己揀着靠近那屏風的桌上，悄悄地坐下來。

獨個兒喝着悶酒，耳邊廂却聽到柳大姐在說話：

「相公如果有閒，以後請您早上來，這兒清爽得很，奴家可以陪您淺斟低酌。要是到了過午以後，客座上就亂起來了」。那少年却沒有回答。

這時候却闖進來三個禁軍都頭，坐下來就一連疊的嚷着：「喂！那個嬌滴滴的小妞兒呢？怎麼不出來陪咱們喝酒啦！」

「哼」！葆中在旁邊冷笑一聲，搭訕地說：「俏大姐正陪着俏郎君在後面淺斟低酌，你們使什麼牛勁兒，別窮開心吧！」

「笑話」！一個都頭立起來，看見葆中也是同樣的軍官打扮，只回報一聲冷笑說道：「你受得了，咱可受不了」。他一面說，一面就朝裏直衝。這時候柳大姐已經聽到是楊提轄打破了醋罈子，正要走出來應接幾句，却沒料到這位都頭已經衝到了跟前，而且蠻不講禮的，立即飛起一脚，要踢翻那少年前面的酒桌。然而可怪，酒桌并沒有被踢翻，這位都頭爺却自己跌了個四脚朝天，腦袋跌出屏風外面來了。

葆中見了，好生奇怪，他正站起來，想朝裏面去看看怎麼回事，但另外兩個都頭已經搶入裏面，跌倒的那一個也站起來了。有一個先指着那少年喝道：

「像你這三分像男人七分像女人的粉糰兒，要是咱們和你三比一的話，打死了你也沒有臉見人。這麼辦吧；咱就算使一個左拳和你較量較量，有種的快過來，別再搗什麼鬼精靈」。可是那俏少年只側過頭來笑着說：

「你們三人儘管同時打過來，我只坐着不動，要是哼了半聲，就算我是個粉糰兒。請柳大姐作個證，好不好」？

「哈哈」！這都頭大笑一聲，邁步向前，一拳打出去。但是怪得很，此人忽然怪叫起來，抱着拳頭只是直嚷。另兩個都頭見了大怒，同時掄起拳頭來向那少年進攻，然而竟同樣的都負痛退縮，三人眼睜睜的瞪着那少年，柳大姐骨溜骨溜的在一旁驚訝。只有楊葆中暗暗點頭，但他也覺得可怪，這明明是練過「金鐘罩」和「鐵布衫」的工夫，開封城裏城外有幾個懂得「易筋經」的？這少年是那兒來的呢？怎麼從沒聽說過啦？他決不能輕意放過此人，於是搶進兩步，向大衆一抱拳，笑着說：

「諸位這眞是不打不成相識。咱是開封府的城牆塌兒，該做個東道主，大家來一齣羣英會吧」！

他一面對柳大姐說：「請抬一罈道地的『青州燒酒』來，擺個大圓桌兒好不好」？

「好」！柳大姐流鶯似的驚叫起來，歡笑着說：「今日的酒，算我斗起胆子來孝敬諸位將爺，可是酒令如軍令，要請開封府的楊大人插上帥字旗，奴家我，就當個小酒兵吧。」她向葆中飛了一眼，大夥兒哄堂似的叫起來：「好哇」！

然而使葆中失望得很，這位俏少年眞是恂恂如處子，他只是溫情淺笑，不縱酒豪談。

而那三個都頭，却又狂呼痛飲，弄得杯盤狼藉。因此葆中想從菅接詞色之間，窺伺出一點來頭，却完全落空了。不過他已經知道這少年姓林名殊，是南徐人，來東京探親的。問到住處，却只笑而不答，說是在一位親眷家。葆中只好殷勤勸酒，相約後會之期。

次日，李九松到府衙來稟報，就在離那北門外的密林子不遠，有一個很破陋的小寺，叫白雲庵，那裏本來只有一個老僧守着，但近日却來了個「挂單」的胖和尚，有些可疑。葆中點頭，就在午後，二人拍馬前往白雲寺，却只看見那老僧，却又是個聾子，你問這，他說那，找不出半點頭緒。但有一件，不能不使葆中驚心的，寺後院拴着一匹騾子，長耳豐毛，像一匹跑長路的牲口，這雖不敢斷定就是那販棗客人的，然而這窮苦的老僧，決不會有。可是一直待到傍晚，那胖和尚還沒轉來，葆中和九松只好嗒喪地走出，但剛走近那密林口，却聽到林子裏一聲長嘯，斜刺裏竄出了一條人影，竟正是那

個貪夜入府衙的胖和尙。葆中不敢怠慢，忙跳下馬來向前施禮，那和尙一把抓住了葆中的膀子，笑嘻嘻地說：

「小徒正和一位女子在前面比劍耍子，楊提轄有工夫去瞧瞧這場猴兒戲嗎？」

「呵」！葆中訝然，立卽牽了牲口，隨那和尙走過去，却正聽到有擊刺的聲音。葆中縱目一觀，就在前面小空地上，一男一女，兩柄劍鬥得非常緊湊。而且更使葆中驚怪的是；從暮色迷濛中，隱隱地可以看出那男的恍惚就是前幾日，在柳家店獨個兒啖酸棗乾的那位綠袍書生。葆中不覺失聲地叫出：「就是他」！

「他就是小徒，前夜老衲面呈包公的那玩藝兒，也就是他從別人手上奪來的。」

「欽佩得很」！葆中向和尙一拱，跟着問：「但不知高徒尊姓大名，在開封有何公幹嗎？」

「他是個專花錢的公子哥兒，叫李金葵……」和尙的話還沒有完，葆中瞥見那李金葵已經敗退下來，那女子着着進迫，但是這胖和尙似乎熟視無睹的模樣。葆中驚疑地問道：

「那女子什麼人？大方丈不去拾掇她嗎？」

「沒有辦法」。和尙搖搖頭說：「老衲出家人，這些個使刀劍的玩藝兒，壓根兒不會。楊將軍願意助小徒一臂之力嗎」？葆中點頭答道：

「好吧！既然大方丈有命，在下就來管這一場閒事吧。」說着，他颼地拔出佩劍來，一個蛟龍出水的架式，縱入氛圍，也不打話，就使出一路風捲殘雲的解數，逼退那女子。那女子一面招架，一面冷笑，望着葆中說：

「好莽闖的楊提轄」！只說了這一句，她手中的劍，驟然變了個猛虎出柙的解數，劍光一閃，人影一瞥，驚鴻似的倏忽不見了！

這一個奇突的冷刺，使葆中羞忿驚疑，他再也顧不及李金葵和老衲的下落如何，忙使出夜行本領，飛出林子，直追上去。

一口氣追到了北門的外濠邊，看看要趕上了，却見那女子回頭對葆中說：

「你還是上柳家店去翻醋罈子吧，這個閒事你管不着。」話剛落音，她已經飛過外濠，竄上了城頭，葆中差遲半着，待他飛上城頭的時候，連蹤影兒也沒見了。葆中氣得三尸暴跳，濃眉緊鎖，心裏想，這些狗男女都和樞密院的諜案有關，如果找不出線索來，還有什麼面目見包大人！但是氛息稍定，他忽然驚叫起來：

「嗄！這女子的聲音好耳熟！是誰？呵！」他立卽驚悟起來了，原來語音酷似柳家店碰見的那俏少年，林殊，雖怪她有取笑醋罈子的話。此人究竟是以男扮女，也是女扮男裝的呢？這個是撲朔迷離，雌雄莫辨。這怪人居然隱匿在開封城裏，這是如何可怕的一回事！葆中想到這裏，深怪自己疏忽，在城外沒有向和尙問明這女子的來歷，和李金葵因何比劍。他只好踱回府衙去，盤算再往那古寺去一遭。

一會兒，九松牽着牲口回來了。他對葆中說：「那和尙師徒二人跨上馬朝北走了。和尙要我告訴您；請您不必留意他的蹤，還是把工夫用到別人身上去吧。他又說；他叫『鐵花和尙』，你去告訴楊爺，想必知道的』。

「嗄」：葆中驚跳起來嚷道：「就是他！那眞是失之交臂啦」！他呆立了半晌，才告訴九松：遠

在二十年，就聽說有個名震關西的鐵花高僧，凡是三晉和秦隴道上的不法之徒，都見之胆寒。他那件百衲衫上藏有無數的小鐵彈丸子，遇着三五敵人時，只將胸前的直裰抖一抖，立即飛射出幾個鐵丸子，百步之內，從無虛發。如果要重圍突擊的話，兩膀一揚，兩袖一揮，那就像法雨繽紛似的，鐵丸滿天飛舞，立刻四面八方人馬辟易。所以大家呼之爲鐵花和尙。葆中想起，這位高僧遠來東京，又曾夜入府衙，自然含有深意，可惜此刻已無法覓到。眞懊悔極了！

葆中無法，只好轉而注意到那個林殊。第二天，他決意去找柳大姐刺探一下。但柳大姐告訴他：「楊爺還來了一步，林相公剛走啦」！

「你不是約他午前來淺斟低酌嗎？怎麼就走了呢」？葆中打趣一句。但柳大姐却搔着鬢角，欲言不言的，只望着葆中笑。葆中再三追問，她才羞容答答的說：「林相公怕您打破了醋罈子啦」！

「笑話」！葆中站起來很正肅地說：「我楊某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他不要有眼無珠。我只問妳，他是不是常來？他住在那裏？幹什麼勾當的？妳知道嗎？至于他喝酒也是喝醋，我全不管」。但柳大姐像沈凝了一下答道：

「林相公來過好幾回，只是他的情形，我全不知道。不過他有兩句話，我……不敢說」。

「什麼話？非告訴我不可」！葆中直瞪着眼。柳大姐這才嚅嚅嚕嚕地說：

「楊爺可別生氣啦！他說；楊提轄挺好是改個姓，改成綿羊的羊，那多麼乖吓」！

「哼」！葆中冷笑了一聲，怒目地對柳大姐說：「妳告訴這小子，咱這條綿羊正等着他來吃，無論硬吃軟吃，全聽他的便。要是背地說大話，不敢當面見人的，那就是小王八羔子」！他一拍酒桌，氣忿忿的衝走了。柳大姐還追來柔聲媚氣的叫着：「楊爺您請回來！楊爺您請回來」！

葆中從柳家店出來，立即喚李九松到府衙，叫他早晚在大梁巷裏伺候林殊的行蹤。然而這案情却來個急轉直下，樞密院發現了線索。

王大胯子到府衙稟報：院裏一個西齋書吏，叫龍九檔的，突然失蹤了。此人是前朝奸相王欽若的外孫，因爲在院裏十多年，九個檔庫的案牘，如數家珍，所以有這麼個雅號。龍九檔爲人誠實，年紀四十多了，生平無嗜好，又無家小，就宿在西齋。可是前兩天忽然不知何往，西齋主事派人四出尋找，至今沒有下落，只是不敢向外聲張而已。王大胯子認識院裏一個老都管，這老都管以前生過很大的瘡瘤，是老王給他治好的，所以常談些體己的話。據他告訴老王；龍九檔向不喜外出，但前幾天有兩三次深夜出院而且看見和宮廷裏一個小黃門太監，還有前相王欽若府裏的老闆人，三人一塊兒在院後牆陰下，不知密談些什麼。挺怪的是，就在那夜裏四更時分，西齋大鬧有鬼，可是鬧了半天，連鬼影子也沒見得。老王立即追究那鬧鬼的一夜，是什麼日子，一算，却正是鐵花和尙入府衙前三天的事，也就是葆中在柳家店碰見那綠袍書生，所謂李金奏，前兩天的事。

既然涉及了宮廷裏的小黃門，葆中怎能不即刻密稟包公。包公悚然地說：「這班黃門太監，有什麼好東西，說不定背後還有更大的奸細。這由我親來查究，你不必去驚擾宮廷，但是三天之內，你只須找出龍九檔的下落來」。

「是，是」。葆中只好諾諾退出。三天的限期太迫了，然而人急智生，葆中立即喚老王和九松二人來，悄悄的告知，如此這般的去分頭行事。

話說前朝宰相王欽若，爲人最工心計，他那個相府園內，據說密室很多，連那些假山石下面，全是地洞密道，開封人都傳說的，欽若死後，這園子荒蕪了，常常有鬼靈出現，沒有人敢進去。現在必是欽若的一個老闆人，窮苦無歸，還是和他的老伴兒倆，住在門房裏，然而他從不進裏面去收拾。

「天賣草藥的老王跑來看望這老相府闆人，他們也算是老相識。老王慢吞吞的對那老闆人說：「老管家！怎麼樣？快過年了，咱們利市利市一下好不好」？老闆人有氣無力的答道：

「唉過年不過年，咱就捱個日子等閻羅王勾簿，還有什麼利市啦！」

「別那末洩氣。我說姜子牙八十歲遇文王，誰不想走點老紅運？有一個現成的買賣，無本萬利，就出在你們這寶山上。這算不算財神爺開眼啦？」老王一股腦兒說下去。那老婆子插嘴：

「王大爹！你別作夢！這園子自從相爺去世，一直就鬧鬼，還有什麼寶？有寶也給鬼搬走了」。

「妳不知道，老嫂子」？老王緊接着說：「老管家會知道的，這園子裏有一株化州來的，眞正的橘紅樹，眞宗皇帝勅封爲『蘇澤大夫』的是不是」？

「我怎麼不知道」？老闆人答：「什麼橘子全不能渡淮，渡淮就變了種。可是這蘇澤大夫因爲受了封，有神靈呵護。所以年年都結紅橘子」。說到這裏，他又懊喪地搖搖頭道：「不過老皇爺崩駕了，相爺也歸了天，這棵橘紅樹怕早就死啦！誰還去理會這個？」

「死了還是一寶，只要挖着樹根兒就成」。老王還是興匆匆的，而且他先說明了一段橘紅的掌故：據說若干年前，一位化州州官病得垂危，那個厮守蔴爐的丫環疲乏了，矇矓一睡，蔴已燒乾，她不敢上廚房去加水，就只好偷偷地溜到「蘇澤堂」前面一個積水池裏，胡亂添些水再煎。然而奇怪，那州官服蔴之後，竟豁然病好了。這事頭一個驚奇的是那開蔴方的大夫，他認爲這包蔴只是聊盡人事，決不可以回生的。因此他再三盤問侍湯蔴的人，那丫環逼得沒法，只好從直說出來。那位大夫聽了趕緊跑到那積水池邊一看。原來有許多紅橘子落在池子裏，他憬然大悟，知道這是治痰喘症的聖蔴，於是這一風傳出去，那棵橘紅樹的菓實就成了貢品，每年由州官進貢天子，成爲列代的至寶了。故事談完了，老王才說明來意。他對老闆人說：

「有一個富翁正害着痰癆，急須找橘紅來治，此刻北方不是時候，陳的更找不到，所以要挖橘紅的樹根兒，那就只有來這裏取寶。這買賣落在我老王手上，說明了紋銀五十兩，咱們老搭襠，一同挖取，銀子平分，你瞧怎麼樣？」

「有這等事！王大爹！那眞是天可憐見！」老婆子掙開了鷄皮笑臉，喜得合不攏來。但是老闆人似乎并不起勁，他只淡淡的說：

「這買賣到是不錯，不過那棵樹正在後院子裏的假石山後面，那地方白天裏都見鬼的，我實在有些害怕，你一個人敢去」？

「笑話」老王拍着胸膛說：「憑我老王這一條鐵扁担，什麼孤魂野鬼我全不怕。你放心！」

「別要錢不要命啦！老夥計！」老闆人還在疑神疑鬼的提出警告。但老王堅決地說是願意獨往挖掘，只要老闆人遠遠的指示方位就可以，銀子還平分。因此那老婆子也在一邊催促着：

「去吧！老遠遠的指點一下，有什麼干係？就怕活見鬼嗎？雪白的銀子，眞是……」

就這麼約定，當日午後，老王拿了鐵鏟傢伙。

來找老闆人，還帶了些酒肉來交給老婆子，說是挖好了，先痛快的吃喝一場。老婆子眉開眼笑的下廚去了。這裏老王隨着老闆人，闢開叢棘蔓草，走進園子裏去。經過了一段斷瓦頹垣以後，到了一個殘破的月門邊，老闆人站着不走了，他拉一拉老王的手，朝那面遠遠的牆陰根一指，嘴裏說：「囉！那個獅子頭似的石巖後面就是那棵橘紅樹，也許還沒有死光吧」？老王點點頭。老闆人又兢兢似的悄聲說：

「我不陪你啦。無論可挖不可挖，早些出來，過了申刻，陽光衰了，就得提防那話兒啦」！

「不要緊的，我知道。你這就請回去呢」。老王一擺手，提着鐵鍬，慢慢兒朝那方向走去。

待老闆人轉身不見了，老王却一下竄上了假石山，朝園子裏四處張望一下，首先被他發覺到，有一段後牆上，那濃密的薜荔藤，似乎被拉斷了，牆裏那濕霉苔痕，也有些踐踏過和滑倒過的跡象。再看看園內的亂草叢裏，還有雜沓的足印，看樣子不只是一個人。他忙溜下來，找到兩個假山洞的洞口睇視一下，更發現很明顯的脚印。老王暗自點點頭說：「這玩藝兒八九不離十啦！」

這時候，老王才找到那棵橘紅樹，隨意挖了點根枝，循着舊路出來。可是還沒有走上幾步，却瞥見草樹叢裏，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忙拾來一看，竟是一塊挺純淨的綠玉，是衣帶上珮的的玉墜兒，他知道這小玩藝兒必有來頭，忙塞在身邊，一直走出。那一雙老伙伴倆，已經在拉長脖子遙望。老王笑着說：「寶物到了手，天不早，我得趕緊送給病人，救人救個急，也好早些拿到銀子，明天一早送來，這買賣算是到手了。」老闆人却堅留他吃飯，老婆子還嚷着：「王大爹！你這就走？咱們到變成了旅店裏的牀虱子，專吃客人的啦！眞是……」

次日一大早，老王就帶了二十五兩紋銀送給老闆人，老婆子射出老饞眼，望着那雪白的大銀錠，只是出神。老王笑着說：「這回財神爺眞算是瞧得起我這窮小子啦，挖到了靈葯，外帶還送給我一件小寶貝兒，眞不錯」！他一面說，一面掏出那玉墜兒來，放在手上掂一掂，隨口說：「這小玩藝兒怕可以值個三五兩吧」？可是那老闆人却像驚訝地從老王手上拿過去，細看了半晌問道：「這難道就是昨天挖樹根兒拾得的嗎？」

「可不是；就在那假石山旁邊啦」。老王回答。老闆人點點頭，將玉墜兒還給老王，還鄭重地說：「這塊綠玉怕眞是一件寶物，你別隨便賣了，說不定有識寶的會出重價收買啦」。

「好吧；你去找識寶的來，賣了高價的話，咱們老夥計照樣平分好不好」？老王就這麼信口葫蘆揚長而去。那老婆子還在後面讚嘆着：「王大爹眞慷慨」！

當天夜裏三鼓以後，相府園裏的假山石畔，一時人影幢幢。

有兩男一女，由園後踰牆進來，直奔那假山洞口，倏忽不見了。這時候圍牆外面又有幾條黑影兒一閃，也霎時消失了。過一會兒，原先入洞的兩男一女，魚貫地鑽出來，但却又多了一個男的，似乎被挾持着在中間的模樣。這一行人悄無聲息的，走向那牆陰下一個污水池邊停止了。一個男的在發話：

「喂？你老待在這洞子裏也不是辦法，那老頭兒可不願意送茶飯給你啦。而且這幾日外面的風聲又緊，我看你不如乾脆早些歸天吧。等我們大功告成的時候，給你立一個神廟……」這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有一種淒厲嘶聲，像長號，像短哭，從那亂草叢中繼續地發出來！

「哎呀！鬼叫」！池邊的人都輕輕的驚叫一聲，大家都像有些胆寒。那個發話的男人忙接着說：

「好啦！鬼來迎接你啦，就借這一池水，作你的葬身之所吧！」

「咳！天啦！我已經追悔莫及了！」另一個男子聲音，似乎在哀訴的味兒。正當這剎那間，又是一聲淒厲的鬼叫，而且那蔓草紛披，一個青面獠牙的披髮兒，向池邊飄忽地撲來了！

「嗄！鬼來了！」池邊人影，頓時駭散，但跟着却聽到彭冬一聲，有人落水了！正在這人影幢幢，鬼聲啾啾的時候，牆頭上竄下來兩黑影，那青臉鬼立即跳下池子裏，將那落水的倏地捧出來，岸上一個個大漢接着，悄悄地對另個說說：「還好！沒有斷氣」。隨即反竄上了牆頭，連那鬼影子也蹤牆走了。

然而這一行人蹤鬼影還剛從牆頭上要往外竄下去的俄頃間，旁邊民房頂上，疾鷹似的飛過來一個陰影，而且跟着就聽到一種尖銳的喝問聲：「什麽人！站住！」但這邊沒有答話，那大漢和那青面鬼挾着那落水人飛跑了。剩下另一人却挺立牆頭，他手一揚，一支銀鏢射過去，那邊的夜行人也站住了，却接着了那支鏢，颼的一聲擲了回來，跟着，驚鴻一瞥，仍從原方向飛走了。發鏢的人似乎心中有事，不暇跟蹤窮追，只冷笑了一聲說：「原來又是你這個不男不女的怪小子！好吧，讓你多活幾天」。

到了一個預定的秘密所在，李九松從身邊掏出了一副「鬼臉」來對那落水的人說：「今夜裏就憑的這玩藝兒，才算是救了龍爺的性命啦。」那龍九檔驚魂未定，瞠目不知所答。王大胯子取下府衙的腰牌出來給他看看，他才長嘆了一聲道：

「好。只要包大人作主，我願意明正典刑」。

第二天一大早，那個老闆人却來找草莉老王，老王心裏一動，笑着迎問道：「老管家您早！難怪昨夜裏結燈花，今日財星高照啦！」老闆人也笑着答：「財氣逼人，也眞是城門兒擋不住。告訴你，那塊綠玉有了主兒，就看你要多少銀子」？但老王却忽然正肅地說：「呵！這玩藝兒來頭大！我細看過，背面刻着一個很小的方印」。

「你瞧這幾個什麽字」？老闆人只搖搖頭。老王這才瞪大了眼睛，悄悄地唸道：「內庭之寶」！他神奇地望着老闆人續說：「朋友！莫說皇帝珮戴過，也總是宮裏貼身的寶物，尋常人帶在身邊，包管百病消除，諸邪迴避，這玩藝兒我可捨不得賣。給財神擋駕，對不起！這幾句話一說出來，那老闆人將老王一拉，拉進後面小院子裏輕輕對他說：

「老王！你眞有眼色！告訴你，是一個小黃門漏出來的。這傢伙是伺候那位麻老太監的。相爺在的時候，那麻老公公常來相府走動，所以那些個小黃門全認識我的。昨夜裏有一個小太監來閒談，說起那麻老公失落了一塊綠玉墜兒，是老皇御賜的，急得坐臥不安。我詳細問過他，就是你拾着的這玩藝兒。所以我來和你商量，還給他。結個人緣，看怎麽開價？你說」！

「麻老公失落的！那怎麽會落在相府園子裏那亂草堆裏呢？怪事吓」！老王釘着問。老闆人却更放低了聲調，露出驚惶的眼色說：

「不用提拉！宮裏發生了盜案，聽說還偷去別的寶物不少。我想必定是宮中奸細勾通外面的飛賊幹出來的。而且說不定那班强徒却看中了咱們這個白日見鬼沒有人跡的空園子裏分贓啦。你瞧我這個猜想準不準」？

「猜的一點兒不錯」。老王也神秘地點點頭。但他跟着驚問：「可是此刻由我拿出這玉墜兒來，我豈不成了盜夥之一嗎」？

「沒有這事，一切有我」。老闆人拍着胸膛，而且又告訴老王：「這幾日，那麻老公的忡怔病大發，這是他的老毛病，據說只有這綠玉可以鎮定心神，所以失了之後，頓覺忐忑不寧。只要寶物歸還，就算救了他的命，還會追究別的嗎」？

「呵！忡怔病！那我有的是靈葯，專治多年的心虛症」。老王驚跳起來說：「不過必須先看看病容如何，才能下葯。這麼辦吧；老夥計！你去先通個信兒，我親自去奉還綠玉，兼治好那忡怔病，這個雙重買賣，就好有一比」。

「好比什麼呢」？老闆人瞪着眼。老王傻笑地說：

「常言道；拋磚引玉，咱這個却叫做拋玉引磚。可是你別老糊塗，這不是泥磚土磚，是指的雪白的銀磚，說不定還是黃澄澄的金磚啦！哈哈」！

「好啦，大家拚着運氣吧」！老闆人像疑神疑鬼似的走了。

然而當老闆人一路盤算着回去的時候，却沒料到相府園的假山洞口，正出現了一個百節蛇似小生靈，在蠕蠕地向洞裏爬進去。憑他的柔動骨節，伸縮自如的，蛇行潛進，很便利的通過了好幾段曲折的甬道，走到了一個寬敞的洞府。他先凝神睇聽了一下，裏面靜悄悄的沒有聲息。於是他取出火石來敲了一下，星光一閃，那角落裏陡然發出一聲怪叫，眼看像有一個人在喃喃自訴的。他忙屏息以待，但只聽到是人聲，却始終沒見有何響動。

最可怪的是，分明是有人在說話，却竟一句一字也不懂，不知念些什麼，難道眞是鬼講話？他覺得非弄個明白不可。他將火石重重的連續劃了幾下，一時火星迸裂，雙方都看得比較明朗了，他已經看出是一個壯漢橫躺在石巖壁角，似乎全身被縛了的模樣。他正要上前去窺察眞相，那人却先喝問他：「什麼怪物！是人是鬼？」

「呵！原來你還是一個活人，可是剛纔你爲什麼說些嘰哩咕嚕的鬼話呢？」他近了那人身邊。那人却再向他喝道：

「少胡說！如果你是那賤人派你來害死我的，你就趕快下手，少說廢話！」

「你怎麼又說鬼話，什麼賤人貴人我全不懂。告訴你，我是聽說石洞冬暖夏凉，而且有人說，這裏埋藏着有珠寶，所以悄悄來探看一下。想不到你却比我更早啦，找到寶物沒有」？

那人似乎相信他的話是眞的，因此轉而向他懇求援救，請他用石頭只將鎖練鎚開了一節，就可以掙斷的。但他却遲疑地答道：

「我們洞府相逢，眞算是有緣，我也有心救你出去。不過我不知道你是好人也還是歹人，怎麼敢隨便給你開鎖呢」？那人聽了，嘿然無語。他又逡巡地向別處摸索，摸到一支大蠟，忙敲着火石點燃了，但他立即又吹熄，自言自語的說：「不行！燭光短了半寸，那些鬼精靈都會覺察到的」。說了之後，他從身上掏出自帶的小蠟來，點燃了，四方照着查看，這才看出是前後二室，地下遺留了些魚肉骨屑，別的什麼也不見。裏面一室，却還有一扇鐵門，可是無論如何也打不開。他自己在譴責自己：

「好啦，這鐵門不得開，入了寶山，還是空手而歸，眞是虛此一行啦！」可是這些自言自語的話

，却使那壯漢怦然心動，覺得這突如其來滑稽人似乎并不等閒，於是又向他提出另一個請求。對他說：

「我不請你替我開鎖，但請你帶一句口信出去，不知你可願意嗎」？

「帶什麽口信？帶給誰？你說說看。」

「這口信要請你帶給開封府的包大人，你可能够？」那壯漢先說了這一句，看這滑稽人沒有拒絕，於是又繼續說：「假如你見不到包公，就請你告訴那位楊提轄，楊葆中也行的。就說鐵花和尙的弟子，李金奎，被囚禁在這裏，請來搭救一下。」

「什麽！你就是李金奎」！他駭然！舉起燭光一照。然而照了也是枉然；那一次在密林子裏，天黑了，他壓根兒就沒瞧清楚面貌，沒法子分辨眞假。但此事不能怠慢，他立即答道：

「這口信我一定帶到。可是要請你告訴我幾件事：第一那天和你比劍的那女子是什麽人？究竟是男是女？是不是名叫林殊？你爲什麽和她比劍？再一樁；你和你師父分明朝北走了，爲什麽你又跑回開封城裏來？」

「還有呢；是什麽人將你縛在這裏？爲什麽對你過不去？你剛纔說什麽賤人是誰？是不是就指的那個林殊呢？」

這幾樁事可以說是楊葆中所急于明瞭的，所以這位滑稽人乘機逼問。但李金奎却怒目地對他說：

「這些機密怎麽好告訴你啦！口信帶不帶隨你的便，我本來不希罕誰來搭救的。你趕快出去吧！」說完了，眼皮一合，毫不理會。這位滑稽人見了點點頭，搭訕地說：

「瞧不出，你到眞有點兒傻勁啦！好吧，你歇息歇息，對不起，咱就少陪了」！

這幾次，王大胯子和李九松二人，着實有了很大的收穫，只是線索越找越多，而且越搜越深，很明顯的已經牽涉到宮闈裏去了。尤其是那麻老太監，是先帝的寵臣，現雖氣燄已低，但仍然是外連邊鎭，內結重臣，弄得不好，很可以使朝廷發生重大變亂。因此，包公嚴令楊葆中，不可操切，眼前只趕緊先辦兩件事，第一是，撈救那李金奎出險，再去追索那林殊。還有就是密訊龍九檔。至于王大胯子還玉治病的事，只能相機去做，萬不可現出痕迹。那老閣人暫時決不能驚動。包公吩咐以後，立即上相府，將情節密稟范公。但范公對他說：

「目前河朔和關西都有邊警，恐怕和本案多少有些關連。辦得太急，固然容易生變，但太緩了也怕禍機愈深。望賢太守妥善行事。只要案情正確，不管牽連何人，都不必多所顧慮」。

「是的」包公躬身答道：「爲了肅清反側，整飭綱常，卑職就是拚了這顆頭也自甘心的，請丞相放心！」范公點頭笑笑。

然而不如意事十八九，包公命令葆中急辦的那兩件事，竟都失敗了。第二天一大早，葆中帶了李九松鑽進那假山洞裏去撈救李金奎的時候，竟連人影兒也沒有了。石室裏沒有鬥毆的情形，也不見了鎖鍊，這是不是被奸細移走了呢？毫無方法推測。內室的鐵門，依然關得密密的，而且查不出絲毫啓開的痕跡。葆中懊喪地和九松走出洞外，向園子裏張望，陽光透出來，却望見那獅子頭假山巖下面，有什麽亮亮的小東西，忙叫九松過去拾來一看，竟是一顆小鐵彈丸子。葆中點點頭，驚疑地說：

「糟糕！咱們又遲了一步，鐵花和尙已經將李金奎救走了！這上那兒去找他們呢」？

這還不算，龍九檔被拷訊的結果，竟仍然是一團漆黑，除那老閹人而外，他不能說出半個人來。據龍九檔供稱：他偷竊樞密院那一件「三邊經略密箚」的底稿是實。但買通他的人，他只知道王欽若相府裏那個老閹人。他自己是欽若的外孫，過去常在相府走動，所以那老閹人敢于對他提起這件事。可是除竊箚的那一晚，老閹人帶同一個像內廷太監的人，到院後密談了一陣之外，其餘沒有任何人和他接過頭。就連那個太監。

也因爲夜色迷蒙，辨不清面貌，只是從那人的打扮，看得出是個小黃門而已。

那密箚稿并不是檔庫裏的文件，是在西齋的謄錄房。龍九檔爲了容易下手，而且掩人耳目起見，半夜在西齋鬧鬼，嚇退了守夜的人，同時又在檔庫裏抽了兩件別的文書，把庫房弄凌亂了，然後慌慌張張的去稟報那位西齋主事。

老閹人拿了十個大錠元寶酬報龍九檔，九檔根究買主是誰，但老頭兒却一字不吐。就在前幾天，那老傢伙却請九檔到相府去，說是和買主見面，而且還有別的買賣要商談。九檔夜裏欣然前往，然而剛走進相府大門，就被人蒙住了雙目，塞住了嘴，跟着又被人帶進那假山洞室裏，幽囚起來了。他說；只發覺到是兩男一女，每夜必來洞子裏聚會，大吃大喝。但這些人每次進來，必定先將九檔的雙目蒙住，然後點起燭火來。他只糊裏糊塗的，恍惚看出一個是壯年武士，一個像是宮裏人，那女的聲音非常嘹亮。不過這班人說話，竟一句也不懂，不知是什麼地方的口音，只有那個宮人模樣的，到是說的道地的河北腔調，然而他却不大開口。葆中追問龍九檔；是否知道另外一個人也被囚禁在洞子裏？九檔點點頭，但他說，他是被關在鐵門內面的小室裏，到那一夜，那班人將他帶出洞外要處死他，經過外面一室，因爲有燭火，所以瞥見角落裏似乎綁住一個人，其餘他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一番供詞呈給包公以後，葆中立即請示，可否逮捕那老閹人并連夜裏直搗那假山洞穴，捕獲正犯？包公却怒目地斥責葆中：

「糊塗！鐵花和尚的彈丸子已經飛落在假山巖下，那個石洞裏還可以找到正犯嗎？叫你們去和那小妞兒廝混，怎麼這幾天又不去了吓？」

包公這幾句面諭，使葆中頓時背心裏起了一陣冷戰！本來前一次，包公詢究他上柳家店那回事以後，他心裏就常感不安。他知道包公過去在京外爲官時，固然歡喜微服私行，出入茶館酒肆，但進京以後，因爲開封人都識得包閻羅的眞面，而且又是天子輦下，所以從沒有外出私訪過，怎麼會知道他常去柳家店，愛和那小妞兒廝混呢？這件事眞有點兒蹊蹺。

然而葆中明白，包公是面冷心慈，愛人以德，說話都是正面文章，決不欺弄部屬。因此他坦然不疑，又走向大梁巷柳家酒店去。可是這一天店裏靜悄悄的，只寥寥的三五酒客，一問，原來是柳大姐病了。葆中既來，只好隨意坐下，獨斟獨飲。坐了一會兒，却忽然看見那位禁軍名教頭，張宏元，從內院踱了出來，似乎愁眉不展的模樣。但他一望見葆中在座，立刻就滿臉堆笑，老遠地嚷着招呼：

「吓！楊爺！久不見您吓！」

「原來是張大教頭！請來喝兩杯！咱們久不碰面啦，難得難得」！葆中一連疊的站起來讓坐。張宏元就坐以後，笑着對葆中說：

咱們這位老鄉，也實在值得欽佩！一個年輕小妮子，流落在東京，虧她居然撐起這個小場面。可

是這種自吹自擂的買賣，一病下來就什麽都完啦」！言下似不無傷感之意。葆中問：

「您去看過她嗎？害什麽病」？

「說來也眞是怪可憐啦！」張宏元答道：「聽說昨晚她去拾掇後院子，不知怎麽滑倒了，一支膀子倒在那破柱上，她正撩起了長袖兒，因此被一根什麽銹鐵釘之類玩藝兒，栽進皮肉裏去了，流了不少的血，她叫一個堂倌來找我，我剛纔帶了些金槍葯來給她敷上了，還不知能不能好。我和她總算是家鄉同戴一塊天，能够看看不理會嗎？楊爺您說對不對？」

「那自然啦！莫說您是鄉親，就是我們這些常來喝酒的客人，也應當好好的看顧她才是。」葆中露出很關切的神情，而且跟着又對張宏元說：

「您還得代她留心一下，假如眞有什麽鐵屑陷於皮肉裏取不出來的話，這條膀子怕要廢了的，那眞太可憐啦」！稍停，他又像沈思地說：

「聽說南城根兒那個賣草葯的，叫鐵扁担老王，此人到有些怪門道。或者叫他來瞧瞧，您看怎麽樣？」張宏元點點頭說：「好極啦！回頭再看呢」。他站起來向葆中一拱說道：「您請多喝兩杯，咱營裏實在沒閒，可要少陪啦」。葆中也站起來一抱拳，目送着張宏元出來。

這件事立卽引起了葆中的驚疑，怎麽不早不遲，剛碰得那末巧，難道那龍九檔所窺見的兩男一女，那女子的聲音很嘹亮，竟并不是那個男女莫辨的怪小子林殊，而會這一個柳大姐嗎？是她被鐵花和尙的彈丸打傷了嗎？然而這和尙與李金奘又都神出鬼沒，此外還有誰能證實呢？而且想到這裏，更使他連帶的想起了這位賽張飛張宏元，似乎也不能不可疑。假如柳大姐眞是正犯之一的話，莫非龍九檔

所看到的男人中有一個像武士打扮的，竟就是張宏元嗎？這麽一推想下去，眞使葆中不寒而慄，這案情眞是干係到大宋天下的存亡啦！

懷着這一個禍機重重的疑團，葆中不敢妄作主張，立卽馳回府衙，向包公密稟一切。然而這眞使葆中大感意外，包公竟揚起了兩道濃眉，露出滿面笑容來了，葆中心上一怔，頓時更覺得惶悚不安，因爲這位閻羅包老，經常是一張鐵青面孔，不容易開笑口的，所以開封人有個民謠：「難得包公笑，笑比黃河淸。」這時葆中誠惶誠恐的肅立着，靜候吩咐。包公却仍是笑容可掬的，打開桌屜來，從一冊書頁裏，取出一張帖兒來，遞給葆中。葆中接來一看，不覺大驚失色！原來那帖兒上畫着一個酒家的市招，下面立着一位華枝招展的當壚妙女。那市招上寫着七個字：「風吹柳花滿店春」。角上隱隱地現出「大梁巷」三個小子。還有更刺目的是，那帖兒上有標示畫圖意義似的，四個大字：「楊柳依依」。而且那楊字和柳字的旁邊，都加上幾套密密的圈兒。

這是一張很顯明的，向包公諷告的密帖兒，葆中見了，一時羞忿交并，不知要怎麽申訴才好。

包公恢復了他的鐵青面孔，對葆中說：「這張小帖兒有兩種不同的用意，你自己如何看法」？葆中躬身道答：

「依照今日的情形看，那酒家女既然懷有異志，當然不願意卑職常去。也算是一塊擋箭牌」。包包公點點頭，但他又向葆中問道：

「不過你又安知不是另有人怕你陷入那酒色迷津，而從旁諷刺的呢」？葆中聽了，悚然敬答：

「是。這或者是鐵花和尙和李金奘師徒兩人嗎？」

「這不必深究，都只可作如是觀。」包公接着說：「此一案，已經可以斷定是危害大宋江山的重案，而且可以判明了，麻老太監是重要的內奸，那柳家店是外奸的淵藪，那老闆人和小黃門之類，只是些小走狗而已。至于鐵花和尚，李金葵，林殊諸人，或都是江湖遊俠者流，好弄玄虛。不過旁觀者清，所以他每每能佔你的先着，此一層決不可忽視」！略停，他又接着說：

「此時我還不完全明瞭范公的意旨，他的語氣很輕淡，但詞色却至爲深鬱，此事勢不能不速辦，可又不能使案情傳遍九城，你要細心體察這一番微意才是」。

「是的！卑職明白」葆中爽截地答：「此時一面叫草蒻老王深入麻宅，去刺探虛實。卑職決以全副力量去搜查那柳家店的詭秘，并且查明那位禁軍張教頭宏元，究竟和柳家店有無勾通情事」。包公聽了點點頭。

這時候柳大姐還臥病不起，門前冷落，酒座蕭條。是一個月黯星沈的寒夜裏，百節蛇小李，悄悄的溜進了柳家後院，先遙遙地探望一下，瞧見那柳大姐屋子裏，燭影搖搖，似乎有人在往來起坐的模樣。他立即運用柔術，從溝沿裏蛇行過去，到了窗戶外面，再聳耳潛聽，竟聽到室內有兩三人在密語喃喃的；而且似乎還有些爭論的語氣。小李情知有異，忙摸着窗邊柱，猱升上去，從窗格縫隙裏偷覷一下，瞥見柳大姐斜躺在炕頭，屈着一支左臂，炕前并立着二人，像是俯身和她就談，又像他們二人在對面商談的模樣。只是兩人都背窗而立，無法窺見面貌，僅能看得像個全是男人而已。萬幸，室內雖然說話詭秘，但有時恍惚爭執得激烈起來，聲音并不十分低沈。是柳大姐在說：

「這種軍國大事，本是各爲其主，各人憑各人的能耐。爲什麽來要挾我們，想討現成的便宜？你未免太目中無人了」！

「哼！你想來老虎嘴裏奪食，眞是夠開心啦」！一個男字在冷笑着附和柳小姐。可是另一男力却用很平和的音調答道：

「你們別誤會，我決不向你們奪寶。我們來提醒你們一件事；你們以爲那龍獃子就那末淹死了嗎」？這句話似乎激動了那二人，同聲地驚問：

「什麽！龍九檜沒有死？鬼話」！但那男的又旋即自加解釋的接着說：「這麽深的汚泥，一個書獃子陷下去，還能够自己掙扎得起來嗎？你別來危詞聳聽，我決不相信」。

「好吧；信不信由你們好啦。另一男人悠閒地說：「可是你們要想得勝回朝的話，那就非和我協同不可。」說到這裏，他又加重語氣：

「這裏沒有地窖，你到不能再用蒙葯將我幽禁起來。如果要厮殺呢，馬上聲揚出去，彼此只得一個兩敗俱傷，而且你們兩人不一定贏得到我。怎麽樣？還是共同協和吧，我們可以化敵爲友，休戚與共」。

「那末，你得先忠誠的說出，所謂龍九檜沒有死，這話究竟是眞是假？你得到了什麽消息」？這分明柳大姐在惦着龍九檜的下落生死，想乘機逼問個明白。然而這一番問答，却使窗外的小李聽了，頓感驚訝！因爲他已經聽出以共同利害要挾的另一男人，竟很像是那李金葵，這傢伙居然偵悉了龍九檜沒有淹死，這是多麽可怕的一件詭秘！爲了這一驚恐，小李的氣息有些緊迫，手上不免激動了一下，使窗格上觸發了一種輕微的響聲。就在這俄頃間，他瞥見柳大姐如狡兎一般，倏地從炕上躍起，

杏眼圓睜，向窗邊飛縱過來。小李不敢怠慢，百節骨一縮，順着支柱滑下去，蜷伏在溝沿裏，屏息以待。

可是却更使他幾乎要驚叫起來！原來他發覺了窗外的屋簷上，竟倒挂着一個夜行人。他想；是楊提轄也進來了嗎？不對。楊爺交代過，沒有重大的變化，決不輕意露面，而且此人身材矮小，絕不似楊爺模樣。小李覺得非常奇怪，必須看個究竟。但正當他凝神注視的時候，窗戶訝然開了，刀光人影一閃，柳大姐輕燕一般的飛臨窗上。這時小李到忘記了自身蹈險，却只顧就心那簷口上倒懸的人。竟然就在這一剎那，那個倒挂金鈎的傢伙，竟來一個反面翻騰的斛斗雲，疾鷹似的翻上屋脊走了，而且不僅沒有半點聲響，就連簷上的承塵，也沒有絲毫飄落下來，眞使小李看得目瞪口呆，幾乎要大聲喝采了。柳大姐是行家，她已經覺察到有些蹊蹺，可是她縱目四望，却找不出半點跡象，只有緊鎖着柳眉，提着朴刀，在院裏搜巡一遍，仍然從窗口躍進去了。

小李不敢再探升窗柱，而且覺得這一番見聞，應該趕緊出去稟知楊爺，於是悄悄地從溝沿溜到牆根，再踰牆出去。但當他剛竄上牆頭的時候，不見了楊爺，却瞥見鄰房屋脊上有一條黑影在向前飛越，看背影很像是楊爺模樣，小李想竄過去弄個明白，但一眨眼，那黑影已不知去向，他知道自己的夜行術追不上楊爺，只好嗒喪地轉回去。

不錯；小李所瞥見的那條飛越絕蹤的黑影，確實是葆中。他遵依包公的意旨，不可使此案傳遍九城，因此，在沒有水到渠成以前，他不敢進柳家店去打草驚蛇，只先叫小李去偵刺一下，自己暗藏在柳家牆後待着。

但小李還沒見出來，却瞧見柳家院裏飛出一個夜行人，而且非常輕捷，不是個等閒之輩。葆中心裏一怔，也來不及等候向小李問明，他一縱身，躍上屋脊，使出輕身術，直追上去。

這麼一前一後，看看掠過了許多街坊閭巷，忽然前面那夜行人，一個蜻蜓點水的回旋，竟飄落到一座廣大的沈沈深院裏去了。葆中見了大驚，原來那就是范框密的相府，黑夜裏竄進了這麼一個心懷叵測的飛盜，那還了得！這事出突兀，不許有先去驚動相府裏的值宿武士，他連忙一個鷂子翻身，緊隨着那點水蜻蜓，墮落相府的後園，而且跟着一揚手，一支信號鏢先飛過去。可是那夜行人竟像毫不理睬，仍然夜鶯似的直朝內院飛奔去。葆中大怒，信手掏出三支梨花片兒，連珠續發，這一來，那人却立定了，但恍惚對于葆中的銀鏢，毫不介意，在立待斯殺的模樣，葆中看了冒火，順手再發出三支銀鏢，一面撲上前去。那知他還沒有立定脚跟，當面一線冷風襲來，葆中舉手一接，原來就是自己的銀鏢，被此人回敬過來的。

這時候，葆中已經面對敵人，看清了這個全身黑裘，頭包黑巾的夜行人，竟就是那位不男不女的神秘人，林殊。而尤使葆中驚訝的是；林殊伸出兩隻手掌，左右的手指縫裏，各夾着兩支鏢，嘴上還用着牙咬住一支。這就看到了，葆中所發的頭三支鏢，是被林殊用手用口接住了，等到後三支發出去以後，他除了用手指再接兩支而外，嘴裏吐出一支來還給鏢主，再啣另一支。這一種吐珠奪珠的射鏢法，葆中自己不是不會的，然而這最不易鍊得純熟，因爲在練習時候，必須是兩個同等工夫的對手才行，否則有性命之危的，葆中凝睇着林殊，默默點頭，他頓時記憶了包公的話，或是遊俠之輩，故弄玄虛，不可一味認定爲歹人，而且面對着這麼一位有能耐的對手，就是敵人，也不可不欽佩。因此他

一手按劍，一面喝道：

「林殊！你究竟是幹什麼勾當？」

林殊聽了，點點頭，嘴裏露出了一絲微笑。隨即將口一張，那支銀鏢輕輕吐出，葆中順手接過來。林殊一面將手上的鏢如數還給葆中，一面笑盈盈的說：

「你敢再隨我來嗎？」葆中怒目地答道：

「已經追上你了，還有什麼敢不敢？」

「好」。林殊一點頭，翻身朝內院直奔，葆中縱身跟上。幾個穿花拂徑，轉彎抹角，走進了一所精雅的小院落，回廊下射出一線燈光，門訝然地開了，裏面走出一個小鬟，輕聲叫着：

「小姐回來了嗎？」這一聲呼喚，使葆中頓感愕然，他有些趑趄不前了。但林殊已經跨進屋內，而且又側過身子來，像主人肅客的情態，葆中只茫然踏進屋子裏去。小鬟向葆中施禮，請客人就坐，林殊却飄然轉入後面去了。

葆中只好糊裏糊塗坐下來，小鬟送上一盞香茗。

他向室內顧盼一下，原來竟是一個小小的佛堂，香烟繚繞，四壁清澈，使人萬念澄明。一會兒，屏屋後，轉出來一位雲髮霧鬢，翠袖紅裙的絕色女子，對客盈盈施禮，葆中起身離座，抱拳答禮，他一看，分明即是林殊，眞想不到那個神出鬼沒的怪俠，竟就是眼前這一位窈窕佳人。這時主客就座，女主人先啓珠唇，笑對葆中說：

「實告楊將軍，妾范氏玲姝，并無林殊其名。妾世居隴石，幼失怙恃，當范公鎭西陲時，蒙收爲義女，嗣隨來東京。但因先太父曾入天竺國禮佛，世代多爲我佛弟子，妾平素不喜酬酢賓接，故東京官眷中無人識妾面，亦少知有妾者。」

「呵！原來是范小姐！失敬得很！」葆中有些惶悚不安起來。但玲姝却很大方的繼續說：

「因爲今天義父已經將內情面告包公，想必這個諜國陰謀案快要水落石出了，所以我才敢擅自引將軍來此面談。」略頓一下，她接着說：

「不過除奸不難，但肅清內奸却并不容易，這件事包公和楊將軍二人，怕還要費一番心力。我只是一個旁觀者，替將軍助一臂之力，應該怎樣効勞，還請將軍指示才是。」這幾句不卑不亢的話，使葆中聽了，不覺肅然起敬，他本來很想向她探聽一些情節，但這麼一來，葆中殊覺訥訥不能出口。只是有一件事，實在非面詢究竟不可；那就是前次玲姝爲何和李金癸比劍？她是否知道李金癸的下落？據玲姝說出；因爲她生在隴西，知道李金癸是西夏國王拓跋元昊的兄弟，眞姓名是拓跋金珪，幼時就隨鉄花和尙在賀蘭山習武功，得了和尙的眞傳。玲姝發現了金珪在開封，當初她懷疑那件三邊經略密箚稿是他偷走的，所以暗地跟蹤。但後來玲姝的小鬟，樂兒，在北郊密林子裏，竟碰見金珪正在攔劫一輛棗車，而且親眼窺見他從棗販身上搜取一個蠟盒之後，就將那幾個棗販，推下巖谷，他駕着那騾車兒走了。玲姝說到這裏，葆中不覺尖聲地叫出：

「呵！原來如此，末將那一次也就只爲馬失前蹄，遲了一步。這個拓跋金珪現在何處？小姐知道嗎？」但玲姝却搖搖頭說：

「我只道他正在要挾柳大姐和那個禁軍教頭張宏元，這是剛纔的事，將軍所派的人曾經窺見，不

必妾來先述。我以爲金珪似不致作大逆不道的勾當，因爲鉄花和尚是有修持的佛門弟子，金珪決不敢背師的。可是那柳大姐和張宏元，顯然已經利用王相府的老闇人，去賄通內廷巨憨。這一番底細，將軍非迅求偵悉不可。」

「是的。」葆中頷首。但他立刻想起了包公出示的那一張楊柳依依的畫帖兒，心裏一動，他凹沈凝的語氣繼續說：

「本來我很想深入柳家店，去窮搜一次，但這必須先有一番虛僞的周旋。然而那地方也眞像是瓜田李下，又恐怕人言嘖嘖。」

「嫌疑可畏。這事怎麼處？」他言下似乎深感爲難之意。玲妹見了，微笑地說：

「依妾所知，這種嫌疑，只是旁觀者的誤解而已，似乎不必介意。而且爲了王命，只求有補時艱，就是受一點指摘又何妨。譬如今夜裏，妾引將軍入私室密談良久，假如事聞于外，妾又何嘗不涉及重大嫌疑呢？」葆中聽了此言，內心至慰，而且欽佩玲妹的落落大方，他站起來欣然說道：

「末將謹受教。但如果到了某種情勢下，小姐可否仍然用林殊的面目，參與其事呢？」

「自當効命。」玲妹爽截地答，而且跟卽約定次日先後上柳家店去相機行事。談至此，已經夜深，葆中辭別玲妹，他不敢驚動相府中人，仍由後園飛越出去。

葆中回府衙，立卽派人喚小李來，詢問在柳家後院所見的情形。恰好鉄扁担老王也來稟報，原來他已經隨那老闇人進到麻老太監的府中，獻還那塊綠玉，并且被召入臨床診治。據老王說；那老傢伙壓根兒沒有病，但忡怔失眠，神不守舍，却是眞的。觀其氣色陰沈中而帶有殺氣。此人至爲可慮。而且老王剛巧遇見一件事：一個小黃門送進一錦盒兒，說是濠王府派人送來的「安息香」，那是眞正來自安息國的「水安息」，乃定心安神的聖葯。老王對葆中說：

「那水安息是長在安息海邊的安息樹上所採的香醪，至爲寶貴，除內廷珍藏外，無處覓得。假如在聖上沒有親政以前，皇太后垂簾，麻老公當道的時候，連親王都不奉承這老太監，到是常情。此時太后不在了，麻老又不爲聖上所喜，那位濠王爲什麼要這樣巴結他？這事眞值得推究一下。」葆中點點頭。老王還說：

「很怪！當那小太監稟報濠王府送來安息香的時候，那麻老公竟怒目瞪了一下，而且臉上現出了惶恐的神色。這一種餽贈，難道又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嗎？」葆中聽了，緊鎖眉頭，對二人吩咐一番之後，立卽去晉見包公，先稟報一切。

他急于要明白；玲妹所說，范相爺已經將內情面告包公，究竟還有一種什麼內情？這時候聽包公道出，纔知道，原來自那密箚被盜失以後，范公情知必有重大內奸，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變生肘腋，禍及朝廷。因此他不但不敢看作尋常盜案，交地方有司緝辦，也不願使任何文武僚屬承當此事。只悄悄地叫玲妹私地偵查，因爲范公審知玲妹智勇能耐，必可担當得了。但那知道這密稿竟落在鉄花和尚手裏，又交給包公，於是范公不能不叫開封府與聞其事，然而他還是怕驚動地方，所以屢次對包公雖面露憂色，總不敢嚴詞督責，幸包公善體此意，切囑葆中愼密將事，這一層范公深引爲慰。可是到了此時，范公却急起來了。這因爲他心裏原有一番打算：他早知道陝西招討使韓琦，卽將從秦州入京覲見。

范韓二公同鎮西陲有年，公忠體國，志同道合，范公想起韓公入覲，必隨帶軍馬來京，那時可以用迅雷手段，肅清內外奸邪。因爲范公對于東京禁軍的腐敗，平素最爲痛恨，不敢倚仗來除奸，這就不能不仰待外援了。然而此時却接着奏州密扎，邊警正急，韓琦中止入京，所以范公近日頗感惶懼，今天已經一一實告包公，而且密商了許久。說明這一番內情之後，包公以非常沈重的面孔對葆中說：

「濠王府派人送安息香給麻老太監的事，不可等閒視之。聖上三子皆不幸夭折，儲君尙缺，前內廷盛傳，濮王甚得聖上寵眷，以此諸皇姪都有嫉恨之意。依此看來，恐此案關係國本。現韓經略既不入覲，這担子就放在我們開封府的肩上，我必定要用性命來同范公靖難安邦，你須打算隨我爲朝廷拚命！」

「是。卑職聽大人的，卽粉身碎骨，亦不敢辭。」葆中肅立敬答。包公點點頭，當卽又研詢了一番案情，并加以密切的諭示。

第二天午前，美少年林殊又出現于柳家店客座裏。這時候柳大姐的臂傷已癒，恢復了她的當壚艷裝，因爲時尙早，座客不多，她又陪着林相公在屏風後面，淺斟低酌，細語談心。林殊還帶了一個小僮兒，坐在屏風角落裏，也獨佔了一席，但不到一會兒，酒客就鑽湧着進來，四五個禁軍的教頭都頭，瘋狂似的吆喝着。內中有兩個，正是前次和林殊鬥氣而當場出彩的傢伙。這一天竟瞥見那美少年居然又在原座位上和柳大姐廝混，眞是氣得無名火三尺高，可是前次已經領教過，雖是怒目而視，但不敢冒失而作。然而另外那三個却不知利害，聽這兩個提起那次的事，都拍着桌子嚷道：「笑話！什麼兎崽子！叫他滾出來看看！這邊剛紛紛狂吼，却沒提防隔座上有一個人在搭訕地接着說：

「勸你們多喝少惹是非吧，別又弄個自討苦吃，再叫我來花錢替你們打圓場啦。」此話一出，兩個都頭全站起來抱拳招呼：「原來是楊提轄在此，多多失禮，請過來一塊兒熱鬧熱鬧吧！」葆中點頭笑笑，也不客氣的走過去圍坐起來，經過介紹之後，那三個似乎怒氣未息，却轉而向葆中詢問道：「既然那一次楊爺也在場，爲什麼不教訓教訓那小子，就讓他這麼撒野嗎？」

「慚愧，慚愧！」葆中扭捏地說：「咱是包閻羅手下的一名小卒，喝杯酒也得遮遮掩掩的。不比諸位可以隨時闖遍九城啦。」剛談到這裏，正聽到屏風後面傳出幾聲曖笑，而且恍惚林殊再說：

「咱們談咱們的，讓那班酒鬼去胡鬧好啦！」

「他媽的！」一個禁軍教頭跳起來，順手抓了一把酒壺，直向屏風裏面甩過去，却剛剛碰上一個酒保，此人驚得跌落塵埃，正將那扇屏風掀倒了。這一來，立刻秩序大亂。那個幾闖禍的索性踢翻了酒桌，朝屏風角落撲過去。

可是這一回，林殊似乎沒有上次的鎭靜。

他拉了柳大姐的臂膀朝後院奔，一面嘴裏說：「店裏客多，不可生事，妳到後面去避一避吧，我保護妳。」說着，就雙雙飛跑，那小僮兒更跑得快，早就沒命的搶先溜往後院去了。那幾個禁軍見了，更加火上添油，都拔步往裏直竄，葆中也搭訕地跟着。但正在這一剎那，忽然店門邊有人高聲喝道：「喂！你們鬧酒的只能在前面鬧，誰要是闖進後院去的，咱就把你們當强盜！」

「喲！」幾個禁軍都叫起來，回頭看是個什麼人，葆中也不由得轉身看看，却瞧見一個也是軍官打扮的高個漢子，正從店門口踏進來，怒目高昂地挺神氣的味兒。一個禁軍教頭立卽還嘴：

「把我們當强盜！你是什麼東西！你配？」

「哼！」那大漢冷笑地說：「不大也不小，濠王府的都虞侯，管得着你們嗎？」

「呵！原來是一員王府家將。哼！濠王爺還沒有輪到接帝位，你就先瞧不起咱們啦，那你還瞧得起當今皇上嗎？」一個禁軍都頭在吆喝。

「假如濠王爺登了基，你可會眼睛搬家，搬到頭頂上去啦！」另一個教頭也隨着嚷起來。可是那位都虞侯却毫不含糊，他緊接着罵道：

「告訴你們，到了濠王接帝位的時候，你們這班東西，全都得打下天牢。識相的快坐下來喝黃湯，不然就趕緊出去！如果還要亂闖的話，哼！」他邁步過來，兩手叉腰，眞有點目中無人的氣概。葆中一旁見了，頓覺此人既不是瞎子瘋子，竟敢這麼出言狂妄，眞值得重視，而且可以判定他決不是爲喝酒而來的。但正當葆中在暗地驚心的時候，那幾個禁軍已經氣得咆哮大叫，而且隨即就拳足交加，大家火拚起來了。

葆中袖手旁觀，覺得這位濠王府的都虞侯，短打工夫眞不錯，那幾個禁軍膿包，竟成了枯朽一堆，難怪范相爺最痛恨禁軍，這就是一個眼前實證。但葆中不能專瞧熱鬧，他在掛念到玲姝小姐把柳大姐帶進後院去是有何打算，可是他又不便獨個兒蹓進去。正在這遲疑瞻顧的一隙間，忽然瞥見那都虞侯使出一下掃堂腿，全身一扭動，身邊却墜落了一個像杏子般大的小蠟球兒，正落在葆中的足邊，他順手拾起來悄悄塞進自己懷裏，瞧瞧那傢伙像是毫不覺得。幾個膿包，仍在打得團團兒轉。

忽然，內院子的回廊角上，露出了半個小臉蛋兒，葆中認出了正是那個小僮在那裏打手式，像是

叫他走的意思。他點頭會意，隨即搭訕地對衆人喊道：「喂！諸位留些氣力替皇帝爺保江山好吧，咱是個守城牆垛兒的，今日可沒工夫再給大家打圓場啦，對不起，少陪！」不管那班人理睬不理睬，葆中還是當衆抱拳施禮，再大踏步走出店去了。

一回府衙，葆中立即將那蠟球兒打破，竟是一個紙團，紙很薄，但張開來一看，不禁毛骨竦然，幾乎心胆破裂！原來紙上赫然有濠王府的大印，上面寫着：

「令客臣耶律柳兒領畜威右將軍，輔助左將軍耶律渾元於陽生節起義時，節制禁軍，鎭壓九城，此諭。」

葆中捧着這一件篡逆的僞詔，舌撟不能下，他頓時明白了，耶律是遼國國王的姓氏，柳兒顯然就是柳大姐無疑，原來她竟是一個遼國的巨諜，難怪那西夏的諜臣，拓跋金珪，去和她分庭抗禮要挾協同利害。這又更使葆中連帶的想起了昨夜裏玲姝分明窺見金珪要挾的時候，有張宏元在場自然可以推想到，宏元就是渾元，姓張只是僞託。敵國的巨奸，居然混到了御前禁軍裏當教頭，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葆中又想起陽生節是冬至日，皇上要出郊祭天，這是每年必舉行的大典，看起來今年的郊祭，眞不知皇天后土，將如何安排。他立即愼重收起這一件僞詔，要進去稟知包公，轉報范相。但這時門公來說，相府有一個小僮求見，葆中知道是玲姝的小鬟樂兒，還沒有御去喬裝，此來必有機密，忙令請進來相見。據樂兒說：

「當我們小姐拉着柳大姐起身向內的時候，我就搶先溜進了後院的一根圓柱後面藏着。柳大姐這

回眞露出了本相，她豎起眉毛來忿忿地說：「這班狗奴才，眞是有眼無珠，再過兩天，叫你們見識見識柳大姐的威風吧！」小姐笑着問她：「怎麼？再過兩天，妳要嫁給開封府的楊提轄是不是？」這一問，似乎驚醒了她，她馬上又使出一副媚笑來點點頭答道：「是吓！我嫁給楊提轄，你難過嗎？」這時候外面正來了那個大漢軍官和那班禁軍吵鬧，柳大姐像是對此人很關心，她伸長脖子來望着，小姐對我瞪眼示意，我趕緊悄悄地溜進柳大姐的屋子裏，將她炕頭擺着一個小木几的圓腿轉動一下，立即就從那接口縫隙裏取出一張小字條兒，仍溜回原處。這因爲昨夜小姐窺刺的時候，那個西夏國的人還沒有去，柳大姐就是轉動那圓木几腿，取出一張什麼帖兒來和那張教頭二人細看過。小姐看得很清楚，對我說得很明白，所以我一進去就得手了。」葆中聽了，頻頻點首，跟即問她：

「那是一張什麼條兒？現在那裏？」但樂兒說是，那帖兒已經由小姐面呈相爺，現在相爺請包公帶同楊提轄到府去密商，因爲不要使外面驚疑，所以沒派虞候來請。葆中知道事已緊迫，忙起身送樂兒，立即進去向包公稟報一切，并呈上那件僞詔。包公大驚失色，忙令葆中備馬，二人馳入相府，范公立予接見，先將樂兒取回的帖兒，交給包公，一看，竟是一紙名單，有官職、姓名、和府邸地址，爲首的就是范公，其餘都是符衆望的重臣，只有一位地方有司，那就是包公。最駭人的是，每個名字上面都註了一個字；「殺」；或是「捕」。范公和包公，竟都在殺之列，這顯然是篡逆者飭令奸細，在郊祭日作一網打盡之計。將僞詔合併起來一看，濠王勾結外夷，圖謀不軌，其罪已彰明了。

范相對包公說：「兩日後就是冬至，事已燃眉。願先聽賢府的高見。」包公敬謹答道：

「聖上仁民愛物，郊祀大典，決不可廢。卑職以爲不宜先驚動宸聽，只暗中嚴密戒備，屆時盡予搜捕，然後奏明天子，請旨定奪，不知大人明鑒如何？」

「不錯，所見相同。」范公頷首，但又接着說：「只是禁軍雖非全是附逆，但倉卒之間，無法辨識忠奸，決不可靠。此外可用之兵，只有賢府的九城巡軍，顚感單薄，要內外戒備，誠恐兼顧不周，此事還須策及萬全才是。」但包公却毫不遲疑地從身邊取出一封密抄來，呈給范相。范公忙接來一看，原來是河防提舉使復包公的密函。因包公早慮到遲早內廷有變，禁軍不足恃，他深知河防軍雖分佈汎地，不易集合，但提舉使張定方治軍如治河，精鍊之兵，寡可敵衆，所以早就派人賫函往商張提舉，爲緩急之呼應。張提舉毅然承諾，隨時可遣河防卒一千人，入京靖難。范公見了，欣然對包公說：

「此舉不僅是老成謀國，而且明智極了。現時機迫切，請賢府即派快馬持樞密院軍札，調河防軍千人輕裝赴南郊候命。」於是范公又面諭葆中，關于冬至日內外戒備的各項要着，并且准許葆中在此兩日內，可以隨時出入相府，和玲姝往還。大致商量就緒以後，范公又想起一個可用之材，原來韓琦的公子韓烈，武藝超羣，現正由西陲回京省母，閉居在家，因此立即面諭葆中可即往韓府訪問，面傳范公意旨。

韓公子雖才十八歲，但不僅精通文武，而且在西陲軍中甚久，熟悉邊情。他聽了葆中道出一番原委之後，不禁驚跳起來說：

「昨天小弟偶然碰見過那個鉄花和尙，也覺得此人在東京，決不等閒。拓跋金珪早聽說過是西夏傑出的人材，只是沒見過面。我們當然不指望那和尙來爲朝廷除害，但假如他也附逆的話，却要小心

，怕不易對付啦！」葆中接着說：

「照常理講，他既然從金珪手上取回那件密箚稿，送呈包公，似乎不致甘心附逆吧？」

「照理應該是如此。」韓烈點點頭續說：「不過方外人行蹤難測，還須留心才是。」談至此，韓烈又說出；他有些線索可以探聽鉄花和尚師徒二人的下落，葆中欣然拜托辭別。

葆中回府衙以後，立即找了老王和小李二人來，密囑一切，叫他們趕急去分頭行事。隨即他又跑相府去，會見了玲妹。假定冬至日一個叛逆倡亂的危局，再加以研究戒備鋤奸的方法，玲妹認爲是日天子出郊，當然保駕第一；但要想盡捕奸黨，又非以全力應付城內不可，這就在于力量的配搭，是否得當。葆中深以爲然，他隨即提出他的策劃來，再和玲妹詳細推究一番，而且請玲妹帶了樂兒在本日夜間到韓府去，他也帶了老王和小李同去韓府，彼此見一次面，以免將來臨時不易辨識照應。

但就在這天申牌時分，韓烈到府衙來拜訪葆中，并且說起已經探聽到一點下落。原來他帶回一個小校，是西夏人，跑到西夏人來東京互市的居留地，會見了一個舊識的皮貨商人，此人曾在隴西道上「趕響鞚兒」受過鉄花和尚救命之恩，知道和尚來東京時必定在西方寺落脚，韓烈聽了，立即帶着那小校趕往西方寺去。雖然還是沒有訪到鉄花和尚的蹤跡，但是當他偶然在寺後園子裏隨喜隨喜的時候，却恰好瞧見緊靠着西方寺，那位禁軍都指揮使宅第裏的一番情景。原來正碰見都指揮使送客人到大門外上馬，那種必恭必敬的樣子，直像是見皇上一般，但是那客人只是單騎，并無隨待，韓公子見了有些納悶，忙縱身藏在倚牆的一株大樹上，探望一下，等那騎馬經過牆外時，竟看出了分明就是濠王府那位都虞侯，一種揚塵舞蹈的神氣，却不知他失落了那個蠟球兒，將如何交代。葆中聽了這一番情

節，不禁浩嘆地說：

「衆人都知道這位禁軍都指揮使，驕悍狠毒，治軍無方，照這樣看來，此公也奉到了濠王的僞詔無疑，可見這一支皇家禁軍，全都毀了！」

「這怕也不盡然。」韓烈說：「這種無德無威的將帥，能够率衆謀反嗎？只不過我們又得多費一番安排，這到要請閣下從新打算一下啦。」葆中點頭稱謝，送韓琦到頭門，約定夜間相見。

可是到了晚間，葆中帶了老王和小李二人進入韓府以後，待一會兒，只看見樂兒一個人仍然用小僮的裝束來了，并不見玲妹。樂兒說：

「小姐的意思，爲了不叫外面驚怪，到那天我們二人仍然用男裝露面，所以今晚也着喬裝來，好請大家辨識。」韓烈聽了，首先笑着說：

「妙極了！眞想得細密。」

「可是小姐爲什麼還不來呢？」葆中動問。樂兒這才說出；她二人本一同出相府，但在半途中竟瞥見那個西夏人拓跋金珪，朝西方寺的方向走，玲妹叫樂兒先來，她却跟蹤追金珪去了。

「呵！西方寺！」葆中和韓烈同聲驚呼起來，葆中對韓烈說：「這顯然是他們師徒在西方寺會商，良機不可坐失，我非去走一遭不可。」說着，他立起來，正要邁步出門，忽然門公進來稟報，有一位林相公要見公子。韓烈忙叫快請，他跟即迎出中門，將玲妹接入內廳相見。據玲妹道出，原來竟有這麼一回事：拓跋金珪仍然是一位綠袍書生，踽踽獨行，玲妹只好耐着性兒緩緩地跟着。但剛走到西方寺附近，稍爲偏僻的所在。

忽然轉身返向而行，而且竟對玲姝低聲發問：

「請問閣下，究竟是楊提轄的伙伴嗎？也是柳家店的白鴿兒？說明白了，今天好作個交代。」玲姝點點頭，笑着答道：

「很好。可是要先請問你，你承認姓李，也還是姓拓跋氏？算不算是西夏國王的介弟？」

「呵！」金珪一聲驚呼，突然伸出手來，一把抓住了玲姝的臂膀，瞋目喝道：「我的底細，你全知道了。那麼，你究竟和我是敵是友？今日不能再含糊了。請快講！但玲姝只淡淡一聲答道：

「哼！爲友爲敵，那都在閣下自己選擇。假如你眞是要跟耶律氏來協同顚覆大宋河山的話，今日我決不能放過你。大丈夫做事，掠底掠面，怎麼樣？一句話！」

「好！朋友！你眞不愧爲忠義之士，强將手下無弱兵，包閻羅眞值得欽佩！」金珪像如釋重負的，鬆了手，對玲姝一拱。玲姝也抱拳還禮，但跟即追問金珪道：

「闍尊師鐵花禪丈現駐西方寺，小弟林殊，亟思拜見，而且願閣下來東京的意旨何在，想不會見拒吧。」金珪聽了，立即答道：

「請原諒！小弟一切都要請命于敝師，明日辰刻，在西方寺候教，決無迴避之意。」

「好。明早領教。」兩人相對一拱而別。

玲姝說明了這一段情節以後，衆人都感到驚訝，韓烈首先說道：「金珪頗有義俠之名，明早決不食言，范小姐今天的巧遇，甚爲有利。」葆中接着對玲姝說：「明早就由范小姐一人去嗎？小弟可不可以同去呢？」

「似乎可以同去。」玲姝答道：「聽金珪語氣，他認爲我是楊將軍的佐屬，同隸包公麾下，我們何嘗不可以假稱如此呢。」葆中點頭說：

「很好。我和鐵花和尚見過兩面，都輕意放過了，借此認眞的結交一番，到也是應該的。」於是大家又商量了一些策劃，才向韓烈告辭相別。

次早，葆中和玲姝在中途相會，同往西方寺。拓跋金珪不含糊，已經在寺門前翹望。三人相互抱拳爲禮，含笑入寺，金珪導客進到一個小禪堂裏，小沙彌獻茶之後，金珪對二人說：

「今日破曉，敝師即有事外出，不及守候光臨，萬望二位海涵。」葆中接着說：

「這是我們太沒有緣了。尤其小弟兩次遇見尊師。

都當面錯過，仙凡之隔，眞是判若雲泥嗎！」

「言重了」！金珪對葆中一拱。玲姝怕他們把話拉長了，她緊接着向金珪問道：

「既然無緣拜見鐵花禪丈，那末……就要請問閣下來東京的圖謀如何，要挾耶律氏的意旨何在，能明白見教嗎」？金珪聽了，却肅然答道：

「敝國與耶律氏不同，久慕中國文物，施中國政教，朝野皆崇敬孔子，尊重孺家，從無侵犯之意。小弟此行，亦不過訪查國情，請勿見疑」。略停，他再接着說：

「至于要挾耶律氏的事，全是敝師的法旨，但他却沒有說明意圖何在。後來這事沒有辦到，小弟也就不敢再動問敝師，所以今天無法奉告」。

「呵」！葆中玲姝二人同感驚異，但見金珪的神色很誠正，不像是巧言閃避，也就不便再問下去

。但葆中却正顏向金珪忠告：

「既然如此，閣下最好是用貴國聘問書，向朝廷投謁，以便依禮接待，免叫地方有司視爲諜臣。肺腑之言，甚望採納」！

「是的。敬謝楊將軍」。金珪答：「但因敝師已吩咐冬至後即離京，所以不打算向朝廷聘問」。這話使葆中和玲姝聽了，都暗吃一驚！爲什麼要待冬至後？此中似有關連，但又覺不便提出動問，只好周旋一番，向金珪告別。

途中，玲姝對葆中說：「看起來那位鐵花和尙似乎已經明瞭一切內情，他和拓跋金珪是打算待冬至日冷眼旁觀，來窺伺朝廷的虛實嗎？也是將別有所圖呢」？葆中沈凝了一下答道：

「坐觀成敗，窺察虛實，這種用心，自所不免。但韓公威鎭西陲，他們或不致有何異圖吧」。玲姝默默地點頭，二人分手了。

忙中日子，像流矢一般的飛去，冬至的郊祀大典要舉行了。

司天監奏請定是日巳刻祭天，卯初起駕。宮廷上下，和值差的開封府，祥符二首縣，都在前一天夜裏，燈燭輝煌，澈夜不休。子正以後，九城巡軍即先行除道，南關大門。仁宗確是一位仁民愛物的賢主：他不禁止人民瞻仰聖駕，所以南關大道，以及郊外村野，早就擺滿了龍鳳香案，準備迎駕，還有百里內遠道趕來的，眞是極一時之盛。

本來宰輔九卿以及皇族親王等，都應該隨同陪祭，但只有濠王稱病，沒有隨駕出城。禁軍都指揮使馬洪全副披掛，率禁軍千人保駕出郊，麻老太監竟也扶病侍班，緊隨帝駕。

可是這一天破曉前，那個濠王府裏却燈火齊明，歡騰鼓舞，那位稱病的濠王爺，竟在仁宗起駕以後，就披上黃袍，戴上皇冕，冕前分明垂着十二道纍纍的珠旒，赫然是一位當今天子。那個高大的都虞侯，一變而爲金盔金甲的御前侍衞長，帶同八名由家將扮成的錦衣侍衞，耀武揚威，環列左右。他們是在靜候着那兩位左右奮威將軍，客臣耶律氏，率領禁軍前來，立即就張起黃旗紫蓋，起駕進宮，奪璽登極，號令天下。而且已經授密詔給麻老公，只見南關城頭升起了黃龍大纛，他就在祭壇上當衆宣讀僞詔，廢仁宗爲洛王，交禁軍都指揮使馬洪護送離宮安置。這一場皇帝夢，眞設想得十分美滿。

然而正當這位僞天子在垂拱而待的時候，曙色矇矓間，前楹的簷瓦上，突然降落了兩位飛將軍。濠王驚呼：「刺客」！呼聲未了，劍光已侵入眼簾，那都虞侯和幾員家將，紛紛拔劍而起，挺身而鬬，葆中直取那都虞侯，韓烈揮劍格殺那幾個假侍衞。這位假天子此時雖不敢再垂拱端坐，但仍瞋目凝視，以顯其尊嚴威重，然而府門外一陣吶喊，兩百名九城巡軍，斬關而入，一條鐵扁担，當先闖上台階，濠王知道這不像是尋常刺客的行徑，也顧不得天子尊威，忙回身向內逃走，但剛轉身不到數步，那條鐵扁担已經如泰山壓頂一般，打在肩頭上，不由得哎喲一聲，就此滾落塵埃。那都虞侯見了一驚，手上不對勁兒，吃葆中一個白虹貫日的解數，劍光直刺入心窩，結果了性命，那幾員家將，也被韓烈刺得折腰斷臂，狼狽血糊，滾落滿地了，葆中急喚幾名巡軍上來。將這位叛逆皇帝五馬大栓綁起來然後對鐵扁担老王和兩個巡軍都頭說：「趕緊把守前後門，井嚴防四周，不准任何人出入。叛王交由老王負責看守，我和韓公子去禁軍大營鎭壓之後，立即轉來料理。不得有誤」！吩咐畢，他和韓烈仍展開輕身術，飛出濠王府，直奔禁軍大營。

這時正在晨光晞微中，天子車駕，還在中途，這座禁軍大營裏，號角嗚嗚，一個個披堅執銳，齊集廣場聽點，那位教頭張宏元，今天竟披掛起金鎖連環甲，雄赳赳的站立在旗台上，他準備率領禁軍，往濠王府迎新主入宮，却不知大營兩牆外的坊曲裏，早埋伏了九城巡軍和一部份預先喬裝入城的河防精卒。正當張教頭要發號施令的時候，旗樓頂上，忽然像燕剪穿雲一般，飛下來兩道劍光，張教頭一見心驚，忙一面拔劍迎鬬，一面向廣場高呼……但他還沒有喊出來。

却又瞥見大營兩面牆頭上，竟出現了密層層的輕弓手，都向着場內引滿待發。而且聽到兩面都有人高呼：

「不准亂動！一動就放箭！」

張教頭知道大事已去，但他是有名的賽張飛，這時把心一橫，直取葆中惡鬬，還有三五個都頭，是他的死黨，這時正站立兩廂，都拔出刀劍來，想先結果了韓烈，再來圍捕葆中。那知道韓公子一柄劍如生龍活虎一般，只三五個衝刺回合，竟一個個被殺得傷的傷，倒的倒，毫無抗拒之力了。韓烈搖頭感喟道：「堂堂的禁軍都頭，原來是些這樣膿包，可嘆呀，可嘆」！

這時張教頭正和葆中酣戰，韓烈一看，葆中着着都佔上鋒，自然是取勝的，但這不是纏戰的時候，而且此人不僅是叛逆要犯，還是個異國大諜，非生擒不可。因此他高聲喝道：

「耶律渾元……你一切都敗露了，是好漢快束手就擒，否則不要怪我們兩個打一個」。然而這傢伙也眞頑强，他還怒目答道：「有胆的儘管來，再來兩個，咱也不在乎」。韓烈冷笑了一聲：

「哼！好小子」！隨着就挺劍殺入氛圍。這一來任憑你耶律渾元有多大能耐，怎敵得住這兩柄天

矯飛騰的劍鋒，幾個回合之後，葆中使出一個葉底偷桃的毒着，襲入渾元的右脇，一聲號呼，倒下去了。葆中提着劍向廣場內高聲叫道：

「軍士們聽着！這個張宏元，是遼國的奸細，叫耶律渾元，他要帶你們去謀反，咱是開封府的楊提轄，奉命前來拿辦。現在叫你們馬上解甲投戈，不得亂動，靜候聖旨定奪，那一個要反抗的，立刻死于亂箭之下」！

軍士們已經瞧得分明，經葆中這一說明，大家只好面面相覷的解甲棄戈，葆中忙喚巡軍都頭領幾十名巡軍進來收檢甲仗，堆集在旗台兩旁，牆頭上的弓箭手，照樣將箭頭指向場內。他這才回頭對韓烈說：

「還須勞公子在此鎮壓一番，小弟必須速往濠王府料理。那個女妖竟沒有在這裏露面，眞有些不放心啦」！韓烈點頭。葆中立卽又飛奔濠王府去。然而當他剛馳抵西方寺附近，就聽到夾巷裏一片斷殺聲，他情知不妙，忙縱上牆頭一望，却竟是耶律柳兒，這女奸諜，全副戎裝，騎着高頭怒馬，率領着一部禁軍，向濠王府的府門直衝。原來這一支禁軍，是分駐在大營以外，由柳兒約束起來，馳往大營，和渾元會合，再偕往濠府迎主的。但中途却遇見渾元身旁一名小校，由旗樓後面溜出來的，攔路向柳兒告變。

柳兒頗有胆識，知道救大營不如先劫持新主，於是立卽勒轉馬頭，率衆直奔濠王府。鐵扁担老王一見，趕緊囑咐那兩個巡軍都頭，嚴守前後府門，他自己掄起那條鐵扁担，闖出門府來迎擊柳兒，但叛軍潮水般的湧上來，老王實在招架不住，幸虧百節蛇小李及時趕來了。他是奉派，逮捕那舊相府的

老闆人，和搜捕麻太監的宅第，剛剛兩處辦妥，交巡軍監守好了，所以趕到濠王府來向葆中稟報的，沒料到竟趕上這一場熱鬧。這小伙子眞不含糊，拔出一對燕尾雙刀，像雨打梨花一般的，直取柳兒的下三路。然而這眞是牛角兒不尖過界，敢于間關萬里，深入禁城的女諜，決不會那末尋常的。憑你鐵扁担和百節蛇怎樣的併力夾攻，連想捋斷她的一根馬尾都不可能。葆中在牆頭看得親切，他迫不及待，忘取出三支銀鏢來，颼，颼，颼的直奔柳兒的坐騎。但是只聽到連續的噹，噹，噹，三支鏢全給格落馬下，而且跟着就聽到柳兒冷笑了兩聲說道：

「這種逗孩子的小玩藝兒，也拿來獻醜，不怕笑落柳大姐的門牙嗎」？

葆中見了大怒，忙飛身縱落濠府門前，并高叫老王和小李趕緊去殺退叛軍。他拔出青霜劍來，直取柳兒。柳兒像殺得興起，索性跳下馬來，酣戰葆中。這眞算得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兩般兵器毫無破綻，刀光劍影竟混成一團了。然而這可糟啦！一部份叛軍已經衝進了大門，巡軍的兩個都頭，內外兼顧，抵擋不了，老王和小李又正在向前衝殺，來不及攔截這一般山洪暴發似的狂流，看看已經有一二百人搶進院內，很快就要竄上了台階，解救那叛壬了。葆中知道這情勢緊迫萬分，但是頑敵當前，一時又無法取勝，眞焦急得一切都失了主意。

然而正當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忽然半空中飛落許多冰雹，像密雨一般的，打得院子裏的叛軍，紛紛驚呼倒地，連混戰一起的巡軍也遭了殃。這正是嚴冬時節，下冰雹本是常事，但日來天氣并不十分嚴寒作雪，何來冰雹？而且最怪的是僅僅落在濠府的院子裏，未免太奇了！這不僅葆中又喜又驚，連柳兒和內外大家都瞠目驚心，疑是天怒。可是冰下過之後，隨即就聽到西方寺內的大樹上，發出了兩聲響徹雲霄的狂笑，葆中驀地一怔！心裏暗叫一聲慚愧，他這才明白原來是鐵花俠僧的飛彈，大約他揮動了一隻百衲袖子，就造成了這一場雹災。

這時候內外人聲鼎沸，裏面兩個巡軍都頭乘勢殺奔出來，老王和小李又從巷道擋截回來，於是人馬混成一團。誰知就在這紛亂中，耶律柳兒竟虛閃一刀。

從斜刺裏擠入人叢中不見了。葆中忙挺劍殺入重圍，高呼休放走這妖精，然而巷道紛歧，人馬擁塞，待葆中殺出巷口，會合了老王小李之後，連柳兒的蹤影也沒有了。葆中氣得咬牙切齒，慚忿交加，又想起范相公和包公，都因爲上體皇帝愛民之旨，不願爲此事擾及人民，因此決不能將九城緊禁，挨戶搜捕。他只好一面派都頭傳令九城巡軍，嚴防逃匿，一面料理府內外叛軍。并通知韓公子，將耶律渾元和負傷就擒的叛將，統交老王小李二人押到濠王府來，候旨定奪。禁軍大營，仍請韓烈率河防軍鎮壓，一併候請旨發落。

這時已經近午，南郊的祀天大典，正在舉行。依例；祀禮畢，天子率百僚繞圜丘一匝；這時候，郊區各村莊，都焚香鳴炮，對圜丘羅拜，歡呼萬歲。只是正當仁宗要開始巡行；那位禁軍都指揮使馬洪和麻太監二人，正以焦灼的情緒，遙望南關城頭，想起那黃龍大纛，何以還未見升起？忽然，開封府包拯，越班跪奏：

「有兩個村童，向陛下獻詩，請旨定奪」！仁宗本來就有意乘出郊之便，撫慰百姓，聽說有村童獻詩，甚喜，即命包拯領來駕前問話，包公領旨，立即從圜丘場道外帶上兩個葛巾皂袍的少年，大的約十八九歲，小的只十四五歲，却都容貌俊秀，舉止大方，雙雙拜倒道旁，三呼萬歲。然後疾趨駕前

，那小的手捧詩封，頂在頭上，向仁宗獻詩。內侍正待伸手去接取那詩封，但包公却搶步上前，將那靈封接過來，抽出一張詩箋，俯伏駕前，大聲朗誦：

「濠王與馬洪麻福，勾結遼國奸諜，率禁軍謀反，現濠王與奸諜已就擒，特來逮捕馬麻二逆，請旨定奪」！

這一個出人意外的突變，不僅仁宗駭然，隨駕文武百僚，亦莫不驚惶失措！馬麻二逆，知事已中變，但猶自恃兵馬握在手中，諸武臣又皆老邁無用，於是二人相對暗示一下，都倏地拔出佩劍來，想實行弒君，馬洪并一面引領向禁軍發令。但他還沒有喊出聲來，忽然飛來一線銀光，直貫入他的喉內，只贏得半聲嘶呼，就呻吟倒地了。這時候那兩個獻詩少年，驀地奮起，麻福的劍剛拔出來，就被他用腿一擊，格落地下，那大少年一把抓住他，按落塵埃，從他襟間搜出一道密藏的僞詔，立即呈上范相。馬洪也被那幼少年拴綁起來了。

范丞相不慌不忙的，捧着那僞詔，送上仁宗觀看，仁宗大驚！范相隨即跪奏道：

「此案由開封府包拯妥善辦理。現內外叛逆均已就擒，請聖駕進宮定奪！臣已預備調河防軍保駕，禁軍請交開封府併案處置」。

「依卿所奏」仁宗點頭。范公立即高呼：

「皇上有旨，傳河防軍保駕」！

「呵」！轟雷似的一個齊聲響應，圜丘兩邊村莊裏，頃時跑出一千名河防軍，盔甲鮮明，戈矛整齊，爲首兩員大將，擐甲勒馬，同聲高叫道：

「開封府提轄楊祿中，河防軍都教頭王超，奉旨保駕，所有禁軍，速即解甲投戈，聽候安置，違令者斬」！

馬洪麻福二逆，仍由兩個獻詩少年，分別按服，仁宗這才驚問范相：「這兩個英勇少年何來」？

范公低聲奏道：

「臣恐驚動聖駕，擾亂大典，故遣小兒女喬裝冒犯，望陛下恕罪」！仁宗訝然，望着玲妹和樂兒兩人，半晌才頷首言道：

「眞不愧將相之子，此天賜寡人也」！隨即又面諭包拯：「寡人自不修德，故變生肘腋，天降禍殃，望卿體好生之德，只究及元凶，不必多所株連」。包公敬謹答道：「領旨」！

仁宗起駕入城，河防軍前呼後擁，九城安堵，草木不驚，正不知却發生這麼一樁天大的禍事。但祿中因爲在自己手裏跑掉了那個重要奸諜，耶律柳兒，他不能不向包公請罪，包公也認爲這是一個最大的疎漏，但是也顧慮到仁宗愛民之旨，不便閉關大搜，太過驚擾四民。但疏漏了一條漏網之魚，未能擒獲，却又是聖旨在身，無以報命。所以進退思量，想來想去，不知如何是好，覺得眞有些棘手。

然而就在這一天夜裏，韓公子忽然派小祿到府衙來，送一個密件給祿中。據那小祿說，一個西北皮貨商人請他引見韓公子面交的。祿中知道這是一件重要機密，忙事過來，爲了小心謹愼，即刻走進自己房中，拆開一看，見上面寫着：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關無僮僕，窺室惟案几。若非巾柴車，應是釣秋水，差池不相見，黽勉空仰止」！紙尾署名「李金裝頓首」。

「嗄」！葆中驚跳起來，也來不及稟告包公，立卽換上夜行衣靠，從府衙飛出去了，原來他已經從這首唐人名詩裏，悟出了影射的所在，因爲包公已經報請范相，用急檄傳令北行各關塞嚴緝耶律柳兒，她暫時潛伏附郭，自是意中事。

次晨破曉，葆中擒了柳兒，拴在背上，仍舊飛回府衙，將她放下來以後，笑着說：「慚愧！這回算沒有叫柳大姐笑落門牙啦」！